

# 无治主义常见问答 A 部分

版本 15.4(2020 年 3 月 17 日)

Dave Neal, Ed Boraas, Gary Elkin, Iain McKay

2020 年 3 月 17 日

# 目录

A 节 - 什么是无治主义?	4
A.1 什么是无治主义?	8
A.1.1 ” 安纳其 ” 是什么意思?	11
A.1.2 ” 无治主义 ” 是什么意思?	14
A.1.3 为什么无治主义也被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17
A.1.4 无治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吗?	19
A.1.5 无治主义从何而来?	23
A.2 无治主义代表着什么?	26
A.2.1 无治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29
A.2.2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要强调自由?	31
A.2.3 无治主义者是否赞成组织?	34
A.2.4 无治主义者是否赞成” 绝对 ” 自由?	37
A.2.5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赞成平等?	38
A.2.6 为什么团结对无治主义者很重要?	42
A.2.7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要主张自我解放?	45
A.2.8 不反对等级制度可能成为无治主义者吗?	49

A.2.9 无治主义者希望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52
A.2.10 废除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 会达到什么效果?	56
A.2.11 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赞成直接民主?	58
A.2.12 共识是直接民主的替代品吗?	62
A.2.13 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	64
A.2.14 为什么仅仅是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67
A.2.15 那么” 人性” 如何?	70
A.2.16 无治主义是否要求” 完美” 的人民来运作?	75
A.2.17 对于自由社会来说, 大多数人不是太愚蠢了吗?	79
A.2.18 无治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吗?	82
A.2.19 无治主义者持有什么伦理观点?	87
A.2.20 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是无神论者?	92
A.3 有哪些类型的无治主义?	96
A.3.1 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99
A.3.2 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吗?	106
A.3.3 有哪些类型的绿色无治主义?	110
A.3.4 无治主义是和平主义的吗?	114
A.3.5 什么是无治主义-女权主义?	118

## **A 节 - 什么是无治主义?**

现代文明面临着三个潜在的灾难性危机。(1) 社会崩溃，这是一个简短的术语，指贫穷、无家可归、犯罪、暴力、疏远、吸毒和酗酒、社会孤立、政治冷漠、非人化、自助和互助的社区结构恶化等等；(2) 地球上所有复杂生命形式所依赖的脆弱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以及(3)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核武器。

正统的观点，包括当权派”专家”、主流媒体和政治家的观点，通常认为这些危机是可以分开的，每个危机都有自己的原因，因此能够在孤立于其他两个危机的基础上零散地加以处理。然而，很明显，这种”正统”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除非尽快采取一些更好的方法，否则我们显然会走向灾难，要么是灾难性的战争，要么是生态末日，要么是陷入城市野蛮状态-或者以上所有情况。

无治主义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连贯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危机，把它们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这个来源是**等级制度**的原则，它是所有”文明”社会的主要机构的基础，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因此，无治主义分析的出发点是，我们所有的主要机构都是以等级制度的形式存在的，即把权力集中在金字塔结构的顶端的组织，如公司、政府官僚机构、军队、政党、宗教组织、大学等。然后，它继续说明这种等级制度中固有的专制关系如何对个人、社会和文化产生负面影响。在本问答的第一部分(A至E节)，我们将更详细地介绍无治主义对等级制度权威及其负面影响的分析。

然而，不应该认为无治主义只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只是”消极的”或”破坏性的”。因为它远不止于此。首先，它也是一个关于自由社会的建议。艾玛-戈德曼对可称为”无治主义问题”的东西做了如下表述。”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做自己，但又与他人合一，与所有的人都有深刻的感情，但仍保留自己的特点”。[Red Emma Speaks, 第158-159页]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社会，使每个人的潜力得到实现，但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为了实现这一点，无治主义者设想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的事务不是通过中央集权的等级结构”自上而下”地控制，而是，引用本杰明-塔克的话，”由个人或自愿协会管理”。[Anarchist Reader, 第149页]虽然常见问题的后面几节(I节和J节)将描述无治主义关于以这种方式”自下而上”组织社会的积极建议，但甚至在前面几节中就可以看到无治主义的一些建设性核心。无治主义的积极核心甚至可以在无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等有缺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批评中看到(分别为F和H节)。

正如克利福德-哈珀(Clifford Harper)所言，”像所有伟大的思想一样，无治主义在你深入了解后是非常简单的-人类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生活得最好，他们自己决定事情，而不是被命令。”[Anarchy: A Graphic Guide, p. vii]由于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因此也是社会自由，无治主义者希望拆除所有压制人们的机构：

”所有无治主义者的共同愿望是使社会摆脱所有阻碍自由人类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强制机构”。[鲁道夫-罗克, Anarcho-Syndicalism, 第9页]。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有这些机构都是等级制度，它们的压迫性直接源于它们的等级形式。

无治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但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理论意味着你拥有思想；意识形态意味着思想拥有你。无治主义是一套思想体系，但它们是灵活的，处于不断演变和变化的状态，并且可以根据新的数据进行修改。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无治主义也是如此。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是一套”固定”的想法，人们教条式地相信这些想法，通常忽视现实或”改变”现实，以符合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根据定义）是正确的。所有这些”固定”的想法都是暴政和矛盾的来源，导致人们试图让每个人都适应普罗克鲁斯式的床。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以一种学说的名义毁灭真正的个人，这种学说通常为某些统治精英的利益服务。或者，正如迈克尔-巴枯宁所说的那样：

”直到现在，所有的人类历史都只是为了纪念一些无情的抽象概念-上帝、国家、国家权力、民族荣誉、历史权利、司法权利、政治自由、公共福利-而对数以百万计的可怜人进行的永久而血腥的焚烧。” [God and the State, 第 59 页]

教条是静态的，死气沉沉的，往往是一些死去的”先知”的作品，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其追随者把他或她的思想竖立为偶像，像石头一样不可改变。无治主义者希望活人埋葬死人，以便活人能够继续生活。活人应该统治死人，而不是反过来。意识形态是批判性思维的克星，因此也是自由的克星，它提供了一本规则的”答案”，减轻了我们自己思考的”负担”。

在制作这个关于无治主义的 FAQ 时，我们并不打算给你”正确”的答案或新的规则书。我们将解释一下无治主义在过去的情况，但我们将更多地关注它的现代形式，以及为什么**我们**今天是无治主义者。FAQ 是试图引发你们的思考和分析。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对不起，无治主义不适合你。

虽然无治主义者努力做到现实和实用，但我们不是”合理”的人。”通情达理”的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专家”和”权威”告诉他们的事实，所以他们永远都是奴隶！无治主义者知道，正如巴枯宁所写的那样：

”只有当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真理上，当他根据自己最深的信念说话和行动时，他才是强大的。然后，无论他处于什么情况，他总是知道他必须说什么和做什么。他可能会跌倒，但他不会给自己或他的事业带来耻辱”。[引自阿尔伯特-梅尔策, **I couldn't Paint Golden Angels**, 第 2 页]。

巴枯宁所描述的是独立思考的力量，这就是自由的力量。我们鼓励你不要”合理”，不要接受别人告诉你的东西，而是要为自己思考和行动！”。

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无治主义的最终版本。许多无治主义者会不同意这里写的很多东西，但当人们为自己思考时，这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希望做的是指出无治主义的基

本思想，并根据我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和应用，对某些主题进行分析。然而，我们确信，所有无治主义者都会同意我们提出的核心思想，即使他们可能不同意我们在这里和那里对它们的应用。

## **A.1 什么是无治主义？**



无治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其目的是创造 anarchy，”没有主人，没有主权”。[P-J Proudhon, *What is Property*, p. 264] 换句话说，无治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其目的是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可以自由地平等合作。因此，无治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控制—无论是国家还是资本家的控制—认为这对个人和他们的个性是有害的，也是不必要的。

用无治主义者 L.Susan Brown 的话说：

”虽然人们对无治主义的理解是一个暴力的、反国家的运动，但无治主义是一个更加微妙和细微的传统，而不是简单的反对政府权力。无治主义者反对权力和统治对社会是必要的这一观点，而是主张更多的合作性、反等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第 106 页]。

然而，”安那其主义”和”安那其”无疑是政治理论中最被曲解的思想。一般来说，这两个词被用来表示”混乱”或”没有秩序”，因此，通过暗示，无治主义者渴望社会混乱和回归”丛林法则”。

这种歪曲的过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相似之处。例如，在那些认为由一个人领导的政府（君主制）是必要的国家，”共和国”或”民主”这些词恰恰被用来像”无治状态”一样，暗示着无序和混乱。那些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者显然希望暗示，反对现行制度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而新的社会形式只会导致混乱。或者，正如埃里科-马拉特斯塔所表达的那样。

”既然人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没有政府就只能是无序和混乱，那么无治，也就是没有政府，听起来就像是没有秩序，这是自然而然和合乎逻辑的”。[《**Anarchy**》，第 16 页]

无治主义者希望改变这种”无治”的”常识性”想法，这样人们就会看到政府和其他等级社会关系既有害又不必要。

”改变舆论，让公众相信政府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然后无治这个词，就因为它意味着没有政府，对每个人来说就意味着：自然秩序、人类需求和所有人的利益的统一、完全团结中的完全自由”。[同上，第 16 页]。

这个常见问题是改变人们对无治主义和无治主义含义的普遍看法的过程的一部分。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打击”无治主义”的”常识性”想法所产生的扭曲，我们还必须打击无治主义和无治主义者多年来被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敌人所扭曲的情况。因为，正如 Bartolomeo Vanzetti 所说，无治主义者是”激进者中的激进者—黑猫，是许多人的恐惧，是所有偏执者、剥削者、骗子、假冒者和压迫者的恐惧。因此，我们也是被诽谤、被歪曲、被误解和被迫害最多的人”。[Nicola Sacco and Bartolomeo Vanzetti, 《**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第 274 页]

Vanzetti 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和他的战友 Nicola Sacco 被美国政府以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为由陷害，并在 1927 年因是外国无治主义者而被电死了。因此，这个常见问题将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纠正资本主义媒体、政治家、思想家和老板对无治主义者的诽谤和歪曲（更不用说我们以前的激进主义同伴如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歪曲）。希望我们完成后，你会明白为

什么那些当权者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攻击无治主义-它是一个能够有效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并结束所有基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权力的制度的想法。

## A.1.1 ” 安纳其 ” 是什么意思？

” anarchy (音译为安纳其) ” 一词来自希腊语, 前缀 an (或 a), 意思是” 不”, ” 缺乏”, ” 没有的” 或” 缺乏的”, 加上 archos, 意思是” 统治者”, ” 主管”, ” 首长”, ” 负责的人”, 或” 权威”。或者, 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所说, anarchy 来自希腊语, 意思是” 权威的反向”。[**Anarchism**, 第 284 页]

虽然希腊语中的 **anarchos** 和 **anarchia** 经常被理解为” 没有政府” 或” 不存在政府”, 但可以看出, 无治主义的严格的原始含义并不只是” 没有政府”。” **An-archy** ” 的意思是” 没有统治者”, 或者更广泛地说, ” 没有权威”, 无治主义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地使用这个词。例如, 我们发现克鲁泡特金认为, 无治主义” 不仅攻击资本, 而且还攻击资本主义权力的主要来源: 法律、权威和国家”。[同上, 第 150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 无治主义意味着” 不一定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秩序, 而是没有统治”。[Benjamin Tucker, **Instead of a Book**, p. 13] 因此, David Weick 的总结非常好:

” 无治主义可以被理解为**通用**的社会和政治理念, 它表达了对所有权力、主权、统治和等级划分的否定, 以及对它们的解体的意愿……因此, 无治主义不仅仅是反国家主义……[即使] 政府 (国家) ……适当地成为无治主义批评的核心焦点。” [Reinventing Anarchy, 第 139 页]。

由于这个原因, 无治主义不是纯粹的反政府或反国家, 而主要是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运动。为什么? 因为等级制度是体现权威的组织结构。由于国家是等级制度的” 最高” 形式, 无治主义者根据定义是反国家的; 但这并不是无治主义的充分定义。这意味着, 真正的无治主义者反对所有形式的等级组织, 而不仅仅是国家。用布莱恩-莫里斯的话说:

” 无治主义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本质上意味着’ 没有统治者’。无治主义者是拒绝一切形式的政府或强制性权威、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的人。因此, 他们反对墨西哥无治主义者弗洛雷斯-马贡 (Flores Magon) 所说的” 阴暗的三位一体” -国家、资本和教会。因此, 无治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 也反对国家, 还反对所有形式的宗教权威。但无治主义者也试图通过不同的手段建立或实现 anarchy, 即一个没有强制机构的分散社会, 一个通过自愿协会联盟组织起来的社会。” [” Anthropology and Anarchism”, 第 35-41 页,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45, p. 38]

在这种情况下提到” 等级制度” 是一个相当新的发展-” 古典” 无治主义者, 如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确实使用过这个词, 但很少 (他们通常更喜欢” 权威”, 它被用作”

专制”的简称)。然而，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哲学是反对等级制度的，反对个人之间的任何权力或特权的不平等。巴枯宁在攻击”官方”权威但捍卫”自然影响”时谈到了这一点，还有他说：

”你想让任何人都无法压迫他的同伴吗？那就确保没有人可以拥有权力”。[**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第 271 页]。

正如 Jeff Draughn 所指出的，”虽然它一直是’革命项目’的一个潜在部分，但只是在最近才出现了这种更广泛的反霸权主义的概念，以供更具体的审查。尽管如此，在’无治主义’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中，这一点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Between Anarchism and Libertarianism: Defining a New Movement**]

我们强调，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这种对等级制度的反对不仅限于国家或政府。它包括所有专制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关系，特别是那些与资本主义财产和雇佣劳动有关的关系。这可以从蒲鲁东的论点中看出，”资本…在政治领域类似于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政府或权威的政治以及教会的神学思想是三个相同的思想，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攻击其中一个就等于攻击所有这些…资本对劳动的影响，国家对自由的影响，教会对精神的影响。这种三位一体的绝对主义在实践中和在哲学中一样有害。压迫人民的最有效手段是同时奴役其身体、意志和理性”。[Max Nettlau 引用，**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第 43-44 页]因此，我们发现艾玛·戈德曼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意味着”男人[或女人]必须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因此，”他[或她]的倾向和判断力要服从于主人的意志”。[**Red Emma Speaks**, 第 50 页]40 年前，巴枯宁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工人在一定时间内把自己的人身和自由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同上，第 187 页]。

因此，”安那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政府”，它还意味着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组织和等级制度。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无治主义社会观念的起源…[在于]对等级组织和社会专制观念的批评；以及…对人类进步运动中出现的倾向的分析”。[同上，第 158 页]在马拉特斯塔看来，无治主义”诞生于对社会不公正的道德反抗”，”社会弊病的具体原因”可以在”资本主义财产和国家”中找到。当被压迫者”试图推翻国家和财产-那么无治主义就诞生了”。[**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19 页]。

因此，任何断言安那其是纯粹反国家（anti-state）的企图都是对这个词以及无治主义运动使用这个词的方式的误解。正如布莱恩·莫里斯所说，”当人们研究古典无治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无治主义运动的特点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从来没有这种[仅仅反对国家]的有限观点。它一直在挑战所有形式的权威和剥削，对资本主义和宗教的批评与对国家的批评是一样的”。[同上，第 40 页]

而且，为了说明问题，无治主义并不意味着混乱，无治主义者也不寻求制造混乱或无序。相反，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基于个人自由和自愿合作的社会。换句话说，是自下而上的秩序，而

不是由当局自上而下强加的无序。这样一个社会将是一个真正的 anarchy，一个没有统治者的社会。

虽然我们在第一节中讨论了 anarchy 会是什么样子，但诺姆-乔姆斯基总结了关键的方面，他说，在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中，” 人类之间的任何互动，如果不只是个人的，也就是说，在社区、工作场所、家庭、更大的社会，不管它是什么，都应该在其参与者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这将意味着工业中的工人委员会、社区中的人民民主、它们之间的互动、更大群体中的自由协会，直至国际社会的组织。” [Anarchism Interview] 社会将不再被划分为老板和工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等级制度。相反，无治主义社会将以参与性组织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自下而上地运行。应该指出的是，无治主义者今天在他们的组织、斗争和活动中尽可能地创造这种社会。

## A.1.2 ” 无治主义 ” 是什么意思？

引用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话，无治主义是” 社会主义的无治制度”。[Anarchism, 第 46 页] 换句话说，” 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也就是废除私有财产 [即资本主义] 和政府。” [埃尔里科-马拉特斯塔, **Towards Anarchism**, 第 75 页]。

因此，无治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旨在建立一个没有政治、经济或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anarchy，即没有统治者，是一种可行的社会制度形式，因此致力于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最大化。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的目标是相互支持的。或者，用巴枯宁的著名论断来说，就是：

” 我们相信，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是特权和不公正，而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就是奴役和野蛮。”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第 269 页]。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平等的自由只是强者的自由，而没有自由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是奴役的理由。

虽然无治主义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从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无治主义-详见 A.3 节），但在所有的无治主义的核心中一直有两个共同的立场-反对政府和反对资本主义。用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本杰明-塔克的话来说，无治主义坚持” 废除国家，废除高利贷；不再由人管理人，不再由人剥削人”。[转引自尤尼斯-舒斯特, **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 第 140 页] 所有无治主义者都认为利润、利息和租金是高利贷（即剥削），因此反对它们和创造它们的条件，正如他们反对政府和国家一样。

更广泛地说，用 L.Susan Brown 的话说，无治主义内部的” 统一联系” ” 是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普遍谴责，以及为人类个人自由而斗争的意愿。”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8]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如果一个人受制于国家或资本主义权威，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正如 Voltairine de Cleyre 所总结的：

” 无治主义…… 教导人们有可能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的生活需求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而身心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将是所有人的遗产……。[它] 告诉我们，目前不公正的财富生产和分配组织最终必须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将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的自由，而不需要首先寻找一个他 [或她] 必须交出他 [或她] 的产品的主人，这将保证他有获得生产资源和手段的自由…… 从盲目的顺从中，它造就了不满的人；从无意识的不满中，它造就了有意识的不满…… 无治主义试图唤起人们对压迫的意识，对更好的社会的渴

望，以及对资本主义和国家进行不间断斗争的必要性的认识。”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第 23-4 页]

因此，无治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主张建立安那其，一个基于”没有统治者”这一格言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治主义者认为，土地、资本和机器的私有制已经过时了；它注定要消失：所有的生产必需品必须而且将会成为社会的共同财产，并由财富的生产者共同管理。而且……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组织的理想是把政府的职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社会的最终目的是把政府的职能减少到零，也就是说，变成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变成一个 An-archy” [Peter Kropotkin, Op. Cit., p.46]

因此，无治主义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它在分析和批判当前社会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的愿景—一个能满足当前社会所否认的某些人类需求的社会。这些需求，最基本的，是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将在 A.2 节中讨论。

无治主义将批判性分析与希望结合起来，因为正如巴枯宁（在他的无治主义时代之前）所指出的，”破坏的冲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如果不了解当前社会的问题所在，就无法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无治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手段或对更好社会的愿景。它还植根于斗争，被压迫者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换句话说，它提供了一种实现基于人的需求而不是权力的新系统的手段，它将地球置于利润之上。引用苏格兰无治主义者斯图尔特-克里斯蒂的话说

”无治主义是一场争取人类自由的运动。它是具体的、民主的和平等的……无治主义开始时—现在仍然是—贫困者对其压迫和剥削的直接挑战。它既反对国家权力的阴险增长，也反对占有欲极强的个人主义的有害风气，这两者合在一起或分开，最终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

”无治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生活实践。在哲学上，它旨在实现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最大和谐。在实践上，它旨在让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和生活，使政治家、政府、国家及其官员成为多余。在无治主义社会中，相互尊重的主权个人将被组织在自然界定的社区内的非强制性关系中，其中生产和分配手段是共同拥有的。

”无治主义者不是沉迷于抽象原则和理论构造的梦想家……无治主义者很清楚，一个完美的社会不可能在明天赢得。事实上，斗争是永远持续的！”。然而，正是这种愿景提供了对现有事物进行斗争的动力，以及对可能出现的事物进行斗争的动力……。

”归根结底，只有斗争才能决定结果，朝着一个更有意义的社区迈进必须从抵制各种形式的不公正的意愿开始。一般来说，这意味着挑战所有的剥削，蔑视所有强制性权力的合法性。如果说无治主义者有一条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一旦失去了听从政治家或意识形态者的习惯，获得了抵抗统治和剥削的习惯，那么普通人就有能力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以自己的利益组织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既自由又公平。

” 无治主义者不会置身于民众斗争之外，也不会试图主宰它。他们寻求实际贡献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并在其中协助个人自我发展和团体团结的最高水平。在所有时间和地点的哲学、社会和革命运动中，有可能认识到无治主义关于自愿关系、平等主义参与决策过程、互助和对所有形式的统治的相关批判的思想。” [My Granny made me an Anarchist, 第 162-3 页]

。

无治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只是在理论上表达了我们在没有老板或政客的情况下组织自己和管理社会的能力。它使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者能够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捍卫我们的直接利益，并为革命整个社会而斗争。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社会。

这不是抽象的哲学。无治主义思想每天都被付诸实践。无论在哪里，只要被压迫的人们站起来争取他们的权利，采取行动捍卫他们的自由，实践团结与合作，反对压迫，在没有领导人和老板的情况下组织起来，无治主义的精神就存在。无治主义者只是寻求加强这些自由主义的倾向，并使其得到充分实现。正如我们在 J 节中所讨论的，无治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内部以多种方式运用他们的思想，以便将其改变得更好，直到我们彻底摆脱它。第一节讨论了 we 旨在用什么来取代它，即无治主义的目标是什么。



## A.1.3 为什么无治主义也被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许多无治主义者看到”无治主义”定义的消极性质，使用了其他术语来强调其思想内在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一面。最常用的术语是”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共产主义和无治主义几乎是互换的。正如万泽提所说

”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 I.W.W 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人之间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是，他们是专制的，而我们是自由主义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或政府；我们相信没有国家或政府。” [尼古拉-萨科和巴托洛梅奥-万泽提，**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第 274 页]

但这是正确的吗？考虑到《美国遗产词典》的定义，我们发现：

**自由主义者**：相信行动和思想自由的人；相信自由意志的人。

**社会主义**：一种社会制度，其中生产者既拥有政治权力，又拥有生产和分配商品的手段。只要把这两个最初的定义融合起来，就可以得到：

**自由社会主义**：一种相信行动和思想自由以及自由意志的社会制度，其中生产者拥有政治权力以及生产和分配商品的手段。

(虽然我们必须补充说，我们对词典缺乏政治复杂性的一贯评论仍然有效。我们只是用这些定义来说明”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显然，其他字典会有不同的定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那些想要辩论字典定义的人可以自由地追求这种无休止的和政治上无用的爱好，但我们不会)。

然而，由于美国自由党的成立，许多人现在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事实上，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者只是试图将”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如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以使这些”社会主义”思想更”可接受”—换句话说，试图从其合法拥有者那里偷走”自由主义”标签。

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无治主义者一直在使用”自由主义者”一词来描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想法。根据无治主义历史学家 Max Nettlau 的说法，革命的无治主义者 Joseph Dejacque 在 1858 年至 1861 年期间在纽约出版了 **Le Liberaire, Journal du Mouvement Social**，而”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 1880 年

11月，当时法国的一个无治主义大会采用了这个词。[马克斯-内特劳，**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第75页和第145页]无治主义者使用“自由主义”一词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变得更加流行，因为它在法国被使用，试图绕过反无治主义法律，避免“无治主义”一词在大众心中的负面联想（例如，塞巴斯蒂安-福尔和路易丝-米歇尔1895年在法国出版了论文**Le Libertaire-自由主义**）。从那时起，特别是在美国以外，它总是与无治主义思想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举个最近的例子，在美国，无治主义者于1954年7月组织了“自由主义联盟”，该联盟具有坚定的无治主义-辛迪加主义原则，一直持续到1965年。另一方面，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党从1970年代初才开始存在，在无治主义者首次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政治理念之后，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在“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说法首次被采用之后，也已经过去了90年）。是该党，而不是无治主义者，“偷走”了这个词。稍后，在B节中，我们将讨论为什么“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想法（如自由党所期望的）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我们还将将在第一节中解释，只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所有权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不用说，国家所有权-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H节阐述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内容。正如鲁道夫-罗克指出的那样，对无治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它必须争取个人的个性意识和自由的主动性；没有自由，它只会导致一个令人沮丧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将为一个虚构的集体利益牺牲所有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由科林-沃德引用，“导言”，鲁道夫-洛克尔，**The London Years**，第1页]。

鉴于“自由主义者”这个词的无治主义血统，很少有无治主义者乐意看到它被一种与我们的观念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所窃取。在美国，正如Murray Bookchin所指出的，“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主义者’这个词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特别是将一种反权威的意识形态与‘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零星运动似是而非地联系起来。这个运动从未创造过这个词：它从[十九]世纪的无治主义运动中挪用了它。而它应该被那些反权威主义者收回……他们试图为被统治的人民整体说话，而不是为那些将自由与企业家精神和利润相联系的个人利己主义者说话”。因此，美国的无治主义者应该”在实践中恢复已经被”自由市场权利变质的传统。[**The Modern Crisis**，第154-5页]而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继续把我们的想法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 A.1.4 无治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的。无治主义的所有分支都反对资本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压迫和剥削（见 B 和 C 节）。无治主义者反对“除非有驾驭者从他们的产品中抽取一定比例，否则人们不能一起工作的观念”，并认为在无治主义社会中，“真正的工人将制定自己的规章，决定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做事”。通过这样做，工人将把自己“从资本主义的可怕束缚中解放出来”。[Voltairine de Cleyre, "Anarchism", **Exquisite Rebel**, p. 75 and p. 79]。

（我们必须在此强调，无治主义者反对所有基于统治和剥削的经济形式，包括封建主义、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最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奴隶制等等。我们集中讨论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目前主导世界的东西）。

像本杰明-塔克这样的个人主义者以及像蒲鲁东和巴枯宁这样的社会无治主义者都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正如克鲁泡特金在他的经典文章《现代科学与无治主义》中所说，“只要社会主义被理解为其广泛的、一般的和真正的意义-作为废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努力，无治主义者就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并进。”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第 81 页] 或者，用塔克的话说，“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是] 劳动应该拥有自己的东西”，这一主张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两个流派……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治主义”都同意的。[**The Anarchist Reader**, 第 144 页] 因此，“社会主义”一词最初被定义为包括“所有相信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生产的东西的人”。[Lance Klafta, "Ayn Rand and the Perversion of Libertarianism," in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34] 这种对剥削（或高利贷）的反对是所有真正的无治主义者所共有的，并将他们置于社会主义旗帜之下。

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不被掠夺劳动成果的唯一保证是拥有劳动工具”。[彼得-克鲁泡特金, **The Conquest of Bread**, 第 145 页] 例如，出于这个原因，蒲鲁东支持工人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在协会中受雇的每一个人……都在公司的财产中拥有不可分割的份额”，因为通过“参与损失和收益……集体力量 [即剩余] 不再是少数管理者的利润来源：它成为所有工人的财产。”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第 222 页和第 223 页] 因此，除了希望结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还希望建立一个生产者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社会（应该强调，包括那些提供服务的工作场所）。在无治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生产者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个愿望仍然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无治主义者赞成由工人直接控制，由工人协会或公社拥有（见 A.3 节关于不同类型的无治主义者）。

此外，无治主义者还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既是专制的**也是**剥削的。在资本主义下，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不能自我管理，也不能控制他们的劳动产品。这种情况很难建立在所有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是非剥削性的，因此被无治主义者所反对。这种观点在蒲鲁东（他启发了塔克和巴枯宁）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认为无治主义将看到”资本主义和所有权的剥削在任何地方都被制止，工资制度被废除”，因为”要么工人……，要么只是老板的雇员。因为”要么工人只是业主-资本家-推销者的雇员；要么他将参与……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处于从属地位，受到剥削。他的永久条件是服从……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恢复了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他成为生产组织的一部分，而他以前只是奴隶……我们不必犹豫，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有必要在工人中形成一个协会……因为没有这个协会，他们将继续作为下级和上级的关系，并且会出现两个……主人和雇佣工人的种姓，这对自由和民主社会是不利的。” [同上，第 233 页和第 215-216 页]

因此，所有的无治主义者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如果劳动拥有它所生产的财富，就不会有资本主义” [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44]）。例如，本杰明-塔克-受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无治主义者（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称他的思想为”无治主义-社会主义”，并谴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高利贷者、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接受者”之上的制度。塔克认为，在一个无治主义、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社会中，资本家将成为多余的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将停止，因为”劳动……将……确保其自然工资，其全部产品。” [《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第 82 页和第 85 页] 这样的经济将建立在互助银行以及合作社、工匠和农民之间自由交换产品的基础上。对塔克和其他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它以各种法律和垄断为标志，确保资本家比劳动人民更有优势，从而确保后者通过利润、利息和租金受到剥削（更全面的讨论见 G 节）。即使是马克斯-施蒂尔纳（Max Stirner），这位伟大的自我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各种”幽灵”也只有蔑视，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被视为神圣或宗教的观念，如私有财产、竞争、劳动分工等等。

所以无治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正如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 Joseph A. Labadie 所说的那样（呼应了塔克和巴枯宁）：

”有人说，无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个错误。无治主义是自愿的社会主义。有两种社会主义，即统治主义和无治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和自由。事实上，每一个改善社会状况的建议都是为了增加或减少外部意志和力量对个人的影响。当这些权力增加时，它们是统治主义的；当它们减少时，它们是无治主义的”。 [Anarchism: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拉巴迪在许多场合表示，”所有无治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是无治主义者”。因此，Daniel Guerin 的评论：“无治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无治主义者主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目的是废除人对人的剥削”，这句话在整个无治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得到了回应，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两翼。 [Anarchism, 第 12 页] 事实上，

干草市场烈士阿道夫-菲舍尔几乎用了与拉巴迪完全相同的话来表达同一事实-”每个无治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每个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无治主义者”，同时承认该运动”分为两派；共产主义的无治主义者和蒲鲁东或中产阶级的无治主义者。” [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第 81 页]。

因此，虽然社会无治主义者和个人无治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真正的，即非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是否是实现自由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但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应被视为剥削和压迫而受到反对，而且根据定义，无治主义社会必须以联合劳动而非工资劳动为基础。只有联合劳动才能在工作时间内”减少外部意志和力量对个人的影响”，这种由劳动者自我管理的工作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当约瑟夫-拉巴迪认为，工会是”通过联合获得自由的典范”，”没有工会，工人比有工会的时候更像是雇主的奴隶”，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Labour Question]

然而，词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今天，”社会主义”几乎总是指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制度是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反对的，因为它剥夺了自由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所有无治主义者都会同意诺姆-乔姆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

”如果左派被理解为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那么我将断然与左派脱离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之一”。 [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第 779 页]

无治主义是在不断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中发展起来的。早在列宁上台之前，米哈伊尔-巴枯宁就警告马克思的追随者，如果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实施，”红色官僚机构”将建立”所有专制政府中最糟糕的”。事实上，施蒂纳、蒲鲁东，特别是巴枯宁的作品都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可怕性。此外，无治主义者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最早和最强烈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之一。

尽管如此，作为社会主义者，无治主义者确实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没有与列宁主义者）分享一些想法。巴枯宁和塔克都接受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以及他的劳动价值论（见 C 节）。马克思本人也深受马克思-施蒂纳的 **The Ego and Its Own** 一书的影响，该书对马克思所谓的”庸俗”共产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进行了精彩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有一些人持有与社会无治主义（特别是社会无治主义的无治主义分支）非常相似的观点-例如，安东-潘内科克、罗莎-卢森堡、保罗-马蒂克等人，他们与列宁的观点相差甚远。卡尔-科什等人对西班牙的无治主义革命给予了同情的书写。从马克思到列宁有许多延续性，但也有从马克思到更多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延续性，他们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思想近似于无治主义对平等自由联合的渴望。

因此，无治主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与通常定义的”社会主义”（即国家所有权和控制）直接对立。无治主义者主张个人、工作场所和社区之间的自由联合和合作，而不是许多人与”社会主义”一词联系在一起”中央计划”，因此反对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形

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男人 [和女人] 都将是工资领取者，而国家是唯一的工资支付者。” [本杰明-塔克，**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第 81 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人认为的”社会主义”），认为它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观念，伟大的社会主义党的社会民主党部分现在正试图将社会主义简化为这种观念。” [彼得-克鲁泡特金，**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第一卷，第 31 页] 无治主义者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中央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将在 H 节讨论。

正是由于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区别，为了减少混淆，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只是称自己为”无治主义者”，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无治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者。然而，随着所谓的”自由主义”右派在美国的兴起，一些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开始自称”无治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多少有点费力。从历史和逻辑上看，无治主义意味着反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我们强调，这是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同意的事情（关于为什么”无治”资本主义不是无治主义的更全面的讨论，见 F 节）。

## A.1.5 无治主义从何而来？

无治主义从何而来？我们只能引用俄国革命中马赫诺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制作的 **The 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见 A.5.4 节）。他们指出：

”工人被奴役所造成的阶级斗争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在压迫中产生了无治主义的思想：彻底否定基于阶级和国家原则的社会制度，代之以工人自我管理的自由非国家主义社会。

”因此，无治主义不是来自知识分子或哲学家的抽象思考，而是来自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来自工人的需求和需要，来自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这些渴望在工人群众生活和斗争的最佳英雄时期变得特别活跃。

”杰出的无治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并没有发明无治主义的思想，而是在群众中发现了它，只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知识的力量来帮助具体化和传播它”。[第 15-16 页]

像一般的无治主义运动一样，马赫诺派是 1917 年至 1921 年在乌克兰抵抗红军（共产党）和白军（沙皇/资本主义）权威力量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无治主义……传统上在工人和农民中找到其主要支持者”。[**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652]。

无治主义是在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产生的，也是通过这种斗争产生的。例如，对克鲁泡特金来说，”无治主义……起源于日常的斗争”，”无治主义运动每次从一些伟大的实践教训中得到印象时都会更新：它的起源来自于生活本身的教诲。”[**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第 58 页和第 57 页] 对蒲鲁东来说，他的互助主义思想的”证据”在于”那些……在巴黎和里昂自发形成的劳动协会……[表明] 信用组织和劳动组织相当于一个整体”的”现行实践、革命实践”。[**No Gods, No Masters**, 第一卷, 第 59-60 页] 的确，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蒲鲁东的结社理想……和里昂互助派的纲领之间有密切的相似性”，”[这些思想之间] 有明显的趋同，而且很可能因为里昂的丝绸工人的例子，蒲鲁东能够更连贯地阐述他的积极纲领。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由这些工人实现了”。[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第 164 页]。

因此，无治主义来自于对自由的争取和我们对过上完全的人类生活的渴望，在这种生活中我们有时间去生活、去爱和去玩。它不是由几个脱离生活的人创造的，他们在象牙塔里俯视社会，根据他们的是非观念对社会作出判断。相反，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对权威、压迫和剥削的抵抗。正如 Albert Meltzer 所说的那样：

”从来没有无治主义的理论家，尽管它产生了一些理论家，讨论了其哲学的各个方面。无治主义仍然是一个在行动中实现的信条，而不是将一个知识性的想法付诸实践。很多时候，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出现了，写下了工人和农民在实践中已经形成的东西；他[或她]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归结为一个领袖，并被连续的资产阶级作家（引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归结为又一个证明工人阶级依赖资产阶级领导的案例”。[**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第18页]

在克鲁泡特金眼里，”无治主义起源于群众的同样的创造性、建设性活动，这种活动在过去的时代中已经形成了人类的所有社会机构—以及在反抗中…反对这些社会机构以外的武力代表，他们把自己的手放在这些机构上并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最近，”无治主义是由诞生了一般社会主义的同样的批判和革命抗议带来的”。无治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举起了它神圣的手臂，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支柱：法律、权威和国家”。无治主义作家所做的一切是”对[无治主义的]原则的一般表达，以及其教义的理论科学基础”，这些都来自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进化趋势的分析。[同上，第19页和第57页]。

然而，在普鲁东于1840年提笔宣布自己为无治主义者之前，社会上的无治主义倾向和组织早就存在了。虽然无治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诞生的（无治主义”在十八世纪末出现…[并]承担了推翻资本和国家的双重挑战”。[Peter Marshall, Op. Cit., p. 4]) 无治主义作家们分析了历史的自由主义倾向。例如，克鲁泡特金认为，”从古至今，都有无治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同上，第16页] 在 **Mutual Aid** (和其他地方) 中，克鲁泡特金分析了以前社会的自由主义方面，并注意到了那些成功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无治主义组织或无治主义方面的社会。他认识到这种无治主义思想的实际例子早于”官方”无治主义运动的产生的趋势，并认为：

”从最遥远的石器时代的古代开始，男人[和女人]就意识到了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个人权威所带来的弊端…因此，他们在原始氏族、乡村社区、中世纪的行会…以及最后在自由的中世纪城市中发展了这样的机构，使他们能够抵制那些征服他们的陌生人和那些试图建立他们个人权威的族人对他们生活和财富的侵袭。”[**Anarchism**, 第158-9页]

克鲁泡特金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现代无治主义由此产生）与这些古老的民众组织形式相提并论。他认为，”劳动组合…与宗族、村社等一样，是民众抵抗少数人—这里指的是资本家—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结果”，正如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和所有大城市的’部门’以及许多小’公社’的引人注目的独立、自由联合的活动”。[同上，第159页]。

因此，虽然无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斗争和自我活动的表现，但无治主义的思想在整个人类生存过程中不断地表现为行动。例如，在无治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理论存在之前，北美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原住民已经实践了数千年的无治主义。同样，无治主义倾向和组织在每一次重大革命中都存在—美国革命期间的新英格兰城镇



会议、法国革命期间的巴黎”分会”、俄国革命期间的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这只是几个例子（详见 Murray Bookchin 的 **The Third Revolution**）。如果无治主义正如我们所主张的那样是抵抗权威的产物，那么任何有权威的社会都会引起对他们的抵抗，并产生无治主义的倾向（当然，任何没有权威的社会都不能不成为无治主义的社会），这就是可以预期的。

换句话说，无治主义是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表现，是劳动者的经验的概括，是对现行制度的错误的分析，是我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梦想的表达。这种斗争在被称为无治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历史上的无治主义运动（即一群人把他们的想法称为无治主义，并以无治主义社会为目标）基本上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反对压迫和剥削、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的斗争的产物。

## **A.2 无治主义代表着什么？**

珀西-比希-雪莱的这些话让人了解到无治主义在实践中代表什么，是什么理想在驱动它：  
一个人

有德行的灵魂者既不命令，也不服从：  
权力，如同肆虐的瘟疫，  
污染它所触及的一切，而服从，  
所有天才、美德、自由、真理之祸根，  
使人成为奴隶，其身躯亦然，  
一个机械化的自动装置。

正如雪莱的诗句所言，无治主义者高度重视自由，希望自己和他人都能获得自由。他们还认为个性-使一个人成为独特的人-是人类最重要的方面。然而，他们认识到，个性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之外，个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需要其他人来发展、扩大和成长。

此外，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个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成长并被其塑造，同时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帮助塑造和改变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个人）。一个不以自由的个人、他们的希望、梦想和想法为基础的社会将是空洞和死的。因此，”一个人的形成……是一个集体的过程，一个社区和个人都参与其中的过程。” [Murray Bookchin, **The Modern Crisis**, p. 79] 因此，任何纯粹基于社会或个人的政治理论都是错误的。

为了使个人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无治主义者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基于三个原则的社会：**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原则是所有无治主义者所共有的。因此，我们发现，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谈到了一场由”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美丽的字眼”激发的革命。[**The Conquest of Bread**, 128 页] 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本杰明-塔克也写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无治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治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和团结在地球上盛行”。[**Instead of a Book**, 第 363 页] 这三个原则是相互依存的。

自由对于人类智慧、创造力和尊严的充分绽放至关重要。被他人支配就是被剥夺了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机会，而这是成长和发展个人个性的唯一途径。支配还扼杀了创新和个人责任，导致一致性和平庸。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个性发展的社会必然是基于自愿联合，而不是胁迫和权威。引用蒲鲁东的话说，”所有的人都是联合的，都是自由的”。或者，正如 Luigi Galleani 所说，无治主义是”个人在结社自由中的自主权” [The End of Anarchism?, 第 35 页]（详见 A.2.2 节-无治主义者为什么强调自由?）

如果自由对于个人的最充分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平等对于真正的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充斥着权力、财富和特权的严重不平等的阶级分层的等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少数人-处于等级制度顶端的人-是相对自由的，而其他人则是半奴隶。因此，没有平等，自由就成了一个笑话-充其量是选择自己的主人（老板）的”自

由”，就像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此外，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的精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因大多数人的暴政和异化而变得丑陋和贫瘠的社会。由于个性只有在与其他自由人最广泛的接触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精英阶层的成员由于缺乏可与之互动的自由人而限制了他们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另见 A.2.5 节-无治主义者为什么赞成平等?)

最后，团结意味着互助：与具有相同目标和利益的其他人自愿合作。但是，如果没有自由和平等，社会就会变成一个由竞争的阶级组成的金字塔，其基础是较高阶层对较低阶层的统治。在这样的社会中，正如我们从自己的社会中了解到的，是”统治或被统治”，”狗咬狗”，”人人为自己”。因此，”粗犷的个人主义”是以牺牲社区感情为代价来促进的，底层的人怨恨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害怕下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团结，而只是在利益对立的阶级内部的部分形式的团结，这削弱了整个社会的力量。(另见 A.2.6 节-为什么团结对无治主义者很重要?)

应该指出，团结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或自我否定。正如埃里科-马拉特斯塔明确指出的那样：

”我们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们都寻求自己的满足。但无治主义者在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奋斗中找到最大的满足感，为实现一个他 [原文如此] 可以成为兄弟中的兄弟，成为健康、聪明、受过教育和幸福的人的社会而奋斗。但是，那些适应性强，满足于生活在奴隶中并从奴隶的劳动中获取利益的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治主义者”。[**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23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真正的财富是其他人和我们生活的星球。或者，用艾玛-戈德曼的话说，它”由实用和美丽的东西组成，由有助于创造强壮、美丽的身体和鼓舞人心的生活环境的東西组成……[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所有潜在力量……。只有在完全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下，才有可能实现人类能量的这种自由展示，”换句话说，”社会平等”。[**Red Emma Speaks**, 第 67-8 页]

另外，尊重个性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认为人或思想在社会之外发展。个性和思想是在社会中成长和发展的，是对物质和知识的互动和经验的反应，人们积极分析和解释这些经验。因此，无治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理论，承认思想从社会互动和个人的精神活动中发展和成长（见迈克尔-巴枯宁的 **God and the State** 中关于唯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经典讨论）。

这意味着无治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某个神灵或其他超验的原则，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己安排的，尤其是在人类关系中。是人 [原文如此] 在做安排，他们根据自己的态度和对事物的理解来做。” [亚历山大-伯克曼，**What is Anarchism?**, 第 185 页]

因此，无治主义的基础是思想的力量，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采取行动和改变生活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自由。

## A.2.1 无治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安-那其”意味着”没有统治者”或”没有（等级）权威”。无治主义者并不反对那些特别有知识、有技巧或有智慧的专家意义上的”权威”，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权威不应该有权力强迫别人遵循他们的建议（关于这种区别，见 B.1 节的内容）。那么，简而言之，无治主义就是反权威主义。

无治主义者是反权威主义的，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应该支配另一个人。用 L. Susan Brown 的话说，无治主义者”相信人类个体固有的尊严和价值”。[**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7] 支配在本质上是有人格和贬低的，因为它将被支配者的意志和判断淹没在支配者的意志和判断中，从而破坏了只有来自个人自主权的尊严和自尊心。此外，统治使剥削成为可能，并普遍导致剥削，这是不平等、贫穷和社会崩溃的根源。

那么，换句话说，无治主义的本质（正面表达）是平等者之间的自由合作，以最大化他们的自由和个性。

平等者之间的合作是反权威主义的关键。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发展和保护我们自己作为独特个体的内在价值，并丰富我们的生活和自由，因为”如果不是通过承认他人的人性并为他人合作实现人性，任何个人都无法承认自己的人性，从而在他的一生中实现自己的人性……我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因为除非我的自由和我的权利在所有与我平等的男人 [和女人] 的自由和权利中得到确认和认可，否则我在思想和事实上并不真正自由。” [迈克尔-巴枯宁，由埃里克-马拉特斯塔引用，**Anarchy**，第 30 页]。

虽然是反权威主义者，但无治主义者认识到，人类具有社会性，他们相互影响。我们不能逃避这种相互影响的”权威”，因为正如巴枯宁提醒我们的那样。

”废除这种相互影响将是死亡。而当我们主张群众的自由时，我们决不是在建议废除个人或群体对他们施加的任何自然影响。我们要的是废除人为的、特权的、法律的、官方的影响。” [引自马拉特斯塔，**Anarchy**，第 51 页]。

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源于等级制度权威的影响。

这是因为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等级制度剥夺了自由，结果是人们的”精神、道德、智力和身体素质被矮化、发育不良和压垮”（详见 B.1 节）。因此，”无治主义的伟大真理”之一是：”真正的自由是允许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只要每个人允许所有人都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奋斗，为一个尊重个人及其自由的社会而奋斗。在资本主义下，”所有东西都在市场上出售：所有东西都是商品和商业”，但有”某些东西是无价的。

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幸福，而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即自由社会，将向所有人保证的东西”。因此，无治主义者试图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尊严、个性和自由，并鼓励受制于权威的人的反抗、抵抗和团结的精神。这让我们被权贵谴责为破坏和平的人，但无治主义者认为争取自由的斗争比奴役的和平要好得多。无治主义者，由于我们的理想，”相信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除了以自由为代价。但这个珍贵的礼物，财富生产者似乎已经失去了。生命……他们有；但当生命缺乏那些使人享受的元素时，它又有什么价值呢？” [露西-帕森斯，**Liberty, Equality & Solidarity**, 第 103 页, 第 131 页, 第 103 页和第 134 页]

因此，简而言之，无治主义者寻求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互动方式能够增强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压制许多人的自由（以及潜力）。无治主义者不想把权力交给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受到惩罚的威胁。也许非无治主义者，与其疑惑为什么无治主义者是无治主义者，不如问问他们觉得这种态度需要任何解释，这说明了什么。

## A.2.2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要强调自由？

用巴枯宁的话说，无治主义者可以被视为“狂热地热爱自由，认为它是人类的智慧、尊严和幸福得以发展和提高的独特环境”。[**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6] 因为人类是有思想的生物，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剥夺他们自己思考的机会，也就是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类的存在本身。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是我们人性的产物，因为：

” ….. 一个人有自我意识，有与他人不同的意识，这一事实本身就产生了自由行动的愿望。对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渴望是一个非常基本和主导的特质”。[艾玛-戈德曼，**Red Emma Speaks**, 第 439 页]。

为此，无治主义”提议把个人的自尊和独立从权威的一切束缚和入侵中拯救出来。只有在自由中，人 [原文如此！] 才能成长到他的全部身量。只有在自由中，他才能学会思考和行动，并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只有在自由中，他才能认识到将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纽带的真正力量，而这些纽带是正常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同上，第 72-3 页]

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基本上就是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做需要个人的活动和权力，因为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只有自由才能确保个人的发展和多样性。这是因为，当个人管理自己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时，他们必须锻炼自己的头脑，而这除了扩大和刺激有关个人外，不会有其他效果。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要想让人们接受自由和管理自己利益的教育，就必须让他们自己行动，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好坏感到负责。他们会犯错误，但他们会从后果中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并尝试新的方法。” [Fra Contadini, p. 26]

因此，自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人潜能的前提条件，而个人潜能也是一种社会产物，只有在社区中并通过社区才能实现。一个健康、自由的社区会产生自由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会塑造社区，并丰富由社区组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由是由社会产生的，”并不因为它们被合法地写在一张纸上而存在，而只有当它们成为一个民族的固有习惯，并且任何损害它们的企图都会遇到民众的激烈抵抗时，它们才会存在……当一个人知道如何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时，他就会迫使别人尊重他。这不仅在私人生活中是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一直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今天或多或少享有的所有政治权利和特权，不是因为他们政府的善意，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鲁道夫-洛克尔，**Anarcho-syndicalism**, 第 75 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支持”直接行动”的策略（见 J.2 节），因为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认为的，我们”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少 [我们] 愿意接受。因此，无治主义代表着

直接行动，公开蔑视和抵制所有法律和限制，包括经济、社会和道德方面的法律和限制”。它要求”正直、自力更生和勇气。简而言之，它要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只有坚持不懈的抵抗”才能”最终使[我们]自由”。直接行动反对商店里的权威，直接行动反对法律的权威，直接行动反对我们道德准则的侵入性、多管闲事的权威，这是无治主义的逻辑性、一致性方法”。[Red Emma Speaks, 第 76-7 页]

换句话说，直接行动是自由的应用，用来在此时此刻抵制压迫，也是创造自由社会的手段。它创造了必要的个人心态和社会条件，使自由得以蓬勃发展。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只在社会中发展，而不是在与社会的对立中发展。因此，穆雷-布克钦写道

”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自由、独立和自治，是长期社会传统和…..集体发展的产物-这并不是否认个人在这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如果他们希望获得自由，最终有义务这样做。” [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 第 15 页]

但是，自由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以便在其中成长和发展。这样的环境**必须**是分散的，并建立在由运行者直接管理其运作的基础上。因为集中化意味着强制性的权威（等级制度），而自我管理是自由的本质。自我管理确保了有关个人使用（并因此发展）他们所有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精神能力。与此相反，等级制度用少数人的活动和思想代替所有相关个人的活动和思想。因此，等级制度不是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而是将许多人边缘化，确保他们的发展受到阻碍（另见 B.1 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国家主义。正如法国无治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尔所指出的，权威”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政治形式，即国家；经济形式，即私有财产。” [转引自彼得-马歇尔，**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第 43 页] 资本主义和国家一样，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即老板对工人的集权）的基础上的，其目的就是要把工作的管理权控制在从事工作的人的手中。这意味着”工人的严肃的、最终的、彻底的解放只有在在一个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由全体工人占有资本，即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包括土地。” [迈克尔-巴枯宁，由鲁道夫-罗克引用，同上，第 50 页]

因此，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贯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作为这一制度组成部分的工资奴役，因为这与劳动必须自由进行并由生产者控制的原则不相容”。[”无治主义笔记”，**For Reasons of State**, 第 158 页]。

因此，自由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一个非权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和团体实行自我管理，即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这其中的含义很重要。首先，它意味着无治主义社会将是非强制性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暴力或暴力威胁将不会被用来”说服”个人做任何事情。其次，它意味着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权的坚定支持者，而且，由于这种支持，他们也反对基于强制性权威的机构，即等级制度。最后，它意味着无治主义者对”政府”的反对只意味着他们反对集中的、等级的、官僚的组织或政府。他们不反对通过分散的、基层组织的联盟进行自治，只要这些组织是基于直接民主而不是将权力委托给”代表”（关于无治主义组织



的更多信息，见 A.2.9 节)。因为权力是自由的反面，因此任何基于权力委托的组织形式都是对受制于权力的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威胁。

无治主义者认为自由是唯一的社会环境，人类的尊严和多样性可以在其中开花结果。然而，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下，大多数人没有自由，因为私有财产和等级制度确保大多数人的倾向和判断将服从于主人的意志，严重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使” 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所有物质、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充分发展成为不可能”。[迈克尔-巴枯宁，**Bakunin on Anarchism**, 第 26 页。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寻求确保” 真正的正义和真正的自由可以在地球上出现”，因为它是” 所有虚假的，所有不必要的，这种对人类生命的疯狂浪费，对骨头和筋腱、大脑和心脏的浪费，这种把人们变成人的破烂、鬼魂，对他们在出生那天就有的生物的可怜的讽刺。所谓的” 经济”，即事物的堆积，实际上是最可怕的消费-制造者对被制造者的牺牲-为了获得一种令人厌恶的属性，即计算和计算的能力，而丧失了所有更精细和更高尚的本能。” [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First Mayday: The Haymarket Speeches 1895-1910**, 第 17-18 页。]

(关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等级和专制性质的进一步讨论见 B 节)。

## A.2.3 无治主义者是否赞成组织？

是的。没有社团，真正的人类生活是不可能的。没有社会和组织，自由就**无法**存在。正如乔治-巴雷特指出的那样：

”为了获得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必须合作，而为了合作，我们必须与我们的同伴达成协议。但如果认为这种协议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那肯定是荒谬的；相反，它们是对我们自由的行使。

”如果我们要发明一种教条，认为达成协议就是损害自由，那么自由马上就会变成暴政，因为它禁止人们享受最普通的日常乐趣。例如，我不能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散步，因为我同意在某个时间在某个地点和他见面，这违反了自由的原则。我丝毫不能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自己之外，因为要这样做，我必须与别人合作，而合作意味着协议，而这是违反自由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当我和我的朋友同意去散步时，我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而只是行使它。

”另一方面，如果我根据我的高超知识决定，我的朋友锻炼身体是好的，因此我试图强迫他去散步，那么我就开始限制自由了。这就是自由协议和政府之间的区别”。[**Objections to Anarchism**, 第 348-9 页]

就组织而言，无治主义者认为，”它远不是创造权威，[它]是治疗权威的唯一方法，也是我们每个人习惯于积极和自觉地参与集体工作，而不再是领导者手中的被动工具的唯一手段”。[Errico 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86] 因此，无治主义者很清楚需要以结构化和公开的方式组织起来。正如 Carole Ehrlich 所指出的，虽然无治主义者”并不反对结构”，只是”想废除**等级结构**”，但他们”几乎总是被定型为根本不要结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将建立问责制、在最大数量的人中分散权力、任务轮换、技能共享以及传播信息和资源的组织”是基于”良好的社会无治主义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 p. 47 and p. 46]。

无治主义者赞成组织，这一点初看起来很奇怪，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只有专制组织经验的人来说，”两位英国无治主义者认为，”似乎组织只能是极权主义或民主的，而那些不相信政府的人就一定会因此而不相信任何组织。事实并非如此”。[Stuart Christie and Albert Meltzer, **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 p. 122] 换句话说，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组织形式都是专制的社会中，这使得它们似乎是唯一可能的一种。人们通常没有认识

到的是，这种组织模式是有历史条件的，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中产生的，这种社会的动机是统治和剥削。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的研究，这种社会只存在了大约 5000 年，随着第一个基于征服和奴隶制的原始国家的出现，奴隶的劳动创造了一个支持统治阶级的剩余。

在那之前，几十万年来，人类和原人类社会是穆雷-布克钦所说的”有机”，即基于合作形式的经济活动，包括互助、自由获得生产资源，以及根据需要分享公共劳动的产品。虽然这种社会可能有基于年龄的地位等级，但没有制度化的统治-服从关系意义上的等级，这种关系由强制制裁来执行，并导致阶级分化，包括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经济剥削（见穆雷-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无治主义者并不主张”回到石器时代”。我们只是指出，由于等级-权威的组织模式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相对较新的发展，没有理由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定”是永久性的。我们不认为人类在基因上被”设定”为专制、竞争和攻击性行为，因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相反，这种行为是社会条件造成的，或者说是学习来的，因此，可以主动抛弃它（见阿什利-蒙塔古，**The Nature of Human Aggression**）。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或基因决定论者，而是相信自由意志，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包括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毫无疑问，社会需要更好地组织起来，因为目前社会的大部分财富-由大多数人生产-和权力被分配给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给其他人，特别是底层的人带来了剥夺和痛苦。然而，由于这个精英阶层通过对国家的控制控制了强制手段（见 B.2.3 节），它能够压制大多数人，无视他们的痛苦-这种现象在所有等级制度中都会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因此，专制和集权结构中的人们开始憎恨它们，认为它们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一点并不奇怪。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的那样。

”任何告诉你无治主义者不相信组织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组织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组织。整个生活都是组织，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但也有组织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的各个成员都在受苦：就像当你的某个部位疼痛时，你的整个身体都会疼痛，你会生病……，没有一个组织或工会的成员可以不受惩罚地受到歧视、压制或忽视。这样做就像忽视一颗疼痛的牙齿一样：你会全身都不舒服”。[同上，第 198 页]

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其结果是，它确实是”全身都是病”。

由于这些原因，无治主义者拒绝专制的组织形式，而是支持基于自由协议的协会。自由协议很重要，因为用伯克曼的话说，”只有当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单位，因为共同的利益而从自己的选择中与他人合作时，世界才能成功运作并变得强大。”[同上，第 199 页]正如我们在 A.2.14 节中讨论的那样，无治主义者强调，自由协议必须由协会本身的直接民主（或无治主义者通常称之为自我管理）来补充，否则”自由”就只是挑选主人而已了。

无治主义组织的基础是将权力大规模地分散到人民手中，即那些直接受到所做决定影响的人。引用蒲鲁东的话

”除非民主是一个骗局，人民的主权是一个笑话，否则就必须承认，每个公民在他（或她）的产业领域里，每个市、区或省议会自己的领土上……应该直接和自己管理它所包括的利益，并且应该对它们行使充分的主权。”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第 276 页]。

这也意味着需要联邦制（federalism）来协调共同利益。对无治主义来说，联邦制是自我管理的自然补充。随着国家的废除，社会”可以而且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但不是从上到下……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从下往上，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盟来完成，首先是他们的工会，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家，最后是国际和普遍的大联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赋予生命的自由和共同利益的秩序，这种秩序非但没有否定，反而肯定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使之协调一致。” [巴枯宁，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第 205-6 页] 因为”真正的民众组织……是从下面开始的”，所以”联邦制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民众生活的自由和自发的组织”。因此，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具有联邦主义的性质”。[巴枯宁，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第 273-4 页和第 272 页]

因此，无治主义组织的基础是直接民主（或自我管理）和联邦制（或邦联）。这些都是自由的表达和环境。直接民主（或参与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和平等意味着需要一个论坛，人们可以在其中平等地讨论和辩论，并允许自由行使 Murray Bookchin 所说的”异议的创造性作用”。联邦制是必要的，以确保共同利益得到讨论，并以反映所有受影响者的愿望的方式组织联合活动。要确保决策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由少数统治者自上而下强加的。

A.2.9 和 A.2.11 节将进一步讨论无治主义者关于自由主义组织的想法以及直接民主和联邦的必要性。

## A.2.4 无治主义者是否赞成”绝对”自由？

无治主义者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为所欲为”，因为有些行为必然涉及对他人自由的剥夺。

例如，无治主义者不支持强奸、剥削或胁迫他人的”自由”。我们也不容忍权威。相反，由于权威是对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威胁（更不用说人的尊严），无治主义者认识到需要抵制和推翻它。

权力的行使不是自由。没有人有统治他人的”权利”。正如马拉特斯塔所指出的，无治主义支持”每个人的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他人的平等自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并希望尊重剥削、压迫、命令的’自由’，这就是压迫，当然不是自由”。[**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53 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形式的等级权威的抵抗是一个自由人的标志—无论是私人（老板）还是公共（国家）。正如亨利-戴维-梭罗在他的 **Civil Disobedience**（1847）一文中指出的那样：

”不服从是自由的真正基础。顺从的人必然是奴隶”。

## A.2.5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赞成平等？

如上所述，无治主义者致力于社会平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能够蓬勃发展的唯一背景。然而，关于”平等”有很多无稽之谈，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的很多东西确实非常奇怪。在讨论无治主义者对平等的理解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平等不意味着什么。

无治主义者不相信”天赋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不存在，而且如果能够实现，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上决定的人类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快乐的原因，而不是恐惧或遗憾”。为什么？因为”克隆人之间的生活将不值得一提，而一个理智的人只会为其他人拥有他们所不具备的能力而感到高兴”。[诺姆-乔姆斯基，**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第 782 页]

有些人认真地认为无治主义者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是相同的，这是对当今知识文化状况和文字腐败的可悲反映—这种腐败被用来转移人们对不公正和专制制度的注意力，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生物学的讨论。”埃里希-弗洛姆指出：”自我的独特性绝不与平等原则相矛盾。”人生而平等的论点意味着他们都有相同的基本人类素质，他们有相同的人类基本命运，他们都对自由和幸福有同样不可剥夺的要求。它还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团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支配-服从的关系。平等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The Fear of Freedom**, 第 228 页] 因此，更公平的说法是，无治主义者寻求平等，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因此，寻求对这种独特性的充分肯定和发展。

无治主义者也不赞成所谓”结果的平等”。我们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商品、住在同样的房子里、穿同样的制服等等的社会中。无治主义者反抗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使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标准化（见乔治-雷策的 **The McDonaldisation of Society**, 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被驱向标准化和一致性）。用 Alexander Berkman 的话说

”权威、法律、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传统和习俗的精神迫使我们进入一个共同的小树林，使男人 [或女人] 成为没有独立或个性的自动化……我们所有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只有特别强大的人才能成功打破它的枷锁，而且只是部分地打破。” [What is Anarchism?, 第 165 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几乎没有渴望让这个”共同的小树林”变得更深。相反，我们渴望摧毁它以及首先创造它的每一种社会关系和机构。

”结果平等”只能通过武力引入和维持，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平等，因为有些人将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力无治主义者特别讨厌”结果平等”，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不同

的需求、能力、欲望和兴趣。让所有的消费都一样将是暴政。显然，如果一个人需要医疗，而另一个人不需要，他们就不会得到“同等”的医疗服务。人类的其他需求也是如此。正如 Alexander Berkman 所说：

”平等并不意味着数量相等，而是意味着**机会平等**……不要错误地将自由中的平等与囚犯营的强制平等相提并论。真正的无治主义平等意味着自由，而不是数量。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吃、喝、穿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工作，或以同样的方式生活。远非如此：事实上恰恰相反”。

”个人的需求和口味不同，正如胃口不同。构成真正平等的是**满足这些需求的平等机会**。

”这种平等远非平庸，而是为活动和发展的最大可能多样性打开了大门。因为人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自由表达和表现自己个性的机会意味着发展自然的差异性和变化”。[同上，第 164-5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作为”结果的平等”或”禀赋的平等”的”平等概念”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是相关的。例如，在资本主义下，每一代人所面临的机会都取决于上一代人的结果。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如果没有粗略的”结果平等”（在收入和资源的意义上），”机会平等”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对于一个百万富翁的后代和一个扫路人的后代来说，没有真正的机会平等。那些主张”机会平等”而无视以前的结果所造成的障碍的人，表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机会不仅取决于开放的道路，也取决于平等的起点。从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无治主义者渴望”结果平等”的误解—但这适用于等级制度，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将看到）。

在无治主义理论中，平等并不意味着否认个人的多样性或独特性。正如巴枯宁所观察到的：

”一旦平等取得了胜利，并得到了很好的确立，各种个人的能力和他们的能量水平是否不再不同？有些人将会存在，也许不像现在这么多，但肯定有些人将永远存在。俗话说，同一棵树不会长出两片相同的叶子，这可能永远是真实的。对于人类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人类比树叶要复杂得多。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一种罪恶。相反……它是人类的一种资源。由于这种多样性，人类是一个集体的整体，其中一个人补充了所有其他人，并需要他们。因此，人类个体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是其团结的根本原因和基础。它是平等的全能论证”。[《全方位的教育》，**The Basic Bakunin**，第 117-8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平等意味着**社会平等**，或者用默里-布钦的术语来说，是”**不平等者的平等**”（有些人如马拉特斯塔用”条件的平等”来表达同样的想法）。他的意思是，无治主义社会承认个人能力和需求的差异，但不允许将这些差异变成权力。换句话说，个人差异”将毫无意义，因为当集体不能依附于某种法律虚构或制度时，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会消失”。[迈克尔-巴枯宁，**God and the State**，第 53 页]。

如果等级社会关系以及创造这种关系的力量被废除，而代之以鼓励参与并以“一人一票”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那么自然差异将无法转化为等级权力。例如，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产权，就不会有少数人可以垄断生活资料（机器和土地），并通过工资制度和高利贷（利润、租金和利息）靠别人的劳动致富的手段。同样，如果工人管理自己的工作，就不会有资本家阶层靠他们的劳动致富。因此，蒲鲁东：

”现在，这种不平等的根源会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这个根源就是这个三重抽象的社会内部的实现：资本、劳动和人才。

”正是因为社会把自己分成了与这个公式的三个术语相对应的三类公民…..所以种姓的区分总是达成的，人类的一半被另一半所奴役…..因此，社会主义包括把资本-劳动-才能的贵族公式还原成更简单的劳动公式！…..以便使每个公民同时、平等和在同样程度上成为资产者、劳动者和专家或艺术家。” [No Gods, No Masters, 第一卷, 第 57-8 页]

像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蒲鲁东把这种功能的整合看作是平等和自由的关键，并提出自我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此，自我管理是社会平等的关键。例如，工作场所的社会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在关于工作场所如何发展和变化的政策决定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无治主义者坚信“凡是涉及所有人的，都由所有人决定”的格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专业知识将被忽视，或者每个人都将决定一切。就专业知识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天赋和能力，所以显然他们会想研究不同的东西，做不同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当人们生病时，他们会咨询医生—一个专家—他或她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由一个委员会指导。我们很抱歉不得不提出这些观点，但一旦提到社会平等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话题，有些人就开始胡言乱语了。一个以社会平等方式管理的医院，不会让非医务人员投票决定医生应该如何进行手术，这是常识。

事实上，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对影响群体的决定的集体自我管理（平等）来补充对影响个人的决定的个人自我管理（自由），一个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两者，一些人就会对其他人拥有权力，为他们做决定（即管理他们），因此一些人将比其他更自由。这意味着，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无治主义者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寻求平等，而不仅仅是在财富方面。无治主义者”要求每个人不仅要有他 [或她] 的全部社会财富，还要有他 [或她] 的那部分社会权力”。 [Malatesta and Hamon, **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20] 因此，需要自我管理以确保自由**和**平等。

社会平等是个人管理和表达自己的需要，因为自我管理意味着”人们在与同伴面对面的关系中工作，以便将他们自己观点的独特性带入解决共同问题和实现共同目标的事业中。” [George Benello, **From the Ground Up**, p. 160] 因此，平等允许个性的表达，所以是个人自由的必要基础。



E.3 节（”为什么’无治’资本主义者很少或不重视平等？”）进一步讨论了无治主义的平等思想。诺姆-乔姆斯基的文章《平等》（载于 **The Chomsky Reader**）是对自由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 A.2.6 为什么团结对无治主义者很重要？

团结，或互助，是无治主义的一个关键思想。它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个人能够在支持和培育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中共同满足其共同利益的手段。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互助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力量和幸福的源泉，也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社会主义人文主义者埃里希-弗洛姆指出，”人类体验与他人结合的愿望植根于人类特有的生存条件，是人类行为最强烈的动机之一。” [To Be or To Have, p.107]。

因此，无治主义者认为，与其他人形成”联盟”（使用马克斯-施蒂尔纳的术语）的愿望是一种自然需要。这些联盟或协会必须建立在平等和个性的基础上，以便让加入它们的人完全满意-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以无治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即自愿的、分散的和非等级的。

团结-个人之间的合作-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远不是对自由的否定。团结，Errico Malatesta 指出，”是人能够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实现其最佳发展并享受最大可能的福祉的唯一环境”。这种”个人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走到一起，所有人为了每个人的幸福而走到一起”的结果是，”每个人的自由不受限制，而是得到补充，实际上是在其他人的自由中找到必要的理由”。[Anarchy, p. 29] 换句话说，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彼此平等对待，拒绝将他人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创造支持所有人自由的关系，而不是由少数人支配多数人。艾玛-戈德曼重申了这一主题，指出”人类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力量在通过与其他个性的合作而得到加强时，取得了多么美妙的结果……合作-与自相残杀和斗争相反-对物种的生存和进化起到了作用……只有互助和自愿合作……才能为自由的个人和社团生活创造基础。” [Red Emma Speaks, 第 118 页]

团结意味着为了满足我们的共同利益和需求而平等地联合起来。不以团结为基础的结社形式（即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结社形式）将压制受制于它们的人的个性。正如雷特-马鲁特所指出的，自由需要团结，需要对共同利益的承认。

”人类最崇高、最纯粹、最真实的爱是对自己的爱。我希望获得自由！我希望得到幸福！我想欣赏世界上所有的美景。但只有当我周围所有其他人都自由时，我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只有当我周围所有其他人都快乐时，我才能快乐。只有当我看到和遇到的所有的人都用充满喜悦的眼睛看世界时，我才能感到快乐。只有这样，当我安全地知道其他人也能像我一样吃饱时，我才能纯粹享受地吃饱。为此，当我反抗每一个威胁到我的自由和我的幸福的危险时，这是**我自己的**满足问题，只是**我自己的**问题……” [Ret Marut (a.k.a. B. Traven), The BrickBurner 杂志由 Karl S. Guthke 引用, B. Traven: 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s, 第 133-4 页]。

实行团结意味着我们认识到，正如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口号所言，“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因此，团结是保护个性和自由的手段，所以是一种自我利益的表达。正如 Alfie Kohn 所指出的。

”当我们考虑合作时……我们倾向于将这一概念与头脑模糊的理想主义联系起来……这可能是将合作与利他主义混为一谈的结果……结构性合作违背了通常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二分法。它将事情设定为，通过帮助你，我同时也在帮助我自己。即使我的动机最初可能是自私的，但我们的命运现在是相连的。我们一起下沉或游泳。合作是一种精明的、非常成功的策略—一种务实的选择，在工作和学习中比竞争更有效地完成任务……也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合作更有利于心理健康和相互喜欢。”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p. 7]。

而且，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团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而且在于它是抵制当权者的必要手段。马拉泰斯塔的话在这里很有意义。

”那些从未完全屈服于压迫和贫困的被压迫群众，……表现出对正义、自由和福祉的渴求，他们开始明白，除非与所有被压迫者、与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被剥削者联合和团结，否则他们将无法实现自己的解放”。[Anarchy, 第 33 页]

通过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最终，通过组织成团体，我们可以开始共同管理我们自己的集体事务，从而一劳永逸地取代老板。”工会将……增加个人的财力，保障他被侵犯的财产。” [马克斯-施蒂纳, The Ego and Its Own, 第 258 页] 通过团结行动，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符合我们心意的制度来取代现行制度。”联合就有力量”。[亚历山大-伯克曼, What is Anarchism?, 第 74 页]。

因此，团结是我们可以获得和确保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手段。我们同意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他人工作。通过同意相互分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选择，以便我们可以享受更多，而不是更少。互助符合我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说，我认为在相互尊重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达成协议对我有利；因为如果我支配某人，这意味着存在允许支配的条件，所以很可能我也会反过来被支配。

正如马克斯-施蒂纳所看到的，团结是我们确保我们的自由得到加强，并从那些想要统治我们的当权者那里得到保护的手段。”他问道：“那么你自己就什么都不算吗？”你一定要让任何人对你做任何事吗？保护你自己，没有人会碰你。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你身后支持你，那么你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你将毫不费力地赢得胜利”。[引自路易吉-加莱尼的 The End of Anarchism?, 第 79 页—《自我和它的自我》中的不同译文, 第 197 页]

因此，团结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创造自由和捍卫自由的手段，可以对抗权力。团结是力量，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的本性的产物。然而，团结不应该与”羊群主义”相混淆，后者意味着被动地追随一个领导者。为了有效，团结必须由自由人创造，作为平等的人一起合作。”大我”不是团结，尽管对”羊群主义”的渴望是我们对团结和联合的需要的

一个产物。这是一种被等级社会所腐蚀的”团结”，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被调教为盲目地服从领导者。

## A.2.7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要主张自我解放？

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不能被给予的。一个人不能被他人解放，而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自己的枷锁。当然，自我努力也可以是集体行动的一部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达到其目的，它必须如此。正如艾玛-戈德曼所指出的。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被压迫的阶级 [或群体或个人] 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人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解放”。[Red Emma Speaks, 第 167 页]

这是因为无治主义者认识到，等级制度和任何社会关系一样，都会塑造受制于它们的人。正如布克钦所认为的，”阶级社会组织了我们的心理结构，以获得命令或顺从”。这意味着人们内化了等级制度和阶级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官僚和强制机构的组合。它也是一种心态，是一种被灌输的对现实进行排序的心态……它通过蛮力进行统治的能力一直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社会中最受伤害的阶层（如动产奴隶和农奴）的高度合作，它的权威最终会消散。在国家权力面前，敬畏和冷漠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使这种权力成为可能”。[The Ecology of Freedom, 第 159 页和第 164-5 页] 自我解放是我们打破内部和外部枷锁的手段，使我们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解放。

无治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解放自己。无治主义者提出的帮助这一过程的各种方法将在 J 节（”无治主义者做什么？”）中讨论，这里不做讨论。然而，这些方法都涉及到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制定自己的议程，并以赋予他们权力和消除他们对领导人为他们做事的依赖的方式行事。无治主义的基础是人们”为自己行动”（进行无治主义者所称的”直接行动”-详见 J.2 节）。

直接行动对参与其中的人有一种授权和解放的作用。自我行动是发展受制于权威的人的创造力、主动性、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手段。它是改变社会的手段。正如 Errico Malatesta 所指出的。

”在人和他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作用。人使社会成为它的样子，社会使人成为他们的样子，因此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为了改变社会，男人 [和女人] 必须改变，而为了改变男人，社会也必须改变……幸运的是，现有的社会并不是由一个统治阶级的灵感意志创造出来的，这个阶级已经成功地将所有臣民变成了其利益的被动和无意识的工具。它是无数次自相残杀的斗争、无数次人类和自然因素的结果……。

”由此可见，进步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利用目前环境所允许的一切手段、一切可能性和机会，对我们的男人 [和女人] 同胞采取行动，发展他们的良知和要求……要求并强加那些可

能的、有效地为以后的进一步进步开辟道路的重大社会变革……。我们必须设法让全体人民……提出要求，并在它达到想要的状态和有要求的时候，把自己强加于人，并把它所希望的一切改进和自由据为己有……我们必须促使人民总是想要更多，并增加它 [对统治精英] 的压力，直到它实现完全解放。”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188-9 页]

社会在塑造所有个人的同时，也由他们创造，通过他们的行动、思想和理想。挑战限制个人自由的机构，在精神上是一种解放，因为它启动了质疑一般专制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如何运作，改变我们的想法，创造新的理想。再次引用艾玛-戈德曼的话。”真正的解放始于……女人的灵魂”。我们可以补充说，也是在男人的身上。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开始 [我们的] 内在再生，[摆脱] 偏见、传统和习俗的束缚”。[同上，第 167 页] 但这个过程必须是自我引导的，因为正如马克斯-施蒂纳所指出的，”被释放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被释放的人……一条拖着链子的狗”。[The Ego and Its Own, 第 168 页] 通过改变世界，哪怕是以一种小的方式，我们也会改变自己。

在西班牙革命期间的一次采访中，西班牙无治主义战士杜鲁提说，”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新世界”。只有自我活动和自我解放才能让我们创造这样的愿景，并让我们有信心尝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

然而，无治主义者并不认为自我解放必须等到未来，在”光荣革命”之后。个人就是政治，鉴于社会的性质，我们在此时此刻如何行动将影响我们社会和生活的未来。因此，即使在前无治主义社会中，无治主义者也试图创造，正如巴枯宁所说，”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替代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在一个非自由的社会中作为自由人行事。只有通过我们在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才能为自由社会奠定基础。此外，这个自我解放的过程一直在进行。

”各种下属每天都在锻炼自己的批判性自我反省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主人会受挫、受挫，有时还会被推翻。但是，除非主人被推翻，除非下属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再多的批判性反思也无法结束他们的臣服并为他们带来自由。” [卡罗尔-帕特曼, The Sexual Contract, 第 205 页]。

无治主义者旨在鼓励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倾向，以拒绝、抵制和挫败权威，并使其达到合乎逻辑的结论-一个由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在自由、自我管理的协会中平等合作。没有这种批判性的自我反省、抵抗和自我解放的过程，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无治主义来自于从属人民努力在一个等级制度的世界中作为自由个人行事的自然抵抗。这种抵抗过程被许多无治主义者称为”**阶级斗争**”（因为工人阶级通常是社会中最从属的群体），或者更广泛地说，”**社会斗争**”。正是这种对权威（各种形式）的日常抵抗和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治主义革命的关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一再强调，阶级斗争为工人 [和其他被压迫群体] 提供了实现对其命运控制的唯一手段”。[Marie-Louise Berneri, **Neither East Nor West**, p. 32]。

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每一个”自发的革命行动”通常都是由具有”乌托邦”思想的人经过多年的组织和教育的耐心工作而产生的，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建立替代机构和关系，”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创造新世界”（用 I.W.W. 的另一种说法）的过程，只是革命承诺和激进主义的长期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马拉特斯塔明确指出的那样，”鼓励各种民众组织是我们基本思想的逻辑结果，因此应该是我们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治主义者不想解放人民；我们希望人民解放自己……，我们希望新的生活方式从人民的身体中产生，与他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并随着他们的进步而进步。” [同上，第 90 页]

除非发生自我解放的过程，否则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个人在物质上（通过废除国家和资本主义）和思想上（通过摆脱对权威的顺从态度）解放自己的时候，自由社会才有可能。我们不应忘记，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受其支配的人的思想的权力（当然，如果精神支配失败，人们开始反抗和抵制，则会有相当大的力量支持）。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力量，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配着社会，并渗透到被压迫者的思想中。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工人阶级就会默认权威、压迫和剥削是正常的生活状态。顺从于主人的学说和立场的头脑不可能希望赢得自由、反抗和斗争。因此，被压迫者必须先克服现有制度的精神统治，然后才能甩掉它的枷锁（无治主义者认为，直接行动是实现这两者的手段—见 J.2 和 J.4 节）。在物质上击败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前，必须在精神上和理论上击败它（许多无治主义者称这种精神解放为”**阶级意识**”—见 B.7.4 节）。而通过反对压迫的斗争实现自我解放是唯一的途径。因此，无治主义者鼓励（用克鲁泡特金的术语）”**反抗的精神**”。

自我解放是斗争、自我组织、团结和直接行动的产物。直接行动是创造无治主义者、自由人的手段，因此，”无治主义者一直建议积极参加那些进行劳工反对资本及其保护者—国家的**直接斗争**的工人组织。”这是因为”这种斗争……比任何间接手段都好，它允许工人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获得一些暂时的改善，同时它使他（或她）看到资本主义和支持它的国家所做的罪恶，并唤醒他（或她）关于在没有资本家和国家的干预下组织消费、生产和交换的可能性的想法，”也就是说，看到自由社会的可能性。克鲁泡特金和许多无治主义者一样，指出辛迪加主义和工会运动是在现有社会中发展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手段（尽管他和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一样，并没有将无治主义活动完全限制在这些运动中）。事实上，任何”允许劳动者 [和妇女] 实现他们的团结并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的运动……为共产主义-无治主义的这些概念准备了道路”，即在被压迫者的头脑中克服现有社会的精神统治。[**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第 83 页和第 85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用一位苏格兰无治主义激进分子的话说，”人类进步的历史 [被] 视为反叛和不服从的历史，个人因屈从于多种形式的权威而被贬低，只有通过反叛和不服从才能保持他/她的尊严”。[罗伯特-林恩，**Not a Life Story, Just a Leaf from It**, 第 77 页] 这就是无治主义者强调自我解放（以及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活动）的原因。难怪巴枯宁认

为”反叛”是”构成历史上所有人类发展（集体或个人）的基本条件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God and the State**, 第 12 页] 这只是因为个人和群体不能被他人解放，只能被自己解放。这种反叛（自我解放）是现有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化和无治主义社会成为可能的唯一手段。



## A.2.8 不反对等级制度可能成为无治主义者吗？

我们已经看到，无治主义者厌恶专制主义。但如果一个人是反权威主义者，就必须反对所有等级制度，因为它们体现了权威原则。因为，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认为的，”不仅是国家意义上的政府，它对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品质都有破坏性。它是扼杀生命的整个复杂的权威和机构统治。它是支持权威和机构统治的迷信、神话、装腔作势、逃避和顺从”。[Red Emma Speaks, p. 435] 这意味着”现在和将来都需要发现和克服等级制度、权威和统治结构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奴隶制、工资奴隶制 [即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专制学校等”。[诺姆-乔姆斯基, *Language and Politics*, 第 364 页]。

因此，一贯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反对等级关系，也反对国家。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成为无治主义者意味着反对等级制度。这方面的论据（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如下：

”所有的专制机构都被组织成金字塔：国家、私人或公共公司、军队、警察、教堂、大学、医院：它们都是金字塔式的结构，顶端是一小群决策者，底部是被他们做决定的广大民众。无治主义并不要求改变层级上的标签，它不希望上面有不同的人，它希望我们从下面爬出来”。[Colin Ward, *Anarchy in Action*, p. 22]。

等级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有组织的命令和服从系统”，因此无治主义者寻求”消除等级制度本身，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等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布克钦, *The Ecology of Freedom*, 第 27 页] 等级制度是一种金字塔式结构的组织，由一系列权力、威望和（通常）报酬不断增加的等级、级别或职位组成。研究等级制度形式的学者们发现，它所体现的两个主要原则是统治和剥削。例如，在他的经典文章”What Do Bosses Do?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6, No. 2)，对现代工厂的研究中，Steven Marglin 发现公司等级制度的主要功能不是更大的生产效率（如资本家所说），而是对工人更大的控制，这种控制的目的是更有效的剥削。

等级制度中的控制是通过胁迫来维持的，也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负面制裁的威胁：身体、经济、心理、社会，等等。因此，这种控制，包括对异议和反叛的镇压，需要集中化：一套权力关系，其中最大的控制是由顶端的少数人（特别是组织的负责人）行使的，而中间层的人的控制要少得多，底层的许多人几乎没有。

由于统治、强制和集中是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些特征体现在等级制度中，所以所有等级制度都是威权主义。此外，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任何以等级制度、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为标志的组织都是类似国家的，或者说是”国家主义”。由于无治主义者既反对国家又反

对专制关系，任何不寻求拆除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的人都不能被称为无治主义者。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公司。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公司的结构在本质上是极其等级化的，实际上是法西斯的。

”法西斯体系……[是]绝对主义的-权力自上而下……理想的国家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公众基本上是听从命令。

”让我们看看一个公司……[我]如果你看看他们是什么，权力严格地自上而下，从董事会到经理到低级经理，最终到车间里的人，打字的人，等等。没有自下而上的权力或计划的流动。人们可以扰乱并提出建议，但奴隶社会也是如此。权力的结构是线性的，自上而下”。  
[**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 第 237 页]

David DeLeon 很好地指出了公司和国家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他写道：

”大多数工厂就像军事独裁政权。底层的人是二等兵，主管是中士，一直到上层。组织可以支配一切，从我们的服装和发型到我们在工作期间如何度过我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它可以强迫我们加班；如果我们有医疗投诉，它可以要求我们去看公司的医生；它可以禁止我们有自由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它可以压制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它可以使用身份证和武装保安警察，以及闭路电视来监视我们；它可以用”纪律性裁员”（正如通用公司所说）来惩罚持异议者，或者它可以解雇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迫接受其中的大部分，或者加入数百万的失业者行列……在几乎每一份工作中，我们只有辞职的”权利”。重大的决定是由高层做出的，我们被期望服从，无论我们是在象牙塔还是在矿井里工作。” [”为了我们工作地点的民主。社会自我管理的理由”， **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 霍华德-J-埃利希（编），第 193-4 页]。

因此，一贯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公司。不这样做就是支持统治-根据定义，无治主义者不能这样做。换句话说，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服从的命令、(工资) 奴役的合同、要求接受从属地位的协议，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们确实限制和约束了个人的自主权。” [罗伯特-格雷厄姆，”无治主义契约， **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 霍华德-J-埃利希（编辑），第 77 页] 因此，等级制度违背了驱动无治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否认了使我们成为人的原因，”剥夺了人格最完整的特征；它否认了个人不仅有**能力**处理他或她的个人生活的管理，而且有能力处理其最重要的背景：**社会背景**这一概念”。 [Murray Bookchin, *Op. Cit.*, p. 202]。

有些人认为，只要一个社团是自愿的，它是否有等级结构就无关紧要。无治主义者不同意。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在资本主义下，工人受经济需要的驱使，向拥有生活资料的人出售他们的劳动（以及自由）。这个过程通过创造”巨大的财富差距……[因为]工人……以不反映其真实价值的价格向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劳动”，再次强化了工人面临的经济条件。因此：

因此：” 例如，将雇佣合同的双方描述为自由和平等，就是忽视了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的议价能力。然后再把自然形成的从属和剥削关系描绘成自由的缩影，就是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嘲弄。[罗伯特-格雷厄姆，同上，第 70 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支持集体行动和组织：它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议价能力，使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自主权（见 J 节）。

其次，如果我们把关键因素看成是一个协会是否是自愿的，我们就不得不说，目前的国家制度必须被视为” 安那其”。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没有人强迫个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状态中。我们可以自由离开，去别的地方。通过忽视社团的等级性质，你最终会支持基于剥夺自由的组织（包括资本主义公司、武装部队，甚至国家），都是因为它们是” 自愿的”。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认为的，” 妖魔化国家专制主义，而忽视控制世界经济的大型公司中相同的、尽管是由合同规定的服从性安排，是最糟糕的拜物教。” [作为保守派的自由主义者，**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第 142 页]。安那其不仅仅是可以自由选择主人。

因此，反对等级制度是无治主义的一个关键立场，否则你只会成为一个” 自愿的弓箭手” -这很难说是无治主义。关于这一点，见 A.2.14 节（为什么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无治主义者认为，组织不需要等级制度，它们可以建立在直接管理自己事务的平等者之间的合作之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不采用等级结构（即把权力下放到少数人手中）。只有当一个协会由其成员自我管理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无治主义。

我们很抱歉重复这一点，但是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显然想占用” 无治主义” 的名称，因为它与自由有关，最近声称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资本主义和无治主义（如所谓的” 无治” 资本主义）。现在应该很清楚，由于资本主义是基于等级制度（更不用说国家主义和剥削），” 无治” 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关于这一点，详见 F 节）。

## A.2.9 无治主义者希望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无治主义者希望有一个基于自由联合的分散的社会。我们认为这种社会形式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上面概述的价值—自由、平等和团结的最佳形式。只有通过结构上和地域上合理地分散权力，才能促进和鼓励个人自由。将权力下放到少数人手中，显然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否定。无治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的事务管理权从人们手中夺走，而是把它交到别人手中，他们赞成把权力降到最低限度的组织，把权力放在基层，放在受任何决定影响的人的手中。

自由联合是无治主义社会的基石。个人必须能够自由地加入他们认为合适的组织，因为这是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基础。然而，任何这样的自由协议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分散的基础上；否则，它将是一个假象（如资本主义），因为只有平等才能为自由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因此，无治主义者支持基于“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集体（关于直接民主作为自由协议的政治对应物的理由，见 A.2.11 节—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支持直接民主？）

我们应该在此指出，无治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某种田园诗般的和谐状态，在其中每个人都同意。远非如此。正如 Luigi Galleani 所指出的，“分歧和摩擦将永远存在。事实上，它们是无限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一旦纯粹的动物竞争的血腥领域—争夺食物—被消除，分歧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而不会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造成丝毫威胁”。[*The End of Anarchism?*, 第 28 页] 无治主义旨在“唤起个人和团体的主动精神”。这些人将“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创造一种基于自由理解原则的运动和生活”，并认识到“多样性，甚至冲突，就是生命，而统一性就是死亡。” [彼得·克鲁泡特金, *Anarchism*, 第 143 页]。

因此，无治主义社会将以合作性冲突为基础，因为“冲突本身并不有害……分歧是存在的 [而且不应隐藏]……使分歧具有破坏性的不是冲突的事实本身，而是竞争的增加”。的确，“僵硬地要求达成一致意味着人们将有效地被阻止为团体的努力贡献他们的智慧”。[Alfie Kohn,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p. 15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拒绝在大群体中达成共识的决策（见 A.2.12 节）。

因此，在无治主义社会中，社团将由所有参与的群众大会管理，基于广泛的讨论、辩论和平等者之间的合作性冲突，纯粹的行政任务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处理。这些委员会将由授权的、可召回的和临时的代表组成，他们在选举他们的大会的监督下执行任务。因此，在一个无治主义社会中，“我们将自己照顾我们的事务，并决定如何处理它们。而当为了将我们的想法付诸行动，需要让某人负责某个项目时，我们会告诉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做 [它]，而不是其他……没有我们的决定，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因此，我们的代表，而不是我们赋予权

利命令我们的个人，将是人……[没有] 权力，只有执行每个人都想做的事的责任。” [Errico Malatesta, **Fra Contadini**, p. 34] 如果代表们的行为违背了他们的授权，或者试图将他们的影响或工作扩大到大会已经决定的范围之外（即如果他们开始做出政策决定），他们可以立即被召回，他们的决定被废除。通过这种方式，该组织仍然掌握在创建它的个人协会手中。

这种由基层团体成员的自我管理和召回权是任何无治主义组织的基本原则。国家主义或等级制度与无治主义社区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谁掌握了权力。例如，在议会制度中，人们把权力交给一群代表，让他们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做出决定。他们是否履行自己的承诺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在下次选举前无法召回他们。权力在顶层，底层的人被期望服从。同样，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权力掌握在少数未经选举产生的老板和经理的高层，而工人则被期望服从。

在一个无治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是相反的。在无治主义社区中，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经选举或未经选举）拥有权力。相反，决策是利用直接民主原则做出的，在需要时，社区可以选举或任命代表来执行这些决定。在政策制定（由每个受影响的人负责）和任何已通过的政策的管理（这是代表们的工作）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区分。

这些由自由协议建立的平等主义社区，也可以自由地联合起来组成协会。这样的自由联盟将自下而上地运行，决定权由元素大会向上延伸。联合会将以与集体相同的方式运作。将定期举行地方、国家和国际会议，讨论影响有关集体的所有重要问题和难题。此外，社会的基本指导原则和思想将被辩论，并作出政策决定，付诸实施，审查和协调。代表们只是” 把他们的任务带到相关的会议上，并试图协调他们的各种需求和愿望。审议工作将始终受到授权者的控制和批准”，因此” 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被遗忘的危险”。 [Malatesta, **Op. Cit.**, p. 36]。

如果需要，将成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和管理大会及其代表大会的决定，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受到来自下面的严格控制。参加这种机构的代表将有一个有限的任期，并且像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任务—他们不能代表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作出决定。此外，像大会代表一样，他们将受到他们最初产生的大会和代表大会的即时罢免。这样一来，用马拉特斯塔的话说，任何需要协调加入活动的委员会都将” 始终处于民众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表达” 人民大会上作出的决定”。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75 and p. 129]。

最重要的是，基层社区大会可以推翻会议达成的任何决定，并退出任何协会。代表在谈判中作出的任何妥协都必须回到大会上批准。如果没有批准，代表作出的任何妥协对将特定任务委托给特定个人或委员会的社区没有约束力。此外，他们可以召集联合会会议，讨论新的发展，并向行动委员会通报不断变化的愿望，指示他们如何处理任何发展和想法。

换句话说，无治主义组织或社会中所需要的任何代表都不是代表（就像他们在民主政府中那样）。克鲁泡特金明确指出了其中的区别：

” 如果想象一下一百或两百个男人 [和女人]，他们每天在工作中见面，有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们讨论了与他们有关的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并作出了决定，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真正的

授权与代表的问题。然后他们选择一个人，派他 [或她] 与其他同类代表达成协议……代表除了向其他代表解释导致他 [或她] 的同事得出结论的因素外，无权做更多的事情。他 [或她] 不能强加任何东西，他 [或她] 将寻求一种理解，并将返回一个简单的建议，他的授权者可以接受或拒绝。这就是真正的授权出现时的情况”。[**Words of a Rebel**, 第 132 页]

与代议制不同的是，权力没有被委托到少数人手中。相反，任何代表只是首先选举（或以其他方式选择）他们的协会的喉舌。所有的代表和行动委员会都将被授权，并被立即召回，以确保他们表达他们所来自的议会的愿望，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愿望。这样一来，政府就被 anarchy 所取代，一个由自由协会和社区组成的网络，在授权代表、即时罢免、自由协议和自下而上的自由联盟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合作。

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组织，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由联盟”将从基本的”协会（association）”和它们的联盟开始，”首先变成社区，然后社区的联盟变成地区，地区的联盟变成国家，国家的联盟变成国际兄弟会。”[迈克尔-巴枯宁，**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第 298 页] 这个无治主义社区网络将在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将会有”独立的公社，用于领土组织，以及工会联合会 [即工作场所协会]，用于根据男人 [和女人] 的不同职能进行组织……[以及] 自由联合体和社团……用于满足经济、卫生和教育等所有可能和可以想象的需求；用于相互保护，用于宣传思想，用于艺术和娱乐，等等。”[彼得-克鲁泡特金，**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第 79 页] 所有这些都将建立在自我管理、自由联合、自由联盟和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上。

通过这样的组织方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废除了等级制度，因为处于组织基础的人控制着，而不是他们的代表。只有这种形式的组织才能以无治状态（所有人的主动性和权力）取代政府（少数人的主动性和权力）。这种形式的组织将存在于所有需要团体工作和许多人协调的活动中。正如巴枯宁所说，这将是”将个人纳入他们能够理解和控制的结构”的手段。[Cornelius Castoriadis 引用，**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第 2 卷，第 97 页]。对于个人倡议，参与的个人将管理它们。

可以看出，无治主义者希望创建一个基于结构的社会，确保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够对他人行使权力。自由协议、联盟和罢免权、固定的任务和有限的任期是一些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权力被从政府手中移走，并被置于那些直接受决策影响的人手中。

关于无治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更全面的讨论见第一节。然而，无治主义并不是什么遥远的目标，而是当前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一个方面。手段和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行动产生了大规模的参与性组织，使人们准备好直接管理自己的个人和集体利益。这是因为无治主义者，正如我们在 1.2.3 节中讨论的那样，认为自由社会的框架是建立在被压迫者在此时此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创建的组织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集体斗争创造了无治主义所需的组织和个人态度。反对压迫的斗争是无治主义的学校。它不仅教我们如何成为无治主义者，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一个无治主义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它最初的组织框架可能是什么，以及管理

我们自己的活动的经验，这是这样一个社会运作所需要的。因此，无治主义者试图在我们当前的斗争中创造我们想要的那种世界，而不认为我们的思想只在”革命之后”适用。事实上，通过今天应用我们的原则，我们使安那其更加接近。

## A.2.10 废除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会达到什么效果？

一个基于自由主义组织的新社会的建立将对日常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权力获得将以我们现在只能猜测的方式改变社会。

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些组织形式是不切实际的，注定要失败。对于那些说这种邦联式的非权威组织会产生混乱和不团结的人，无治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的组织形式会产生冷漠而不是参与，无情而不是团结，统一而不是团结，有特权的精英而不是平等。更重要的是，这种组织破坏了个人的主动性，压制了独立行动和批判性思维。（关于等级制度的更多信息，见 B.1 节-“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

西班牙无治主义运动表明，自由主义组织可以发挥作用，并且是基于（和促进）自由的。英国独立工党秘书 Fenner Brockway 在 1936 年革命期间访问巴塞罗那时指出，”无治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团结是由于每个人都依靠自己 [原文如此] 的力量而不依赖领导……。组织要想成功，就必须与有自由思想的人相结合；不是大众，而是自由的个人” [由鲁道夫-洛克引用，*Anarcho-syndicalism*，第 67 页 f]。

正如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等级制、集中化的结构限制了自由。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规模、简单性和结构方面都很好：它只缺少一样东西-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中不再属于自己，他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命，根本没有人考虑到他。” [马丁-布伯引用，*Paths in Utopia*，第 33 页]。

在我们周围可以看到等级制度的影响。它不起作用。等级制度和权威无处不在，在工作场所，在家里，在街上。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说，”如果你在清醒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命令或拍马屁，如果你习惯于等级制度，你就会变得被动攻击、受虐狂、奴性和昏聩，你会把这种负担带到你生活平衡的各个方面”。[“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第 147-8 页]。

这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终结将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巨大转变。它将涉及创建以个人为中心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所有人都可以充分行使并发展他们的能力。通过参与影响他们、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的社区和社会的决策，他们可以确保其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

随着所有人自由参与社会生活，我们将很快看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结束。人们不是像资本主义下那样为了维持生计而存在，并被用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力，等级制度的结束将看



到（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所有人的福祉”，现在是”工人维护他（或她）对共同遗产的权利，并开始占有它的时候了”。[**The Conquest of Bread**, 第 35 页和第 44 页] 因为只有占有生活资料（工作场所、住房、土地等）才能保证”自由和正义，因为自由和正义不是被规定的，而是经济独立的结果。它们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能够在不依赖主人的情况下生活，并享受……他（或她）的劳作成果”。[李嘉图-弗洛雷斯-马贡, **Land and Liberty**, 第 62 页] 因此，自由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支持”使用权”。(详见 B.3 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财产的废除将使人民从无家可归和一无所有中解放出来”。[马克斯-巴金斯基, “Without Government”,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第 11 页]。因此，无治主义承诺”幸福的两个必要条件-自由和财富”。在安那其，”人类将生活在自由和舒适之中”。[本杰明-塔克, **Why I am an Anarchist**, 第 135 页和第 136 页]。

只有社会各个层面的自决和自由协议才能发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责任感、主动性、智力和团结。只有无治主义组织才能使存在于人类内部的大量人才得到接触和利用，通过丰富和发展个人的过程来丰富社会。只有让每个人都参与思考、计划、协调和执行影响他们的决定的过程，自由才能开花结果，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和保护。无治状态将释放被等级制度奴役的广大人民的创造力和才能。

安那其甚至会对那些被认为是从资本主义及其权威关系中获益的人有好处。无治主义者”坚持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被权威毁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剥削毁了。” [彼得-克鲁泡特金, **Act for Yourselves**, 第 83 页] 这是因为”在任何等级关系中，统治者和顺从者都要付出代价。为’命令的荣耀’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是沉重的。每个暴君都对自己的职责感到不满。他被贬为在等级制度的征途中拖着死沉的被征服者沉睡的创造潜力。” [为了我们自己, **The Right to Be Greedy**, 论文 95]。

## A.2.11 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赞成直接民主？

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在自由联合体内对政策决定进行直接民主投票是自由协议的政治对应物（这也被称为“自我管理”）。原因是，“许多形式的统治可以以‘自由的、非强制性的、契约性的方式进行……而认为仅仅反对政治控制本身就会导致压迫的结束是天真的……”。[John P. Clark, *Max Stirner's Egoism*, p. 93] 因此，我们在一个组织内建立的关系在决定其自由主义性质方面与它的自愿性质同样重要（更多讨论见 A.2.14 节）。

很明显，个人必须一起工作，才能过上充分的人类生活。因此，“必须与其他人类结合”，个人有三种选择。”他[或她]必须服从他人的意志（被奴役），或使他人服从他的意志（有权威），或为了所有人的最大利益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兄弟般的协议中（成为一个伙伴）。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必要性”。[埃里科-马拉特斯塔, *Life and Ideas*, 第 85 页]。

无治主义者显然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即联合，作为个人能够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一起工作，尊重彼此的独特性和自由的唯一手段。只有在直接民主中，个人才能表达自己，实践批判性思维和自我管理，从而充分发展他们的智力和道德能力。就增加个人的自由和他们的智力、伦理和社会能力而言，有时处于少数，总比一直受制于老板的意愿要好得多。那么，无治主义直接民主背后的理论是什么？

正如伯特兰-罗素所指出的，无治主义者“并不希望废除集体决定意义上的政府：他所希望废除的是一种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一个决定被强加给那些反对它的人。”[*Roads to Freedom*, 第 85 页] 无治主义者认为自我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旦个人加入一个社区或工作场所，他或她就成为该协会的“公民”（因为想用更好的词）。该协会是围绕其所有成员的集会组织的（在大型工作场所和城镇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功能分组，如一个特定的办公室或邻里）。在这个大会上，与其他人一起，他或她的政治义务的内容被定义。在协会内行动时，人们必须进行批判性判断和选择，即管理自己的活动。个人不是承诺服从（如在国家或资本主义公司这样的等级组织中），而是参与作出他们自己的集体决定，他们自己对伙伴们的承诺。这意味着政治义务不是对一个高于团体或社会的单独实体，如国家或公司，而是对一个人的“公民”同伴承担的。

尽管集合起来的人们集体制定了管理他们协会的规则，并且作为个人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但他们也高于这些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总是可以被修改或废止。相关的“公民”集体构成了一个政治“权威”，但由于这个“权威”是基于他们之间的横向关系，而不是他们与精

英之间的纵向关系，所以这个”权威”是非等级性的（”理性”或”自然”，见 B.1 节-”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 - 以了解更多这方面的情况)。因此，普鲁东：

”我们将用合同 [即自由协议] 代替法律。 - 不再有由多数人表决的法律，甚至也没有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城镇、每个产业联盟都制定自己的法律。”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第 245-6 页]

当然，这样的制度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参与每一个必要的决定，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虽然任何决定都可以提交给大会（如果大会这样决定，也许是在一些成员的推动下），但在实践中，某些活动（以及如此纯粹的功能决定）将由协会选出的行政机构处理。这是因为，引用一位西班牙无治主义活动家的话说，”一个集体本身不能写一封信，也不能把数字加起来，或做数百件只有个人才能做的杂事”。因此需要”组织管理”。假设一个协会是”在没有任何指导委员会或任何等级办公室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它”每周或更经常地举行一次大会，在大会上解决其进展所需的所有问题”，它仍然”提名一个具有严格行政职能的委员会”。然而，大会”为这个委员会规定了明确的行为路线，或者给它一个强制性的授权”，因此”将是完全无治主义的”。因为”由此可见，将这些任务授权给事先被指示如何进行的合格个人，….. 并不意味着放弃该集体自己的自由”。[Jose Lluanas Pujols, 由 Max Nettlau 引用,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第 187 页]。应该指出的是，这遵循了蒲鲁东的想法，即在工人协会中，”所有的职位都是选举产生的，而章程要经过成员的批准”。[Proudhon, Op. Cit., p. 222]。

取代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等级制度，自我管理（即直接民主）将是构成自由社会的自由加入的协会的指导原则。这将适用于无治主义社会运作所需的协会联盟。”何塞-卢纳斯-普霍尔斯 (Jose Lluanas Pujols) 正确地认为：”无治主义社会中提名的所有委员会或代表团，”必须随时由选举他们的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永久投票权来替换和罢免。”结合”强制性任务”和”纯粹的行政职能”，这”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僭越自己 [或自己] 的一丁点权力。” [由 Max Nettlau 引用, Op.Cit., 第 188-9 页] 同样，Pujols 跟随蒲鲁东，他在二十年前就要求”实施有约束力的授权”，以确保人民不会”宣称他们的主权”。[No Gods, No Masters, 第一卷, 第 63 页]

通过基于授权和选举的联邦制，无治主义者确保决策自下而上的流动。通过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通过自己照顾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排除了其他人对我们的统治。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我管理对于确保任何体面的人类生存所需的组织内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可以说，如果你是少数人，你就会被别人统治（”民主统治仍然是统治” [L. Susan Brown,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53]）。现在，我们所描述的直接民主的概念不一定与多数人统治的概念相联系。如果有人发现自己在某次投票中处于少数，他或她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同意，要么拒绝承认投票的约束力。剥夺少数人行使其判断和选择的机会是对其自主权的侵犯，是将其没有自由接受的义务强加于人。强制强加多数人的意愿与自我

承担义务的理想相悖，因此与直接民主和自由联合相悖。因此，在自由结社和自我承担的义务范围内的直接民主远不是对自由的否定，而是可以培育自由的唯一手段（“个人的自主权受到持有特定承诺的义务的限制。” [Malatesta, 由 Max Nettlau 引用, **Errico Malatesta: The Biography of an Anarchist**]）。毋庸置疑，少数人如果留在协会中，可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试图说服多数人相信自己的错误。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无治主义者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远非如此！民主参与的理由不是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而是不能相信任何少数人不会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全体的利益之上。历史证明了常识的预测，即任何拥有独裁权力的人（他们是国家元首、老板、丈夫等）都会利用他们的权力，以牺牲受其决定的人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致富并获得权力。

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多数人可能而且确实会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结社理论非常重视少数人的权利。这可以从我们的自我假设义务理论中看出，该理论以少数人抗议多数人决定的权利为基础，并将异议作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因此，Carole Pateman：

”如果多数人的行为是恶意的……[那么]少数人将不得不采取政治行动，包括酌情采取政治上的不服从行动，以捍卫他们的公民权和独立性，以及政治联合本身……政治上的不服从只是自我管理的民主所基于的积极公民权的一种可能表现……。承诺的社会实践涉及拒绝或改变承诺的权利；同样，如果不实际承认少数人拒绝或撤回同意的权利，或在必要时不服从，那么自我承担政治义务的实践就毫无意义。”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第 162 页]。

除了协会内部的关系，我们必须强调不同的协会是如何合作的。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协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会本身的轮廓相同。与其说是个人加入协会，不如说是协会加入联盟。邦联中各协会之间的联系具有与协会内部相同的横向和自愿性质，成员有相同的“发言权和退出权”，少数人也有相同的权利。这样一来，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协会的协会，一个社区的社区，一个公社的公社，其基础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参与和自我管理来实现个人自由。

A.2.9 节（无治主义者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概述了这种联盟的运作，并在第一节（无治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种直接民主制度很适合无治主义理论。当马拉泰斯塔认为“无治主义者否认大多数人有权管理整个人类社会”时，他代表了所有无治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多数人无权将自己强加给少数人 – 少数人可以随时离开社团，因此，用马拉泰斯塔的话说，不必“在他们还没有听到这些决定可能是什么之前就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第 100 页和第 101 页] 因此，自愿联合体内的直接民主并不创造“多数统治”，也不假定少数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多数人。实际上，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支持者认为，它符合马拉泰斯塔的论点：

”当然，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往往有必要让少数人来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当做某事有明显的需要或有用，而做这件事需要所有人的同意时，少数人应该感到有必要适应多数人的愿望……但一个群体的这种适应必须是对等的、自愿的，必须源于对需要和善意的认识，以防止社会事务的运行因顽固不化而瘫痪。它不能作为一项原则和法定准则强加于人……” [同上，第 100 页]

由于少数人有权脱离协会，并拥有广泛的行动、抗议和上诉的权利，多数人统治并不是作为一项原则强加于人。相反，它纯粹是一种决策工具，允许少数人的异议和意见得到表达（并采取行动），同时确保没有少数人将其意志强加给多数人。换言之，多数人的决定对少数人没有约束力。毕竟，正如马拉特斯塔所主张的那样：

”我们不能期望，甚至不能希望，一个坚信大多数人采取的路线会导致灾难的人，应该牺牲他 [或她] 自己的信念，被动地看着，甚至更糟糕的是，应该支持他 [或她] 认为错误的政策。”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132 页]

即使是个人无治主义者莱桑德-斯普纳也承认直接民主有其用途，他指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自愿协会都给予多数成员或低于全体成员的某些其他部分以权利，以使用某种有限的酌处权来完成所考虑的目的”。然而，只有陪审团的一致决定（它将”判断法律和法律的公正性”）才能确定个人权利，因为这个”法庭公平地代表了全体人民”，因为”协会不能以其法人身份合法地执行任何法律。他支持陪审团的原因是斯普纳承认”在实践中不可能”让协会的**所有成员达成一致**） [Trial by Jury, p. 130-1f, p. 134, p. 214, p. 152 and p. 132]。

因此，直接民主和个人/少数人的权利不一定发生冲突。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想象，直接民主将被用来在大多数协会内做出大多数决定（也许基本决定需要超级多数），再加上陪审团制度和少数人抗议/直接行动的某种组合，并在无治主义社会中评估/保护少数人的主张/权利。实际的自由形式只能通过直接参与的人的实践经验来创造。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无治主义者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都要赞成这种解决方案。例如，许多小协会可能赞成协商一致的决策（见下一节关于协商一致以及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认为它是直接民主的可行替代方案）。然而，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认为，自由协会中的直接民主是最好的（和最现实的）组织形式，符合无治主义的个人自由、尊严和平等原则。

## A.2.12 共识是直接民主的替代品吗？

少数无治主义者在自由协会中拒绝直接民主，他们一般支持在决策中达成共识。共识的基础是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同意一项决定，然后才能将其付诸行动。因此，有人认为，共识可以阻止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而且更符合无治主义原则。

共识虽然是决策中的”最佳”选择，但大家都同意，它也有问题。正如 Murray Bookchin 在描述他的共识经验时指出的那样，它可能具有专制的含义。

”为了……在一项决定上形成充分的共识，少数反对者往往被巧妙地敦促或在心理上被胁迫，拒绝对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投票，因为他们的反对意见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人的否决。这种做法在美国的共识过程中被称为”靠边站”，常常涉及到对异议者的恐吓，以至于他们完全退出了决策过程，而不是通过投票，即使是作为少数人，按照他们的观点投票，来体面地持续表达他们的异议。退出后，他们就不再是政治人物了-这样就可以做出’决定’……。只有在持反对意见的成员取消了自己作为过程参与者的资格之后，’共识’才最终实现。

”在更多的理论层面上，共识压制了所有对话中最重要的方面，即**异议**。正在进行的异议，即使在少数人暂时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后仍然存在的激情对话，……[可以]被沉闷的独白所取代……-以及共识的无争议和死气沉沉的语气。在多数人决策中，被击败的少数人可以下决心推翻他们被击败的决定-他们可以自由地公开和坚持不懈地阐述合理的、可能有说服力的分歧意见。共识则不尊重任何少数人，而是对他们进行缄默，以支持’共识’群体的形而上学的’一’”。[”Communalism: The Democratic Dimension of Anarchism”, **Democracy and Nature**, no. 8, p. 8]。

布克钦并不”否认共识可能是一小撮彼此完全熟悉的人的适当决策形式”。但他指出，在实践中，他自己的经验告诉他，”当较大的群体试图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时，通常会迫使他们在决策中达成最低的共同智力标准：一个有规模的人的集会所能达到的争议最小甚至最平庸的决定被采纳-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同意它，否则就退出对该问题的投票” [Op. Cit.,p.7]

因此，由于其潜在的专制性质，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同意共识是自由联合的政治方面。虽然试图达成共识是有利的，但这样做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大型团体中-不管它的其他负面作用。通常它贬低了一个自由社会或协会，因为它倾向于以社区的名义颠覆个性，以团结的名义颠覆异议。当个人的发展和自我表达被公众的不认可和压力中止时，真正的社区和团

结都不会得到促进。由于个人都是独特的，他们会有独特的观点，应该鼓励他们表达这些观点，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并因个人的行动和思想而变得丰富。

换句话说，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支持者强调”异议的**创造性作用**”，他们担心这种作用”往往会在共识所要求的灰色统一中消逝”。[同上，第 8 页]

我们必须强调，无治主义者并不赞成机械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只是把少数人的票投走，而不理会他们。远非如此！支持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者认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辩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和少数人尽可能地相互倾听和尊重，并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认为直接民主协会内的参与过程是创造共同利益的手段，是一个鼓励多样性、个人和少数人表达的过程，并通过确保在重要问题上进行讨论和辩论来减少多数人边缘化或压迫少数人的任何倾向。

## A.2.13 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

简短的回答是：都不是。这可以从自由主义者谴责巴枯宁等无治主义者是“集体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攻击巴枯宁和一般的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这一事实中看出。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治主义者拒绝这两种意识形态是无稽之谈。无论他们喜欢与否，非无治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是同一枚资本主义硬币的两面。这可以通过考虑现代资本主义而得到最好的证明，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倾向不断地相互作用，政治和经济结构往往从一极摇摆到另一极。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人类存在的片面性，和所有不平衡的表现一样，都有很大的缺陷。

对于无治主义者来说，个人应该为“团体”或“更大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想法是无稽之谈。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人们只考虑什么是对群体最好的，那么这个群体将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只有群体内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动力才会赋予它们生命。”群体”不能思考，只有个人可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实将专制主义的“集体主义”引向一种最特殊的“个人主义”，即“个人崇拜”和领袖崇拜。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这种集体主义将个人混入抽象的群体中，否认他们的个性，最终需要一个有足够个性的人来做决定—这个问题被领袖原则所“解决”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这种现象的绝佳例子。

因此，无治主义者认识到，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个人才有利益和感情。这意味着他们反对“集体主义”和对群体的颂扬。在无治主义理论中，团体的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和发展参与其中的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以自由主义方式构建的团体—只有自由主义的组织才允许团体中的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利益，并创造鼓励个性和个人自由的社会关系。因此，虽然社会和他们加入的团体塑造了个人，但个人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因此，马拉特斯塔：

”关于个人主动性和社会行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进步中各自的作用，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人类世界中的一切都由于个人主动性而得以维持和发展…真正的存在是人，是个人。社会或集体—以及声称代表它的**国家**或政府—如果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物，就必须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正是在每个人的机体中，所有的思想和人类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有它们的起源，当它们被许多人接受或成为接受的时候，它们从个人变成了集体思想和行动。因此，社会行动既不是对个人举措的否定，也不是对个人举措的补充，而是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举措、思想和



行动的结果……问题不在于真正改变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防止某些人压迫其他人的问题；是给予所有个人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行动手段的问题；是取代将主动权交给少数人的问题 [马拉特斯塔将其定义为政府/君主制的一个关键方面] 的问题，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其他人的压迫……” [Anarchy, pp. 38-38]

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得到了无治主义者的青睐。正如艾玛·戈德曼所指出的，”’崎岖不平的个人主义’……只是掩盖了压制和击败个人及其个性的企图。所谓的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统治] 阶级通过法律上的诡计、精神上的贬低和对奴性精神的系统灌输来剥削大众……这种腐败和倒行逆施的’个人主义’是对个性的束缚……[它]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最大的现代奴隶制，最粗暴的阶级区分把数百万人逼上了贫困线。’粗犷的个人主义 (rugged individualism)’ 意味着主人的所有’个人主义’，而人民则被编入奴隶种姓，为一小撮自我追求的’超人’ 服务。” [Red Emma Speaks, 第 112 页]

虽然群体不能思考，但个人不能独自生活或讨论。群体和协会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由于群体在本质上产生社会关系，它们有助于塑造个人。换句话说，以专制方式构建的群体会对其中的人的自由和个性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由于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抽象性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者没有看到以自由主义方式结构的群体与以专制方式结构的群体之间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群体”。由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观点，”个人主义者”最终讽刺地支持一些现存的最”集体主义”的机构—资本主义公司，而且，尽管他们经常谴责国家，但总是发现对国家的需要。这些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对不平等社会中个人契约的依赖，即抽象的个人主义。

相比之下，无治主义者强调**社会”个人主义”**（这个概念的另一个也许更好的术语可以是**”公有的个人性 (communal individuality)”**）。无治主义”坚持认为社会的重心是个人—他 [原文如此] 必须为自己思考，自由行动，充分生活……。如果他要自由和充分发展，他必须摆脱他人的干扰和压迫……。[这与……”粗犷的个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软弱的，而不是粗犷的。只要它的安全有一点危险，它就会跑到国家的掩护下，哀号着要求保护……他们的’粗犷的个人主义’只是统治阶级为掩盖肆无忌惮的商业和政治勒索而做出的众多伪装之一。” [Emma Goldman, *Op. Cit.*, pp.442-3]

无治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抽象**个人主义，其思想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受制于他人。这种理论忽视了自由存在和发展的社会背景。”马拉特斯塔认为，”我们想要的自由，”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来说，不是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弱者的压迫；而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可能的自由，它是自觉的利益共同体，自愿的团结”。[Anarchy, 第 43 页]

一个以抽象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会导致签约个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因此需要一个基于法律的权威在他们之上，并有组织的强制力来执行他们之间的契约。这一后果在资本主义中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是在关于国家如何发展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在这一理论

中，假设个人在相互隔离时是”自由的”，就像他们最初在”自然状态”中那样。一旦他们加入社会，他们就会创造一个”契约”和一个国家来管理它。然而，除了是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幻想（人类一直是社会动物），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国家对社会拥有广泛权力的一个理由；而这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理由，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还模仿了这个理论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内部，个人”自由”地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只要合同存在，业主就会统治工人。（详情见 A.2.14 和 B.4 节）。

因此，无治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它是”一种狭隘和自私的个人主义”，而且是”一种贬低个人的愚蠢的利己主义”，”根本就不是个人主义。它不会导致被确立为目标的东西；那就是个人性的完全广泛和最完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导致了”个体的贫困化”，而不是其发展。与此相反，无治主义者”通过最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性在涉及其原始需求和与他人的一般关系方面实现最大的个人发展的个性”。[**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第 295 页, 第 296 页和第 297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当我们与周围的人平等合作而不是作为主人和仆人时，我们的自由就得到了丰富。

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会导致对个人自由和团体自主性及动力的否定。此外，每一种都意味着另一种，集体主义会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会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以其对个人的隐性压制，最终使社区变得枯竭，因为群体只有通过组成它们的个人才能获得生命。个人主义以其对社区（即与你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明确压制，最终使个人陷入穷困，因为个人不会脱离社会而存在，只能在社会中存在。此外，个人主义最终否定了”少数人”对构成社会其他部分的个人的见解和能力，因此是自我否定的来源。这是个人主义的致命缺陷（和矛盾），即”在’美丽的贵族’压迫大众的状态下，个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他 [或她] 的发展将仍然是单向的”。[彼得-克鲁泡特金, **Anarchism**, 第 293 页]。

真正的自由和社群存在于他处。

## A.2.14 为什么仅仅是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自愿主义意味着，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由，结社应该是自愿的。无治主义者显然是自愿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在由自由协议创造的自由联合中，个人才能发展、成长和表达他们的自由。然而，很明显，在资本主义下，自愿主义本身并不足以实现自由的最大化。

自愿主义意味着承诺（即达成协议的自由），而承诺意味着个人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此外，它的前提是他们能够评估和改变他们的行动和关系。然而，资本主义下的合同与自愿主义的这些含义相矛盾。因为，尽管在技术上是“自愿的”（尽管正如我们在 B.4 节中所显示的，这并不是真正的情况），资本主义契约导致了对自由的否定。这是因为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涉及承诺服从以换取报酬。正如 Carole Pateman 所指出的，“承诺服从就是或多或少地否认或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他们行使这些能力 [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 的能力。承诺服从就是说明，在某些方面，做出承诺的人不再能自由地行使她的能力和决定她自己的行动，不再是平等的，而是从属的。”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第 19 页] 这导致服从者不再自己做决定。因此，在等级关系中，自愿主义的合理性（即个人有能力为自己思考，必须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个性并做出自己的决定）被违反了，因为一些人负责，许多人服从（也见 A.2.8 节）。因此，任何产生从属关系的自愿主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不完整的，并且违反了其自身的理由。

这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了生活而把他们的自由卖给老板。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下，你只有在你能选择服从谁的程度上才是自由的！然而，自由必须意味着比更换主人的权利更多。自愿的奴役仍然是奴役。因为，正如卢梭所说，如果主权”由于使其不可剥夺的同样原因，不能被代表”，它也不能被出售，也不能被雇佣合同暂时取消。卢梭有一个著名的论点：“英国人民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这是大错特错的；它只是在选举议会成员期间是自由的。他们一当选，奴隶制就笼罩了它，它就什么也不是了”。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第 266 页] 无治主义者对这种分析进行了扩展。套用卢梭的话说：

在资本主义下，工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她大错特错了；只有当她与老板签订合同时，她才是自由的。一旦签署了合同，奴役就笼罩了她，她只是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而已。

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其中的不公正，我们只需要引用卢梭的话：

”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在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财产之后，应该对那些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人强加法律，而且他只允许他们这样做，条件是他们接受他的最高权威，服从他的所有愿望；

这一点，我仍然可以想象……这种暴虐的行为难道不包含双重僭越：对土地所有权的僭越和对居民自由的僭越？” [同上，第 316 页]

因此，蒲鲁东说：“人可以通过财产轮流成为奴隶或专制者”。[**What is Property?**, 第 371 页] 难怪我们会发现巴枯宁拒绝”与另一个人在除了最平等和互惠之外的任何基础上签订任何合同”，因为这将”让渡他（或她）的自由”，因此将是一种”与另一个人的自愿奴役关系”。在自由社会（即无治主义社会）中订立这种契约的任何人都会”没有任何个人尊严感”。[**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第 68-9 页] 只有自我管理的社团才能在其成员之间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因此，无治主义者强调需要在自愿协会中实行直接民主，以确保”自由”的概念不会像资本主义下那样，是一种虚伪和统治的理由。只有自我管理的社团才能在其成员之间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主张”工人自己组成民主社会，所有成员享有平等条件，否则就会重新陷入封建主义”。[蒲鲁东，**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第 277 页] 出于类似的原因，无治主义者（蒲鲁东是个明显的例外）反对婚姻，因为它把妇女变成了”一个被捆绑的奴隶，她接受主人的名字、主人的面包、主人的命令，并为主人的激情服务……未经主人同意，她不能控制任何财产，甚至她的身体”。[Voltairine de Cleyre, ” Sex Slavery”,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94] 虽然由于女权主义的鼓动，婚姻在许多国家已经朝着平等自由结合的无治主义理想进行了改革，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像戈德曼和 de Cleyre 这样的无治主义者所确定和谴责的父权制原则之上（更多关于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的内容见 A.3.5 节）。

显然，自愿加入是捍卫个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它忽略了（或想当然地）达成协议的社会条件，而且，忽略了协议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对于**必须出卖**自己劳动的工人来说，保持**自由**是不可能的”。[克鲁泡特金，**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第 305 页]）。任何基于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都可能是基于武力、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自由。当然，这是以自由的定义为前提的，根据这个定义，个人可以行使自己的能力，决定自己的行动。因此，自愿主义不足以创造一个最大化自由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认为，自愿结社**必须**由这些协会**内**的自我管理（直接民主）来补充。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愿主义的假设意味着自我管理。或者，用蒲鲁东的话说，”正如个人主义是人类的原始事实一样，社团也是它的补充条款”。[**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第 430 页]。

首先回答第二个反对意见，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因此也是国家主义），拥有财产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来延续他们的权威。用阿尔伯特·帕森斯的话说，”财富就是权力，贫穷就是弱点”。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备受赞誉的”选择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变成了选择主人的自由（帕森斯打趣说，在奴隶制

下，主人”选择……自己的奴隶。在工资奴隶制度下，工资奴隶选择他的主人。”)。帕森斯强调说，在资本主义下，”那些被剥夺了自然权利的人必须雇佣、服务和服从压迫阶级，否则就得挨饿。没有其他选择。有些东西是无价的，其中主要是生命和自由。自由人 [或女性] 是不可以买卖或出租的。” [Anarchism, 第 99 页和第 98 页] 而我们为什么要原谅奴役或容忍那些希望限制他人自由的人？命令的”自由”就是奴役的自由，所以实际上是对自由的否定。

关于第一个反对意见，无治主义者认罪。我们是对把人降低到机器人的地位有偏见。我们对人的尊严和自由抱有偏见。事实上，我们对人性和个性是有偏见的。

(A.2.11 节讨论了为什么直接民主是自愿主义 (即自由协议) 的必要社会对应物。B.4 节讨论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建立在财产所有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平等的议价能力上)。

## A.2.15 那么”人性”如何？

无治主义者远远没有忽视”人性”，他们拥有唯一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反思的政治理论。在反对无治主义的争论中，”人性”常常被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抛出，因为它被认为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人的本性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如果所说的人性是指”人类的所作所为”，那么很明显，人性是矛盾的-爱与恨、同情与无情、和平与暴力等等，都被人们表达过，所以都是”人性”的产物。当然，被认为是”人性”的东西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几千年来，奴隶制被认为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是完全正常的，但几千年后，基督教会却谴责它是不自然的。战争只有在国家发展后才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因此，乔姆斯基说：

”个人当然有能力作恶……但个人也有能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人类本性有很多实现自身的方式，人类有很多能力和选择。哪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结构。如果有允许病态杀手自由行动的机构，他们就会管理这个地方。生存的唯一办法将会是让你的本性中的那些元素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的机构将贪婪作为人类的唯一财产，并鼓励纯粹的贪婪而牺牲人类的其他情感和承诺，我们就会有一个基于贪婪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一个不同的社会可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即人类的其它类型的情感和情绪例如，团结、支持、同情成为主导。然后你就会发现人性和个性展示出了它们的不同方面。” [Chronicles of Dissent, 第 158 页]。

因此，环境在定义什么是”人性”、它如何发展以及它的哪些方面被表现出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关于无治主义的最大神话之一就是我们认为人性本善（相反，我们认为人性本群）的想法。它如何发展和表达，取决于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创造什么样的社会。一个等级制社会会以某些（消极的）方式塑造人们，并产生与自由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人性”。因此，”当我们听到男人 [和女人] 说无治主义者把男人 [和女人] 想象得比实际情况好得多时，我们只是想知道聪明的人怎么能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我们不是一直在说，使男人 [和女人] 不那么贪婪和自负，同时不那么有野心和不那么奴性的唯一手段，就是消除那些有利于利己主义和贪婪、奴性和野心增长的条件吗？” [彼得-克鲁泡特金, Act for Yourselves, 第 83 页]。

因此，用”人性”作为反对无治主义的论据，只是肤浅的，而且，它最终是一种逃避。它是一个不思考的借口。”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说，”每个傻瓜，”从国王到警察，从头脑简单的牧师到毫无远见的科学爱好者，都自以为权威地谈论着人性。精神骗子越厉害，他对人性

的邪恶和弱点的坚持就越明确。然而，在每个人的灵魂都被关在监狱里，每颗心都被束缚、被损伤和被残害的今天，怎么能有人谈论它呢？”改变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是我们天性的产物，什么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为此，无治主义”代表着人类的思想从宗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人类的身体从财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政府的桎梏和约束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自由、扩展、机会，以及最重要的和平与安宁，才能让我们了解到人性的真正主导因素及其所有美妙的可能性”。[Red Emma Speaks, 第 73 页]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有无限的可塑性，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一块 *tabula rasa*（白板），等待着被”社会”（实际上是指管理它的人）形成。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认为的，”我不认为有可能在这个假设[人性不过是历史的产物]上对异化劳动的概念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为致力于某种社会变革而产生类似于道德上的理由，除非是基于对人性的假设，以及社会结构的修改将如何更好地符合作为我们基本性质一部分的一些基本需求。”[Language and Politics, 第 215 页] 我们不想进入关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先天”的人类特征的辩论。我们只想说，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思考和学习能力—我们觉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人类是善于交际的动物，需要别人的陪伴才能感到完整和繁荣。此外，他们有能力认识和反对不公正和压迫（巴枯宁正确地认为”思考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是”宝贵的能力”。[God and the State, 第 9 页])。

我们认为，这三个特点表明了无治主义社会的可行性。与生俱来的自我思考能力必然使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成为非法，而我们对社会关系的需要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困扰现代社会的深深的不快乐和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的集权和独裁主义正在否定我们内心的一些先天需求。事实上，如前所述，在人类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一直生活在无治的社区里，几乎没有等级制度。现代社会把这种人称为”野蛮人”或”原始人”，这纯粹是一种傲慢。那么，谁能说无治主义是否违背”人性”？无治主义者已经积累了很多证据，表明它可能不是。

至于无治主义者对”人性”的要求过高的指控，往往是非无治主义者对它的要求最大。因为”虽然我们的反对者似乎承认有一种地球上的社会中坚—统治者、雇主、领导者—他们很高兴地阻止那些坏人—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领导者—变得比他们更坏”，但我们无治主义者”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被权威所破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剥削所破坏”。因此，”有[一个]区别，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承认人性的不完美，我们对统治者没有例外。他们会这样做，尽管有时是不自觉的，而且因为我们不做这种例外，他们就说我们是梦想家”。[Peter Kropotkin, Op. Cit., p. 83] 如果人性是如此糟糕，那么给一些人以权力，希望这能带来正义和自由，就是无望的乌托邦。

此外，如前所述，无治主义者认为，等级制组织带来了人类本性中最坏的一面。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会受到如此产生的专制关系的负面影响。”巴枯宁认为：”特权和各种特权的特点是扼杀人的思想和心灵……这是一条不允许有例外的社会规律……这是平等和人性的规

律。” [God and the State, 第 31 页] 当特权者因权力而堕落时，无权者（一般来说）则在心灵和思想上变得奴性十足（幸运的是，人类的精神是这样的，无论压迫如何，总会有反抗者，因为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因此就有希望）。因此，对于无治主义者来说，听到非无治主义者以等级制度产生的（扭曲的）”人性”来为其辩护似乎很奇怪。

可悲的是，太多人正是这样做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随着”社会生物学”的兴起，一些人声称（几乎没有真正的证据），资本主义是我们”天性”的产物，由我们的基因决定。这些主张只是”人性”论点的一个新变种，毫不奇怪，它们被当权者抓住了。考虑到证据的匮乏，他们对这一”新”学说的支持必须纯粹是其对当权者有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有一个”客观”和”科学”的基础来合理化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是有用的（关于这一过程的讨论，见 Steven Rose, R.C. Lewontin 和 Leon J. Kamin 的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一丝真相。正如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指出的，”我们潜在行为的范围被我们的生物学所限制”，如果这就是社会生物学的意思，”通过基因控制，那么我们几乎没有异议。”然而，这并不是这个意思。相反，这是社会生物学主张的一种”生物决定论”的形式。说特定的人类特征有特定的基因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虽然”暴力、性别歧视和一般的恶劣行为是生物性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系列可能的行为的一个子集”，但”和平、平等和善良”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允许它们蓬勃发展的社会结构，我们可能会看到它们的影响力增加”。从社会生物学家自己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他们”承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常常把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例外’当作暂时的和不重要的异常情况来处理。”这令人惊讶，因为如果你相信”反复的、经常是种族灭绝的战争塑造了我们的遗传命运，那么非攻击性民族的存在就会令人尴尬”。[**Ever Since Darwin**, 第 252 页, 第 257 页和第 254 页]。

与之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社会生物学的做法是首先将当前社会的主导思想投射到自然界（往往是无意识的，所以科学家们错误地认为有关的思想既”正常”又”自然”）。布克钦将此称为”历史上的人类价值观的微妙投射”到自然界，而不是”科学的客观性”。然后，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自然理论又被转移回到社会和历史上，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原则（等级制度、权威、竞争等）是永恒的**法则**，然后将其作为维持现状的理由来加以呼吁”布克钦指出：”这种程序所达到的是，通过把对男人和女人的命令作为’自然秩序’的先天特征进行辩护，来加强人类的社会等级制度。人类的统治因此被转录到遗传密码中，成为生物学上不可改变的”。[**The Ecology of Freedom**, 第 95 页和第 92 页] 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所谓的聪明人认真对待这种诡计。

当自然界中的”等级制度”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并以此作为理由时，可以看出这一点。这种类比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们忘记了人类生活的制度性质。正如 Murray Bookchin 在他对社会生物学的批评中所指出的，”一个虚弱的、无力的、不安的和生病的



猿猴几乎不可能成为‘ 首领’，更不可能保持这种高度短暂的‘ 地位’。相比之下，在历史进程中，身体和精神上最病态的人类统治者行使的权力具有破坏性的效果”。这”表达了等级制度对人的权力，这在所谓的‘ 动物等级制度’中是完全相反的，在那里，没有制度恰恰是谈论‘ 阿尔法雄性’或‘ 蜂后’的唯一可理解的方式”。[”社会生物学或社会生态学”，**Which way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 第 58 页]。因此，使人类社会独特的东西被方便地忽略了，社会中真正的权力来源被隐藏在基因屏幕之下。

当然，与对”人性”（或更糟糕的社会生物学）的呼吁相关的那种辩解是自然的，因为每个统治阶级都需要证明他们的统治权。因此，他们支持那些以看似证明精英权力的方式定义后者的学说—无论是社会生物学、神权、原罪，等等。显然，这种学说一直是错误的…..当然，直到现在，因为很明显，我们目前的社会真正符合”人性”，而且已经被我们目前的科学神职人员科学地证明了！

这种说法的傲慢确实令人吃惊。历史并没有停止。一千年后，社会将完全不同于目前的情况，也不同于任何人所想象的情况。目前的政府都不会还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也不会存在。唯一可能保持不变的是，人们仍然会宣称他们的新社会是完全符合人性的”唯一真实系统”，尽管过去的所有系统都不符合人性。

当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不会想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从相同的事实中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更有道理。资本主义辩护人也没有想到，”客观”科学家的理论可能是在他们所处社会的主导思想背景下形成的。然而，对于无治主义者来说，在沙皇俄国工作的科学家们发展了一种基于物种内部合作的进化理论，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英国的同行们发展了一种基于物种内部和之间竞争的理论。当然，后者的理论反映了英国社会的主流政治和经济理论（特别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这纯属巧合。

例如，克鲁泡特金的经典作品 **Mutual Aid** 就是为了回应英国达尔文主义代表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明显不准确的描述而写的。克鲁泡特金在对当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主流俄国批评的基础上，表明（有大量的经验证据）群体或物种内的”互助”与这些群体或物种内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一样重要（详情和评价见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其 **Bully for Brontosaurus** 一书中的文章”克鲁泡特金并非疯子”）。他强调，这是进化中与竞争并存的一个”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因素对生存更为重要。因此，合作与竞争一样是”自然的”，所以证明”人性”并不是无治主义的障碍，因为物种成员之间的合作可能是对个人有利的最佳途径。

总结一下。无治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并不违背”人性”，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被认为是”人性”的东西是由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我们创造的关系决定的。这意味着等级制社会会鼓励某些个性特征占主导地位，而无治主义社会会鼓励其他个性特征。因此，无治主义者”与其说是依赖人性会改变的事实，不如说是依赖同一人性在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行为的理论”。其次，变化”似乎是存在的基本规律之一”，所以”谁能说人类 [原文如此] 已经达到了他的可能性的极限”。[乔治-巴雷特，**Objections to Anarchism**, 第 360-1 页和第 360 页]。

关于无治主义者对人性的想法的有益讨论，都驳斥了无治主义者认为人天生是好的想法，见 Peter Marshall 的”人性和无治主义” [David Goodway (编辑), **For Anarchism: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第 127-149 页] 和大卫-哈特利的”无治主义共同体和人性”。[**Anarchist Studies** 第 3 卷第 2 期, 1995 年秋, 第 145-164 页]。

## A.2.16 无治主义是否要求”完美”的人民来运作？

不是。无治主义不是一个乌托邦，一个”完美”的社会。它将是一个人类社会，具有与人类相关的所有问题、希望和恐惧。无治主义者并不认为人类需要”完美”才能使无治主义发挥作用。他们只需要是自由的。因此，克里斯蒂和梅尔策：

” [一个] 常见的谬论 [是] 革命社会主义 [即无治主义] 是对工人的’理想化’， [因此] 仅仅叙述他们现在的缺点就是对阶级斗争的驳斥…… 一个自由社会…… 没有道德或伦理上的完美就可以存在，这在道德上似乎不合理。但就推翻 [现有] 社会而言，我们可以忽略人们的缺点和偏见的事实，只要它们不成为制度化。我们可以毫不担心地看待这样一个事实…… 工人在获得”知识分子”的社会风度或摆脱当前社会从家庭纪律到仇外心理的所有偏见之前，可能早就实现了对其工作场所的控制。只要他们能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经营工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偏见在自由中枯萎，只有在社会气候对它们有利的时候才会盛行…… 我们要说的是…… 一旦生活可以在没有来自上面的强加的权威的情况下继续下去，而强加的权威在劳工退出它的服务后无法生存，专制主义的偏见将消失。除了自由的教育过程之外，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 第 36-7 页]

不过很明显，我们认为自由社会会培养出更符合自己 and 他人个性和需求的人，从而减少个人冲突。剩下的争端将通过合理的方法来解决，例如，使用陪审团、相互的第三方，或社区和工作场所的集会（见 I.5.8 节，讨论如何对反社会活动以及争端进行处理）。

如同”无治主义是反对人性”的论点（见 A.2.15 节），无治主义的反对者通常假设”完美”的人—当被置于权力地位时不会被权力腐蚀的人，奇怪的不受等级制度、特权等的扭曲影响的人。然而，无治主义者并没有对人类的完美性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认识到，把权力交到一个人或一个精英手中绝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并不完美。

应该指出的是，无治主义需要一个”新的”（完美的）男人或女人的想法经常被无治主义的反对者提出来，以诋毁它（而且，通常是为保留等级制度的权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辩护）。毕竟，人是不完美的，也不可能成为完美的。因此，他们抓住每一个政府倒台和由此产生的混乱的例子来否定无治主义，认为它是不现实的。媒体喜欢在”法律和秩序”受到破坏和发生抢劫的时候宣布一个国家陷入“安那其”。

无治主义者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原因，因为诋毁者犯了一个基本错误，那就是假设一个没有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这种说法的一个变种是，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存在的社会。（右翼的”无治主义”资本家提出了这种说法的变种，以诋毁真正的无治主义。然而，他们的”反对”否定了他们自己作为无治主义者的主张，因为他们隐含地假定了一个没有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不用说，一个由仍然认为需要权威、财产和国家主义的人组成的”无治主义”，很快又会变成专制主义（即非无治主义）。这是因为即使政府明天就消失了，同样的制度也会很快再次成长起来，因为”政府的力量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人民。一个伟大的暴君可能是一个傻瓜，而不是一个超人。他的力量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人民的迷信，他们认为服从他是对的。只要这种迷信存在，一些解放者砍掉暴政的头是没有用的；人民会创造出另一个暴政，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依赖自己以外的东西。” [乔治-巴雷特, **Objections to Anarchism**, 第 355 页]

因此，亚历山大-伯克曼：

”我们的社会机构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之上的；只要后者被普遍相信，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机构就是安全的。政府仍然强大，因为人们认为政治权威和法律强制力是必要的。只要这种经济制度被认为是充分和公正的，资本主义就会继续下去。支持邪恶和压迫性的当今条件的思想的削弱意味着政府和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 [What is Anarchism?, 第 xii 页]

换句话说，为了创建和生存，无治主义需要**无治主义者**。但这些无治主义者不一定是完美的，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命令-服从关系和资本主义产权是必要的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无治主义需要”完美”的人的想法中隐含的假设是，自由将被给予，而不是被剥夺；因此，明显的结论是，要求”完美”的人的无治主义将失败。但这个论点忽略了为了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自我活动 and 自我解放。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历史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 [彼得-克鲁泡特金, **Act for Yourselves**, 第 85 页] 思想通过斗争而改变，因此，在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我们不仅改变了世界，也同时改变了自己。因此，正是争取自由的斗争造就了能够为自己的生活、社区和地球承担责任的人。人们能够平等地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因此使安那其成为可能。

因此，当政府消失时，经常出现的混乱并不是安那其，事实上也不是反对无治主义的理由。它只是意味着创建无治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无治状态将是社会核心的集体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外部冲击的产物。我们应该注意到，无治主义者也不认为这样一个社会会”一夜之间”出现。相反，我们认为无治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它如何运作的来龙去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经验和客观情况不断发展，而不是立即出现一个完美的形式（见 H.2.5 节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讨论）。

因此，无治主义者不会得出结论说，”完美”的人是无治主义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为无治主义者”不是具有解放人类的神圣使命的解放者，但他是人类的一部分，正朝着自由的方向奋斗”。因此，”那么，如果通过某种外部手段，无治主义革命可以说是现成的，并被

推给人民，那么他们确实会拒绝它，并重建旧社会。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发展了他们的自由观念，他们自己摆脱了暴政的最后堡垒—政府，那么革命确实会永久地完成。” [George Barrett, Op. Cit., p. 355]

这并不是说，无治主义社会必须等到每个人都成为无治主义者。远非如此。例如，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突然看到他们的错误并自愿放弃他们的特权，这是很不可能的。面对大规模的、不断增长的无治主义运动，统治精英们总是利用镇压来捍卫其社会地位。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见 A.5.6 节）和意大利（见 A.5.5 节）的使用显示了资本主义阶级可以沉沦到何种程度。无治主义将在统治者少数人的反对下产生，因此，它需要捍卫自己，反对重建权威的企图（见 H.2.1 节，驳斥马克思主义声称无治主义者拒绝捍卫无治主义社会反对反革命的需要）。

相反，无治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活动的重点放在说服那些受压迫和剥削的人，使他们有能力抵制这两者，并且最终可以通过摧毁造成这两者的社会机构来结束这两者。正如马拉特斯塔所认为的，” 我们需要群众的支持，以建立一支有足够力量的部队，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来实现我们彻底改变社会有机体的具体任务，我们必须接近他们，接受他们的现状，并从他们的队伍中尽可能地寻求’ 推动’ 他们前进”。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55-6] 这将创造条件，使迅速向无治主义演变成为可能，因为最初被少数人接受的东西，” 但越来越多地找到大众的表达方式，将在人民群众中实现”， ” 少数人将成为人民，成为广大群众，而这个群众起来反对财产和国家，将向无治主义共产主义迈进”。 [克鲁泡特金, Words of a Rebel, 第 75 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非常重视传播我们的思想，为无治主义辩护。这就从那些质疑资本主义和国家的不公正的人中创造了有意识的无治主义者。

这个过程得到了等级制社会的性质和它在受制于它的人中自然形成的抵抗力的帮助。无治主义思想通过斗争自发发展。正如我们在第 I.2.3 节中所讨论的，无治主义组织往往是作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一部分而建立的，而压迫和剥削是每个等级制度的标志，并且有可能成为少数社会的框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创建自由主义机构都是一种可能性。一个民族的经历可能会把他们推向无治主义的结论，即意识到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少数富人和强者，并剥夺多数人的权力。虽然需要它来维持阶级和等级社会，但不需要它来组织社会，也不可能为所有人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来组织。这是有可能的。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有意识的无治主义者的存在，任何自由主义的倾向都有可能被寻求对大众的政治权力的政党或宗教团体所利用、滥用并最终摧毁（俄国革命是这个过程中最著名的例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组织起来影响斗争，传播我们的思想（详见 J.3 节）。因为只有当无治主义思想” 获得主导性的影响” 并” 被足够多的人口所接受” 时，我们才” 实现了无治状态，或向无治状态迈出了一步”。因为无治状态” 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而强加于人”。 [Malatesta, Op. Cit., p. 159 and p. 163]。

因此，总之，无治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完美，而是取决于大多数人是无治主义者，并希望以自由主义的方式重组社会。这不会消除个人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在一夜之

间创造出完全成型的无治主义人性，但它将为逐步消除在改变社会的斗争使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发生革命之后仍然存在的任何偏见和反社会行为打下基础。

## A.2.17 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大多数人不是太愚蠢了吗？

我们很抱歉要把这个问题列入无治主义的 FAQ，但我们知道，许多政治意识形态明确地假定普通人太愚蠢，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管理社会。资本主义政治议程的所有方面，从左到右，都有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无论是列宁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费边主义者还是客观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少数人有创造力和智慧，这些人应该管理其他人。通常，这种精英主义被关于“自由”、“民主”和其他陈词滥调的优美流畅的言辞所掩盖，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告诉人们他们想听的东西来钝化人们的批判性思维。

当然，那些相信“自然”精英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最高层，这一点也不奇怪。例如，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客观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二手货”大军中的一员（听到那些只是鸚鵡学舌的人如此否定其他人，总是很有趣！），或者在“真正”资本主义的未知“理想”中做一个厕所清洁工。每个阅读精英主义文本的人都会认为他或她是“少数人”的一部分。在一个精英主义社会中，认为精英是自然的，自己是一个潜在的成员！这是“自然”的。

对历史的考察表明，有一种基本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它是所有国家和统治阶级自青铜时代开始出现以来的基本合理化（“如果统治的遗产除了支持等级和阶级利益之外还有任何更广泛的目的，那就是试图将公共能力的信念从社会话语本身驱除”。[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第 206 页]）。这种意识形态只是改变了它的外衣，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它的基本内在内容。

例如，在黑暗时代，它被基督教染上了色彩，被适应了教会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牧师精英来说，最有用的“神圣启示”教条是“原罪”：即人类基本上是堕落和无能的生物，需要“来自上面的指示”，而牧师是普通人和“上帝”之间方便的必要调解人。普通人基本上是愚蠢的，因此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想法是这种教义的延续，是黑暗时代的遗物。

对于所有那些声称大多数人是“二手货”或不能发展出比“工会意识”更多的东西的人，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荒谬的说法，甚至经不起对历史，特别是劳工运动的肤浅观察。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的创造性力量往往是真正令人惊讶的，如果在“正常”社会中看不到这种智慧和力量灵感，这就是对等级制度和权威所产生的一致性的致命影响的最清楚的控诉。（更多关于等级制度的影响，见 B.1 节）。正如 Bob Black 所指出的：

”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如果你做枯燥、愚蠢、单调的工作，很可能你最终会变成枯燥、愚蠢、单调的人。与电视和教育等重要的白痴化机制相比，工作能更好地解释我们周围的爬行白痴化现象。那些一生都被束缚的人，从学校开始就被交给工作，开始时被家庭包围，最后被养老院包围，他们习惯于等级制度，在心理上被奴役。他们的自主能力是如此萎缩，以至于他们对自由的恐惧是他们少数有理性基础的恐惧症之一。他们在工作中接受的服从训练会延续到他们建立的家庭中，从而以更多的方式复制这个系统，并进入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领域。一旦你在工作中耗尽了人们的活力，他们很可能会在所有事情上服从于等级制度和专业知识。他们已经习惯于此”。[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 第 21-2 页]

当精英们试图构想解放时，他们只能想到解放是由善良的（对列宁主义者而言）或愚蠢的（对客观主义者而言）精英们给予被压迫者的。那么，它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自我解放才能产生一个自由的社会。权威的压迫和扭曲作用只有通过自我行动才能克服。这种自我解放的少数例子证明，大多数人，曾经被别人认为没有自由的能力，却能胜任这项任务。

那些宣称自己”高人一等”的人这样做，往往是担心一旦人们从权威的衰弱手中解放出来，意识到用马克斯-施蒂尔纳的话说，”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在跪着。让我们站起来”

正如艾玛-戈德曼在谈到妇女平等时所说：”妇女在各行各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使妇女低人一等的闲言碎语永远消失了。那些仍然坚持这种癖好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最讨厌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这是所有权威的特点，无论是主人对他的经济奴隶还是男人对女人。然而，在任何地方，妇女都在逃离她的牢笼，在任何地方，她都在自由地、大步地前进。[Vision on Fire, 第 256 页] 同样的评论适用于，例如，西班牙革命期间非常成功的工人自我管理的实验。

那么，当然，认为人们太愚蠢，无治主义不可能起作用的观点也会反作用于那些主张它的人。以那些用这个论点来主张民主政府而不是无治主义的人为例。正如路易吉-加莱尼所指出的，民主意味着”承认人民有权利和能力来选择他们的统治者”。然而，”谁有选择自己[或她]的统治者的政治能力，就意味着也有能力没有他们，特别是当经济敌意的原因被根除时”。[The End of Anarchism?, 第 37 页] 因此，支持民主反对无治主义的论点破坏了自己，因为”如果你认为这些有价值的选民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利益，他们怎么会知道如何为自己选择必须引导他们的牧人呢？他们又如何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的神秘力量的问题，从一大群傻瓜的选票中产生一个天才的选举？” [Malatesta, Anarchy, pp.53-4]

至于那些认为独裁是解决人类愚蠢的办法的人，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独裁者对这一明显的人类普遍特征免疫？而且，正如马拉特斯塔指出的，”谁是最好的？谁又能在他们身上认识到这些品质呢？” [同上, 第 53 页] 如果他们把自己强加给”愚蠢”的大众，为什么要假定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和压迫许多人呢？或者，就此而言，他们比大众更聪明？独裁和君主制政府的历史表明了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类似的论点也适用于其他非民主制度，例如那些基于有限选举权的制度。例如，洛克（即古典自由主义者或右翼自由主义者）关于基于



财产所有者统治的国家的理想，注定只是一个压迫大多数人以维持少数富人的权力和特权的政权而已。同样，近乎普遍的愚蠢的想法，以及资本家的精英（“客观主义”的愿景），意味着一个比文献中提出的完美制度更不理想的制度。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容忍那些把他们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的压迫性老板。因为如果你从根本上将人们视为“未开化的群落”，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认识到并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不可能两全其美，纯资本主义的“未知理想”将和“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一样肮脏、压迫和异化。

因此，无治主义者坚信，基于大众缺乏能力而反对无治主义的论点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不是公然的自我服务）。如果人们对无治主义来说太愚蠢，那么他们对你所关心的任何制度来说都太愚蠢。归根结底，无治主义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反映了等级社会产生的奴性心态，而不是对人类和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的真正分析。引用卢梭的话

”当我看到众多完全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蔑视欧洲人的奢侈，忍受饥饿、火焰、刀剑和死亡，只为维护他们的独立，我觉得奴隶不应该对自由进行推理。” [诺姆-乔姆斯基引用, *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第 780 页]。

## A.2.18 无治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吗？

不，这三个原因。

恐怖主义意味着要么针对，要么不担心杀害无辜的人。无治主义要存在，必须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创造。一个人不会通过炸毁他们来说服人们相信自己的想法。第二，无治主义是关于自我解放的。一个人不能炸毁一种社会关系。自由不能由少数精英代表大多数人破坏统治者的行动来创造。简单地说，”基于几个世纪历史的结构不能用几公斤的炸药来摧毁”。[克鲁泡特金，由 Martin A. Millar 引用，**Kropotkin**，第 174 页] 只要人们觉得需要统治者，等级制度就会存在（关于这一点，见 A.2.16 节）。正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自由不能被给予，只能被剥夺。最后，无治主义的目标是自由。因此，巴枯宁说：”当一个人为了人类的解放而进行革命时，他应该尊重男人 [和女人] 的生命和自由。” [引自 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 125]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手段决定目的，恐怖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侵犯了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不能用来建立无治主义社会。比方说，俄国革命的历史证实了克鲁泡特金的见解：”如果未来的革命只能靠恐怖来取得胜利，那就非常可悲了”。[由 Millar 引用，同上，第 175 页]

此外，无治主义者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导致某些人对他人拥有权力并滥用（即使用）这种权力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因此，无治主义革命是要破坏结构，而不是破坏人。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我们希望的不是杀死人，而是废除地位及其特权”，无治主义”并不意味着构成资产阶级的个人的死亡，而是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经济上不同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实体的死亡。” [The Basic Bakunin, 第 71 页和第 70 页] 换句话说，”你不能炸毁一种社会关系”（引用一本介绍无治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的小册子的标题）。

那么，无治主义是如何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呢？部分原因是国家和媒体坚持把不是无治主义者的恐怖分子称为无治主义者。例如，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经常被称为”无治主义者”，尽管他们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幸的是，抹黑是有效的。同样，正如艾玛-戈德曼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熟悉无治主义运动的人都知道，无治主义者不得不承受的大量 [暴力] 行为，要么源于资本主义报刊，要么是由警察煽动的，即使不是直接实施的”。[Red Emma Speaks, 第 262 页]

从目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一个例子。例如，在西雅图，媒体报道了抗议者（尤其是无治主义者）的”暴力”，但这不过是几扇破窗而已。警察对抗议者的实际暴力要大得多（顺便说一句，在打破一扇窗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却不被认为值得评论。后

来媒体对反全球化示威的报道也遵循了这一模式，将无治主义与暴力牢牢联系在一起，尽管抗议者在国家手中遭受了最大的暴力。正如无治主义活动家 Starhawk 所指出的，”如果打破窗户和在警察攻击时进行反击是’暴力’，那么给我一个新词，一个强大一千倍的词，在警察把不反抗的人打成昏迷时使用”。[*Staying on the Streets*, 第 130 页]。

同样，在 2001 年的热那亚抗议活动中，主流媒体把抗议者说成是暴力分子，尽管是国家杀死了其中的一个人，并使成千上万的人住院。媒体没有提到警察的挑衅者在制造暴力方面的存在。正如星鹰事后指出的，在热那亚，”我们遇到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包括造谣，使用渗透者和挑衅者，与公开的法西斯团体勾结……，故意将非暴力团体作为催泪瓦斯和殴打的目标，警察的普遍暴行，对囚犯的酷刑，对组织者的政治迫害……他们公开地做了所有这些，表明他们不担心反作用力，期待来自最高层的政治保护。” [Op. Cit., pp. 128-9] 毫不奇怪，媒体没有报道这一点。

在随后的抗议活动中，媒体沉溺于更多的反无治主义的炒作，编造故事，把无治主义者说成是充满仇恨的人，计划实施大规模暴力。例如，2004 年在爱尔兰，媒体报道说无治主义者计划在都柏林的欧盟相关庆祝活动中使用毒气。当然，这种计划的证据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发生这种行动。媒体所说的无治主义者正在组织的暴乱也没有发生。类似的错误信息过程伴随着伦敦的反资本主义”五一”示威和纽约的反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尽管在事件发生后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媒体总是刊登无治主义暴力的恐慌故事（甚至编造西雅图等地的事件，以证明他们的文章是正确的，并进一步妖魔化无治主义）。因此，无治主义等同于暴力的神话被延续了下来。毋庸讳言，那些大肆宣扬无治主义暴力威胁（不存在的）的报纸，对这些事件中发生的警察对示威者的实际暴力和镇压保持沉默。在他们的（没有证据的）厄运故事被后来的事件揭露为无稽之谈后，他们也没有发表道歉声明。

这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者没有实施过暴力行为。他们有（其他政治和宗教运动的成员也有）。将恐怖主义与无治主义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无治主义运动中的”用行动宣传”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 1880 年到 1900 年-的特点是少数无治主义者暗杀统治阶级的成员（皇室成员、政治家等等）。更糟糕的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成员经常光顾的剧院和商店成为目标。这些行为被称为”用行动进行宣传”。1881 年俄国民粹主义者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激发了无治主义者对这一策略的支持（这一事件促使约翰·莫斯特在 *Freiheit* 上发表了题为”终于！”的著名社论，庆祝弑君和暗杀暴君）。然而，无治主义者支持这一策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对针对工人阶级的镇压行为进行报复；其次，作为一种鼓励人们造反的手段，表明他们的压迫者可以被打败。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法国国家对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导致两万多人死亡后，用行动宣传在法国开始并不是巧合，在这次事件中，许多无治主义者被杀害。有趣的是，虽然无治主义者为报复公社而采取的暴力行动相对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但国家对公社成员的大规模屠杀却相对不为人知。同样，人们可能知道意大利无治主义者 Gaetano Bresci 在 1900 年暗杀了意大利

国王 Umberto，或者 Alexander Berkman 在 1892 年试图杀死卡内基钢铁公司经理 Henry Clay Frick。通常不为人知的是，翁贝托的军队曾向抗议的农民开火并将其杀害，或者弗里克的平克顿公司也曾在霍姆斯特德杀害了被锁的工人。

这种淡化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暴力的做法并不令人惊讶。”国家的行为就是暴力，” 马克斯-施蒂纳指出，” 它把自己的暴力称为’ 法律’；把个人的暴力称为’ 犯罪’。” [The Ego and Its Own, 第 197 页] 那么，无治主义者的暴力受到谴责，而引发它的镇压（往往是更严重的暴力）却被忽视和遗忘，就不足为奇了。无治主义者指出，指责无治主义者是” 暴力” 的说法是虚伪的，因为这种说法要么来自政府的支持者，要么来自实际的政府本身，政府” 通过暴力产生，通过暴力维持自己的权力，并不断使用暴力来压制叛乱和欺凌其他国家。” [Howard Zinn, The Zinn Reader, p. 652]。

通过考虑非无治主义者对国家暴力的反应，我们可以感受到围绕谴责无治主义暴力的虚伪性。例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许多资本主义报纸和个人庆祝法西斯主义以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比之下，无治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斗争，并试图暗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显然，支持凶残的独裁政权不是” 暴力” 和” 恐怖主义”，但抵制这种政权才是！同样，非无治主义者可以支持专制和独裁国家，支持战争，支持用暴力镇压罢工和骚乱（” 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不被视为” 暴力”。相反，无治主义者却被谴责为” 暴力” 和” 恐怖”，因为他们中的少数人试图报复这种压迫和国家/资本主义暴力的行为！这就是无治主义者。同样，如果有人谴责无治主义者的” 暴力”，例如在西雅图产生了一些破损的窗户，却支持警察在实施国家统治时的实际暴力，或者更糟糕的是，支持美国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这似乎是虚伪的高度。如果有人应该被认为是暴力，那就是国家及其行动的支持者，但人们没有看到明显的事实，” 对国家所谴责的暴力类型表示遗憾，并为国家所实施的暴力喝彩。” [克里斯蒂和梅尔策, 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 第 132 页]。

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并不支持这种策略。正如默里-布钦指出的那样，在那些进行” 行为宣传”（有时称为” attentats”）的人中，只有” 少数……是无治主义团体的成员。大多数人……是独行侠”。[The Spanish Anarchists, 第 102 页] 不用说，国家和媒体用同样的笔墨描绘所有的无治主义者。他们仍然这样做，通常是不准确的（比如把这种行为归咎于巴枯宁，尽管在无治主义圈子讨论这种策略或者把非无治主义团体称为无治主义者之前，他已经去世多年！）。

总而言之，无治主义的” 用行动宣传” 阶段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可以说是典型。他” 从不喜欢用行动宣传的口号，也没有用它来描述自己的革命行动思想”。然而，在 1879 年，当他仍然” 敦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时，他开始” 对 attentats 表示相当的同情和兴趣”（这些” 集体行动的形式” 被认为是在” 工会和社区层面” 采取行动）。1880 年，他” 变得不再专注于集体行动，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反抗行为的这种热情有所增加”。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克鲁泡特金很快就” 逐渐不

重视孤立的造反行为”，特别是一旦” 他看到在新的激进工会主义中发展集体行动的更多机会”。[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p.92, p.115, p.129, pp.129-30, p.205] 到 1880 年代末和 1890 年代初，他开始不赞成这种暴力行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更恶劣的行为（如针对国家对参与 1892 年赫雷斯起义的无治主义者的谋杀而进行的巴塞罗那剧院爆炸案和针对国家镇压而进行的埃米尔-亨利的咖啡馆爆炸案）的简单反感，另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到这是对无治主义事业的阻碍。

克鲁泡特金认识到，19 世纪 80 年代的” 一连串恐怖行为” 导致” 当局对运动采取镇压行动”，” 在他看来，这不符合无治主义的理想，对促进民众的反抗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此外，他” 对运动与群众的隔绝感到焦虑”，这种隔绝” 由于专注于增加而不是减少” 用行动宣传。他” 看到人民革命的最佳可能性是……在劳工运动中发展新的战斗性。从现在开始，他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革命的少数派在群众中工作以发展反抗精神的重要性”。然而，即使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当他对个人造反行为（如果不是用行动宣传的话）的支持度最高时，他也看到了集体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此，” 克鲁泡特金始终坚持劳工运动在革命前的斗争中的重要性”。[同上，第 205-6 页，第 208 页和第 280 页]

克鲁泡特金并不孤单。越来越多的无治主义者认为，” 用行动宣传” 给了国家一个钳制无治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借口。此外，它给了媒体（和无治主义的反对者）一个机会，将无治主义与无意识的暴力联系起来，从而使许多人与运动疏远。这种错误的联想一有机会就会被重新提起，而不顾事实（例如，尽管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完全拒绝” 用行动进行宣传”，他们也被媒体污蔑为” 暴力” 和” 恐怖分子”）。

此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 行动宣传” 背后的假设，即每个人都在等待机会进行反叛，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是他们所处制度的产物；因此他们接受了用来维持该制度的大多数神话。随着用行动宣传的失败，无治主义者转而回到大多数运动反正一直在做的事情：鼓励阶级斗争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从 1890 年后无治主义工会的兴起可以看出这种回归无治主义的根源（见 A.5.3 节）。这一立场自然而然地来自无治主义理论，与个人的暴力行为的想法不同：

” 为了实现革命，特别是无治主义革命 [，必须让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和力量；必须让他们准备好战斗，准备好把自己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群众中实现这种思想状态，必须是革命者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他们所有活动必须达到的目标……谁期望人类的解放不是来自所有进步的男人 [和女人] 坚持不懈的和谐合作，而是来自一些英雄主义行为的偶然或天意，谁就不会比期望它来自一个聪明的立法者或一个胜利的将军的干预的人更明智。我们的思想迫使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因为我们不相信有可能用武力强加于人，我们也不希望被命令……今天，这……是我们思想的逻辑结果，是我们对革命和社会重组的概念强加给我们的条件……[是] 生活在人民中间，通过积极参加他们的斗争和痛苦来赢得他们对我们思想的支持。

” [埃里克-马拉特斯塔, ” 当前的职责”, 第 181-3 页, **Anarchism**, 罗伯特-格雷厄姆 (编辑), 第 180-1 页]

尽管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在策略上不同意用行动宣传, 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是恐怖主义, 或排除在任何情况下的暗杀。在战争期间轰炸一个村庄, 因为里面**可能**有敌人, 这就是恐怖主义, 而暗杀一个杀人的独裁者或镇压性国家的首脑, 充其量是防御, 最糟糕的是报复。正如无治主义者长期以来所指出的, 如果恐怖主义是指” 杀害无辜的人”, 那么国家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 (同时也拥有地球上最大的炸弹和其他破坏性武器)。如果实施” 恐怖行为” 的人真的是无治主义者, 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伤害无辜的人, 而绝不会使用” 附带损害” 是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这种国家主义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 事迹宣传” 行为都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个人, 如总统和皇室成员, 并且是以前国家和资本主义暴力行动的结果。

所以” 恐怖” 行为是由无治主义者实施的。这是一个事实。然而, 这与无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毫无关系。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认为的, ” 不是无治主义本身, 而是对 11 名钢铁工人的残酷屠杀, [这] 是促使亚历山大-伯克曼采取行动的原因”。[同上, 第 268 页] 同样, **其他**政治和宗教团体的成员也实施了这种行为。正如伦敦的自由集团所认为的那样:

” 在街上的男人 [或女人] 似乎总是忘记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他辱骂无治主义者, 或碰巧是他**讨厌**的任何政党, 是刚刚犯下的一些暴行的起因。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 自古以来, 杀人暴行就是被激怒的、绝望的阶级和被激怒的、绝望的个人对他们的同胞 [和妇女] 的错误的回应, 他们认为这种错误是不可容忍的。这种行为是对暴力的激烈反击, 无论是侵略性的还是镇压性的……其原因不在于任何特殊的信念, 而在于……人性本身的深处。整个历史进程, 包括政治和社会, 都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艾玛-戈德曼引用, 同上, 第 259 页]

许多其他政治、社会和宗教团体和政党都曾使用过恐怖主义。例如, 基督徒、马克思主义者、印度教徒、民族主义者、共和党人、穆斯林、锡克教徒、法西斯分子、犹太人和爱国者都有过恐怖主义行为。这些运动或思想很少被贴上” 恐怖主义性质” 的标签, 或不断与暴力联系起来-这表明无治主义对现状的威胁。没有什么比恶意的和/或消息不灵通的人把那些相信和实践这种思想的人描绘成” 疯狂的投掷炸弹者”, 完全没有意见或理想, 只是疯狂地想破坏, 更有可能使一种思想失去信誉和被边缘化。

当然, 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等都反对恐怖主义, 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 而且会产生反作用。正如绝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一样,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然而, 就我们而言, 似乎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声明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反对。

因此, 总结一下-只有少数的恐怖分子曾经是无治主义者, 只有少数的无治主义者曾经是恐怖分子。整个无治主义运动一直认识到, 社会关系不可能被暗杀或轰炸而不复存在。与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暴力相比, 无治主义的暴力只是沧海一粟。不幸的是, 大多数人记住的是少数无治主义者实施暴力的行为, 而不是促使这些行为的国家和资本的暴力和镇压行为。

## A.2.19 无治主义者持有什么伦理观点？

（译者：英语的 ethic 和 moral 都能译为道德，而这两个词在使用上是有区别的，因此译者将 ethic 译为伦理而将 moral 译为道德。）

无治主义者对伦理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个人需要在自己的内心发展自己的伦理感。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同意马克斯-施蒂纳的观点，即个人必须将自己从现有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对这种道德提出质疑——“我决定这对我来说是否**正确**；在我之外没有正确”。[*The Ego and Its Own*, 第 189 页]。

然而，很少有无治主义者会像施蒂纳那样走得那么远，完全拒绝**任何**社会伦理的概念（说起来，施蒂纳确实重视一些普遍的概念，尽管它们是自我主义的概念）。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这种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几乎和道德绝对主义一样糟糕（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观点，认为除了适合个人之外，没有正确或错误，而道德绝对主义是那种认为什么是正确和错误与个人的想法无关的观点）。

人们经常声称，现代社会的解体是由于过度的”自我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这是不正确的。就道德相对主义而言，它比各种道德家和真正的信徒敦促社会的道德绝对主义前进了一步，因为它以个人理性的想法为基础，无论多么渺小。然而，由于它否认了伦理的存在（或可取性），它只是它所反对的东西的镜像。这两种选择都不能增强个人的能力，也不能使人得到解放。

因此，这两种态度对独裁者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无法对事物形成意见（并且会容忍任何事情）的民众，或者盲目地听从统治精英的命令的民众，对当权者来说都有很大的价值。大多数无治主义者都反对这两种做法，而赞成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的伦理学进化方法，以发展伦理学概念和人际共鸣，将这些概念概括为社会和个人的伦理态度。因此，无治主义的伦理学方法与道德相对主义中所隐含的批判性个人调查相同，但却将自己建立在对于对与错的共同感受上。正如蒲鲁东所主张的：

”所有的进步都是从废除某些东西开始的；每一项改革都建立在对某些弊端的谴责上；每一个新的想法都是建立在旧的想法被证明不充分的基础上。

大多数无治主义者的观点是，伦理标准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这导致他们拒绝”上帝的法律”、”自然法”等各种概念，而支持一种基于个人完全有权质疑和评估他们周围世界的伦理发展理论—事实上，他们需要这样做才能真正自由。你不能成为一

个无治主义者而盲目地接受**任何东西**! 迈克尔-巴枯宁 (Michael Bakunin), 无治主义思想家的创始人之一, 这样表达了这种激进的怀疑主义:

”没有任何理论, 没有任何现成的系统, 没有任何曾经写过的书可以拯救世界。我并不忠于任何体系。我是一个真正的探索者”。

任何不以个人质疑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只能是独裁的。埃里希-弗洛姆解释了原因:

”从形式上看, 专制伦理学否认人有能力知道什么是好的或坏的; 规范的制定者总是超越个人的权威。这样的体系不是基于理性和知识, 而是基于对权威的敬畏, 基于主体的软弱和依赖感; 将决策权交给权威的结果是后者的魔幻权力; 它的决定不能也不应该受到质疑。**从物质上说**, 或者说从内容上说, 权威主义伦理主要是以权威的利益而不是主体的利益来回答什么是好的或坏的问题; 它是剥削性的, 尽管主体可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利益, 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Man For Himself, 第 10 页]。

因此, 无治主义者在本质上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无治主义者在作出伦理判断时, 不依靠精神援助的神话, 而是依靠他们自己思想的优点。这是通过逻辑和理性来完成的, 是解决道德问题的一条更好的途径, 而不是像正统宗教那样过时的独裁体系, 当然也比道德相对主义的”没有错或对”要好。

那么, 伦理概念的来源是什么? 在克鲁泡特金看来, ”因此, 必须承认大自然是人类的**第一个伦理学老师**。人和所有社会动物与生俱来的社会本能, -这是所有伦理观念和所有后来的道德发展的起源”。 [Ethics, 第 45 页]

换句话说, 生活是无治主义伦理学的基础。这意味着, 从本质上讲 (根据无治主义者的观点), 个人的伦理观点来自三个基本来源:

1) 来自个人所处的社会。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 ”人的道德观念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生活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所采取的形式….. 这种 [社会生活] 反映在人的道德观念和特定时代的道德教义中。” [同上, 第 315 页] 换句话说, 就是生活和生命的经验。

2) 个人对其社会伦理规范的批判性评价, 如上所述。这是埃里希-弗洛姆论点的核心: ”人必须接受对自己的责任, 以及只有利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的事实….. **除了人通过展开自己的力量、通过富有成效地生活而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外, 没有任何生命的意义**”。 [Man for Himself, p. 45] 换句话说, 个人的思想和发展。

3) 移情的感觉-”道德情感的真正起源…..。 [是] 仅仅在同情心的感觉中”。 [”无治主义道德”, Anarchism, 第 94 页] 换句话说, 一个人感受和与他人分享经验和概念的能力。

这最后一个因素对于伦理感的发展非常重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 ”你的想象力越强大, 你就越能向自己描绘任何生命在遭受痛苦时的感受, 你的道德感就越强烈和细腻…..。你越是习惯于环境, 被你周围的人, 或者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的强度, 按照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的要求**行事**, 道德情感就越是在你心中增长, 越是成为惯常。” [同上, 第 95 页]



所以，无治主义（本质上）是基于”在类似情况下，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的伦理格言。在道德立场上，无治主义者既不是利己主义者，也不是利他主义者，他们只是人类。

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根源都在于同一个动机—”无论这两种行为在人性的结果上有多大差别，动机都是一样的。它是对快乐的追求”。[同上，第 85 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一个人的伦理感必须由自己来培养，需要作为社会团体的一部分，作为社区的一部分，充分发挥个人的精神能力。由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权威削弱了个人的想象力，减少了他们在等级制度的死气沉沉下行使理性的渠道，以及破坏了社区，难怪资本主义下的生活会出现明显的无视他人和缺乏伦理的行为。

与这些因素相结合的是社会中不平等所发挥的作用。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因为”正义意味着平等……只有那些视他人为与其平等的人才能遵守这样的规则规则：’不要将自己不愿意被他人施加的施加给别人’。农奴主和奴隶商显然不能承认……对农奴 [或奴隶] 的’类别要求’ [把人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因为他们不把他们看作是平等的。”因此，”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维持某种道德水平的最大障碍在于缺乏社会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正义感就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发展，因为**正义意味着对平等的承认**”。[彼得-克鲁泡特金，**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第 88 页和第 79 页]。

资本主义和任何社会一样，得到了它应有的伦理行为。

在一个在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游走的社会，难怪自我主义会与利己主义相混淆。通过剥夺个人发展自己的伦理观念的权力，转而鼓励对外部权威的盲目服从（一旦个人认为他们没有那个权威的权力，就会出现道德相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确保了个性和自我的贫困化。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那样：

”现代文化的失败不在于它的个人主义原则，不在于道德美德等同于追求自我利益的想法，而在于自我利益意义的退化；不在于人们**过于关注自我利益**，而在于他们对**真正自我的利益关注不够；不在于他们过于自私，而在于他们不爱自己**”。[**Man for Himself**，第 139 页]

因此，严格来说，无治主义是建立在一个自我主义的参照系之上的—伦理观念必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人（包括理性和感性，理性和同情）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东西的表达。这导致所有无治主义者拒绝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错误划分，并认识到许多人（例如，资本家）所谓的”自我主义”导致个人自我否定和个人自我利益的减少。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述的：

”在动物和人类社会演变的道德，如果不是为了反对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提示，并以利他主义的发展精神来培养人类，那么它所追求的是什么？”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表述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个人快乐的掺杂，就不可能有纯粹的利他主义，因此也就没有利己主义。因此，更正确的说法是，伦理学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习惯，削弱狭隘的个人习惯**。这些最后的习惯使个人通过对自己的重视而忽略了社会，因此它们甚至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即个

人的福利，而培养共同工作的习惯和一般的互助习惯则会在家庭和社会中产生一系列有益的后果。” [Ethics, 第 307-8 页]

因此，无治主义的基础是拒绝道德绝对主义（即”上帝的法律”、”自然法”、”人的本性”、”A 就是 A”）和道德相对主义容易导致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相反，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在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之外，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概念。

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性质。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说法，个人之间的互动确实发展成了一种社会格言，可以概括为”对社会有用吗？那么它就是好的。它是有害的吗？那就是坏的”。然而，人类认为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什么是有用的或有害的评估…会发生变化，但基础是不变的。” [“Anarchist Morality”, 同上, 第 91 页和第 92 页]。

这种基于批判精神的移情感是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应该是什么”可以被看作是客观”是什么”的真理或有效性的伦理标准。因此，无治主义者在认识到伦理学在自然界的根源的同时，认为伦理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类思想-由个人创造并由社会生活和社区概括的生活、思想和进化的产物。

那么，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什么是不合伦理的行为？基本上任何否认历史上最宝贵的成就的行为：个人的自由、独特性和尊严。

个人可以看到哪些行为是不合伦理的，因为由于移情作用，他们可以把自己放到那些遭受这种行为的人的位置上。限制个性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不合伦理的，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首先，保护和发展所有人的个性可以丰富每个人的生活，而且由于它产生的多样性，它给个人带来快乐。伦理学的这种自我主义基础加强了第二个（社会）理由，即个性对社会有益，因为它丰富了社区和社会生活，加强了它，使它能够成长和发展。正如巴枯宁不断论证的那样，进步的标志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或者用赫伯特-瑞德的话说，它”是由一个社会中的分化程度来衡量的。如果个人是企业集团中的一个单位，他（或她）的生活将是有限的、枯燥的和机械的。如果个人是他 [或她] 自己的一个单位，有独立行动的空间和潜力…他可以发展-在这个词的唯一真正意义上发展-在力量、活力和快乐的意识中发展”。[“The Philosophy of Anarchism,” **Anarchy and Order**, 第 37 页]。

这种对个性的捍卫是从自然界中学到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多样性就是力量，因此，生物多样性成为基本伦理洞察力的来源。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它提供了一个指南，”帮助我们区分我们的哪些行为是为自然进化的主旨服务的，哪些行为是阻碍它们的”。[穆雷-布克钦, **The Ecology of Freedom**, 第 442 页]。

所以，伦理观念”在于整个动物世界和公平观念中所固有的社会性感觉，它构成了人类理性的基本初级判断之一”。因此，无治主义者拥护”**双重趋势**”的永久存在-一方面是社会性

的更大发展，另一方面是随之而来的生活强度的增加，这导致了个人幸福的增加，以及身体、智力和道德的进步。” [克鲁泡特金, **Ethics**, 第 311-2 页和第 19-20 页]。

无治主义者对权威、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等的态度都来自于我们的伦理信仰，即个人的自由是首要关注的问题，以及我们与他人产生共鸣、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的基本平等和共同个性）。

因此，无治主义将个人对特定环境和行动的主观评价与基于移情边界和平等者之间的讨论对这些评价得出的客观人际结论结合起来。无治主义的基础是对伦理观念采取人文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随着社会和个人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一个**伦理的社会**是这样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将被尊重，甚至被促进，作为丰富经验和现象的统一性的元素….[不同的] 将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个别部分，因为它的复杂性而更加丰富。” [Murray Bookchin, **Post Scarcity Anarchism**, p. 82]。

## A.2.20 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是无神论者？

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是无神论者，这是一个事实。他们拒绝神的概念，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尤其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在世俗化的西欧国家，宗教已经失去了它曾经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这往往使无治主义的激进的无神论看起来很奇怪。然而，一旦理解了宗教的负面作用，自由主义无神论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明显。正是由于宗教及其机构的作用，无治主义者花了不少时间来驳斥宗教的想法以及宣传反对它。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无治主义者拥护无神论？最简单的答案是，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是无神论者，是因为它是无治主义思想的逻辑延伸。如果无治主义是对非法权威的拒绝，那么它就是所谓终极权威—上帝的拒绝。无治主义的基础是理性、逻辑和科学思维，而不是宗教思维。无治主义者往往是怀疑论者，而不是信仰者。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认为教会沉浸在虚伪之中，圣经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充满了矛盾、荒谬和恐怖。它对妇女的贬低和其性别歧视都是臭名昭著的。然而男人的待遇也好不了多少。圣经中没有一处承认人类拥有生命、自由、幸福、尊严、公平或自治的固有权利。在《圣经》中，人类是罪人、蠕虫和奴隶（比喻和字面意思，因为它纵容奴隶制）。上帝拥有所有的权利，人类则什么都不是。

考虑到宗教的性质，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巴枯宁说得最好：

“\*\* 上帝的观念意味着放弃人类的理性和正义；它是对人类自由的最决定性的否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然以人类的被奴役而结束。

” 那么，除非我们希望人类被奴役和堕落…… 否则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对神学的上帝或形而上学的上帝做出丝毫的让步。在这个神秘的字母表中，他-以 A 开头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以 Z 结尾；他-渴望崇拜上帝的人必须对此事不抱任何幼稚的幻想，而是勇敢地放弃他的自由和人性。

” 如果上帝在，人就是奴隶；现在，人可以而且必须是自由的；那么，上帝就不存在。  
” [God and the State, 第 25 页]

那么，对于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由于宗教的性质，无神论是必须的。巴枯宁认为，” 把人性中所有宏伟、公正、崇高和美丽的东西宣称为神圣的东西，” ” 就是默认人性本身无法创造它-也就是说，如果抛弃它自身，人性自有的本性是悲惨的、不公的、卑贱的和丑陋的。因此，我们回到了所有宗教的本质-换句话说，就是为了神性的更大荣耀而贬低人性”。因此，为了公正地对待我们的人性和它所具有的潜力，无治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摒弃神的有害神话

和它所带来的一切，因此，为了”人类的自由、尊严和繁荣，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从天堂收回它所窃取的东西，并将它们送回地球”。[同上，第 37 页和第 36 页]

除了理论上对人类及其自由的贬低，从无治主义的角度来看，宗教还有其他更实际的问题。首先，宗教一直是不平等和压迫的来源。例如，基督教（像伊斯兰教），只要它拥有任何政治或社会影响力，就一直是一种压迫的力量（相信你有一条直接通往上帝的路线是建立一个专制社会的可靠途径）。近两千年来，教会一直是社会压迫、种族灭绝的力量，是每个暴君的理由。只要有办法，它就会像任何君主或独裁者一样进行残酷的统治。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上帝是一切，现实世界和人是什么。上帝是真理、正义、善良、美丽、力量和生命，人是虚伪、不义、邪恶、丑陋、无能和死亡。上帝是主人，人是奴隶。他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正义、真理和永恒的生命，只有通过神圣的启示才能获得它们。但是，无论谁说启示，都是说启示者、弥赛亚、先知、祭司和由上帝亲自启发的立法者；这些人作为人类的神圣导师，由上帝亲自挑选，引导人类走上救赎之路，必然行使绝对的权力。所有的人都欠他们被动的和无限的服从；因为在神圣的理性面前，没有人类的理性，在上帝的正义面前，没有地面的正义。” [巴枯宁，同上，第 24 页]。

基督教只有在没有权力的时候才会变得宽容和爱好和平，即便如此，它继续扮演着为强权辩护的角色。当教会不是压迫的源头时，它在仍为压迫辩护并确保其继续存在，这是无治主义者反对教会的第二个原因。它通过认可世俗权威的统治和教导劳动人民与这些权威斗争是错误的，使工人阶级世代处于奴役之中。世俗的统治者从天主那里获得了合法性，无论是政治上的（声称统治者因上帝的旨意而掌权）还是经济上的（富人得到了上帝的赏赐）。圣经赞扬服从，将其提升为一种伟大的美德。最近的创新如新教的工作伦理同样促进了对劳动人民的奴役。

宗教被用来促进权贵的利益，这一点可以迅速地从大部分历史中看出。它通过极力主张被压迫者驯顺并等待他们在天堂的回报，从而使被压迫者习惯于恭顺地各安其位。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认为的，基督教（就像一般的宗教）”不包含任何对权力和财富的制度有危险的东西；它代表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放弃，代表着忏悔和后悔，在面对每一个 [in]dignity（反尊严、羞辱），每一个强加给人类的暴行时，它是绝对不起作用的”。[Red Emma Speaks, 第 234 页]

第三，宗教一直是社会中的一种保守力量。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并不将它自己置于对现实世界的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重复着从天上下传的、包含在几本圣书中的真理。因此，有神论是”猜测的理论”，而无神论是”证明的科学”。”一个悬挂在形而上的云端那边，而另一个扎根于土地中。如果人要真正得救，他必须拯救大地而非天堂”。那么，无神论”表达了人类思想的扩展和成长”，而有神论”是静态的和固定的”。这是”有神论的绝对主义，它对人类的有害影响，它对思想和行动的瘫痪作用，无神论正在用它的全部力量与之斗争。” [Emma Goldman, Op. Cit., p. 243, p. 245 and pp.]

正如《圣经》所言，”凭他们的果实，你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我们无治主义者同意，但与教会不同的是，我们也将这一真理应用于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体上是无神论者。我们认识到教会所扮演的破坏性角色，以及有组织的一神教，尤其是基督教，对人们的有害影响。正如戈德曼所总结的，宗教”是无知对理性的阴谋，是黑暗对光明的阴谋，是服从和奴役对独立和自由的阴谋；是否认力量和美，反对肯定生命的喜悦和荣耀的阴谋”。[同上，第 240 页]

因此，鉴于教会的成果，无治主义者认为，现在是拔掉它，种植新的树，即理性和自由之树的时候了。

也就是说，无治主义者并不否认宗教包含重要的伦理的思想或真理。此外，宗教可以成为强大和充满爱的社区和团体的基础。它们可以提供一个避难所，让人们远离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和压迫，并在一个一切都在出售的世界里提供行动指南。比如说，耶稣或佛陀的生活和教义的许多方面都是鼓舞人心和值得追随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宗教只是权贵的工具，它们早就被拒绝了。相反，它们具有双重性质，既包含过好生活必要的思想，也包含为权力辩护的内容。如果它们不是这样，受压迫者就不会相信，而强权者就会把它们当作危险的异端邪说来压制。

而且，事实上，镇压一直是任何宣扬激进信息的团体的命运。在中世纪，许多革命的基督教运动和教派被在主流教会坚定支持下的世俗权力所镇压。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天主教会支持佛朗哥的法西斯分子，谴责共和党的支持者杀害亲佛朗哥的牧师，而对佛朗哥杀害支持民选政府的巴斯克牧师保持沉默（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试图将死去的亲佛朗哥的牧师变成圣人，而亲共和党的牧师却未被提及）。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一开始是个保守派，但在看到政治和经济势力剥削人民的方式后，成为他们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他因此在 1980 年被右翼准军事人员暗杀，其他许多解放神学的支持者也遭遇了这种命运，解放神学是对福音书的一种激进解释，试图调和社会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社会思想。

无治主义者反对宗教的理由也不意味着宗教人士不参加改善社会的社会斗争。远非如此。宗教人士，包括教会等级制度的成员，在 19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墨西哥革命期间，萨帕塔的农民军队中的宗教信仰并没有阻止无治主义者参与其中（事实上，它已经受到无治主义激进分子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的思想的严重影响）。正是宗教的双重性质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民众运动和起义（尤其是农民的起义）都使用了宗教的修辞，寻求保持他们信仰的好的方面，与官方代表神圣化的世俗不公正作斗争。对无治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与不公正现象作斗争的意愿，而不是某人是否相信上帝。我们只是认为，宗教的社会作用是抑制反抗，而不是鼓励反抗。与主流或右派的牧师相比，激进的牧师人数很少，这说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应该强调的是，无治主义者虽然对教会和既定宗教的想法抱有极大的敌意，但并不反对人们独自或集体进行宗教信仰活动，只要这种活动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例如，要求以人作为牺牲品或奴隶制的邪教与无治主义思想是对立的，会遭到反对。但和平的信仰体系可以在无治主

义社会中和谐地存在。无治主义者的观点是，宗教是个人的事，高于一切-如果人们想相信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只要他们不把这些想法强加给别人，就与其他人无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讨论他们的想法，并试图说服他们的错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无神论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是某种强制性的东西。远非如此。正如我们在 A.3.7 节所讨论的，有些无治主义者确实相信上帝或某种形式的宗教。例如，托尔斯泰将自由主义思想与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相结合。他的思想和蒲鲁东的思想一起影响了天主教工人组织，该组织由无治主义者多萝西-戴和彼得-莫林于 1933 年创立，至今仍然活跃。活跃在当前反全球化运动中的无治主义活动家 Starhawk，作为一个主要的的异教徒也没有问题。然而，对于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他们的想法在逻辑上将他们引向无神论，因为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说，” 在其对神的否定中，同时也是对人的最有力的肯定，并通过人，对生命、目的和美进行永恒的追求”。[Red Emma Speaks, 第 248 页]

## **A.3 有哪些类型的无治主义?**



对任何对无治主义感兴趣的人来说，很快就会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无治主义形式。相反，存在着不同的无治主义思想流派，不同类型的无治主义，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彼此有许多分歧。这些类型通常以策略和/或目标来区分，后者（自由社会的愿景）是主要的划分。

这意味着无治主义者虽然都有几个关键的想法，但可以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合人类自由的经济安排，分成大的类别。然而，所有类型的无治主义者都有一个基本方法。引用鲁道夫-洛克尔的话：

”与社会主义创始人一样，无治主义者要求废除所有的经济垄断，共同拥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人都必须无差别地使用这些资料；因为个人和社会自由只有在人人享有平等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无治主义者代表的观点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必须同时是反对所有政治权力机构的战争，因为在历史上，经济剥削总是与政治和社会压迫携手并进的。人对人的剥削和对人的统治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互为对方的条件”。[Anarcho-Syndicalism, 第 62-3 页]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无治主义者出现了分歧。主要的分歧在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治主义者之间，尽管各自所希望的经济安排并不相互排斥。在这两者中，社会无治主义者（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无治主义-工团主义者等等）一直占绝大多数，而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主要限于美国。在本节中，我们指出无治主义运动中这些主要趋势之间的差异。很快就会明白，虽然社会无治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都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但他们对自由社会的性质（以及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同的看法。简而言之，社会无治主义者更倾向于社会问题的公共解决方案和良好社会的公共愿景（即一个保护和鼓励个人自由的社会）。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更喜欢个人的解决方案，对美好社会有更多的个人主义愿景。然而，我们决不能让这些差异掩盖这两个流派共同点，即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结束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

除了这一重大分歧外，无治主义者还在诸如工团主义、和平主义、”生活主义(lifestylism)”、动物权利和一大堆其他想法上有分歧，但这些虽然重要，也只是无治主义的不同方面。除了几个关键的想法之外，无治主义运动（就像生活本身）处于不断变化、讨论和思考的状态—这在一个高度重视自由的运动中是可以预期的。

关于不同类型的无治主义，最明显的一点是，”没有一个是某个伟大的思想家命名的；相反，它们总是以某种实践命名，或者最常见的是以组织原则命名……无治主义者喜欢通过他们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组织自己去道来区分自己。” [David Graeber,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p. 5] 这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没有对无治主义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远非如此，正如在 A.4 节中所看到的，有许多这样的人。无治主义者只是认识到，以一个人的名字来称呼你的理论是一种偶像崇拜。无治主义者知道，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只是人，因此会犯错误，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或者对某些问题有片面的理解（见 H.2 节关于这

方面的讨论)。此外，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化，显然，在比如说 1840 年代工业化的法国，一个合适的做法或方案在 21 世纪的法国可能会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世界在变化。

因此，可以预见，像无治主义这样的社会理论会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流派。正如我们在 A.5 节中指出的，无治主义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反对压迫的斗争。无治主义思想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因此，也反映了这些环境。最明显的是，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最初是在前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与社会无治主义有着不同的观点。随着美国的变化，从一个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无治主义也发生了变化：

”最初，美国的运动，即 1829 年随着约西亚·沃伦产生的本土运动，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研究经济的学生很容易理解这种发展的物质和历史原因。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主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它促使美国的劳动者 [和妇女] 抓住了团结的思想，其次是积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被逐出欧洲。” [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110]。

因此，与其说众多类型的无治主义是无治主义内部某种”不协调”的表现，不如说它只是显示了一个植根于现实生活而非早已死亡的思想家的书本的运动。它还显示了一种健康的认识，即人们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梦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噩梦，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斗争中可能需要不同的策略和组织。因此，虽然无治主义者对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在一般情况下会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创建有自己的偏好，但他们也意识到其他形式的无治主义和自由主义策略可能更适合于其他人和环境。然而，仅仅因为某人称自己或其理论为无治主义，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无治主义。任何真正类型的无治主义都必须分享运动的基本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

此外，批评者对无治主义”不连贯”的说法通常是夸大其词。毕竟，作为马克思和/或列宁的追随者，他们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者分裂成众多的政党、团体和教派。它也没有阻止它们之间的宗派冲突，这些冲突基于谁对圣书的解释是”正确”的，或者谁用”正确”的引文来支持调整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以适应一个与 1850 年代的欧洲或 1900 年代的俄罗斯大不相同的世界的尝试。至少无治主义者对他们的差异是诚实的！

最后，为了把我们的底牌摆在桌面上，本 FAQ 的作者坚定地把自己放在无治主义的”社会”部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与个人主义无治主义相关的许多重要思想，只是我们认为社会无治主义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它为个人自由创造了更坚实的基础，而且它更能反映我们希望生活的社会类型。

## A.3.1 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虽然两个阵营的人都有一种倾向，即声称另一阵营的建议会导致某种国家的建立，但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两者都是反国家、反权威和反资本主义的。主要的区别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此时此地的行动手段（以及无治主义的产生方式）。个人主义者一般喜欢教育和建立替代机构，如互助银行、工会、公社等。他们通常支持罢工和其他非暴力形式的社会抗议（如罢租、不交税等）。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将确保目前的社会逐渐脱离政府而发展为无治主义的社会。他们主要是进化论者，而不是革命论者，不喜欢社会无治主义者利用直接行动来创造革命的局面。他们认为革命是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的，因为它涉及到对资本主义财产的征用，因此是专制手段。相反，他们试图通过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经济体系（以互助银行和合作社为基础），将财产从社会中夺走的财富归还给社会。这样一来，普遍的”社会清算”将变得容易，无治主义将通过改革而不是征用来实现。

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认识到需要进行教育和创造替代方案（如自由主义工会），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本身就足够了。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一块一块地改革成无治状态，尽管他们没有忽视通过社会斗争进行改革的重要性，这些改革增加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也不认为革命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因为摧毁权威（无论是国家的还是资本家的）不是专制。因此，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阶级的征用和对国家的破坏，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自由主义行为，而不是威权主义行为，因为它是针对那些统治和剥削绝大多数人的人。简而言之，社会无治主义者通常是进化论者和革命者，试图加强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主义倾向，同时试图通过社会革命废除这一制度。然而，由于一些社会无治主义者也是纯粹的进化论者，这一区别并不是划分社会无治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最重要的区别。

第二个主要区别是关于所提出的无治主义经济的形式。个人主义者喜欢基于市场的分配制度，而社会无治主义者则喜欢基于需求的制度。两者都同意，目前的资本主义产权制度必须废除，使用权必须取代生活资料的产权（即废除租金、利息和利润-”高利贷”，用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对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的首选术语）。实际上，这两个流派都遵循蒲鲁东的经典作品 **What is Property?**，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占有必须取代财产（关于无治主义者对财产的观点的讨论，见 B.3 节）。因此，财产”将失去现在使其神圣化的某种属性。它的绝对所有权-’

使用或滥用的权利’-将被废除，而占有、使用将是唯一的所有权。我们将看到，如果没有地契，没有一个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地契的政府的支持，一个人要想’拥有’一百万英亩的土地是多么不可能。” [Lucy Parsons, **Freedom, Equality & Solidarity**, 第 33 页。

然而，在这个使用权框架内，无治主义的两个流派提出了不同的制度。社会无治主义者一般主张公共（或社会）所有权和使用权。这将涉及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社会所有权，个人拥有的东西仍然是你使用的，但不是用来创造它们的东西。因此，”你的手表是你自己的，但手表厂属于人民”。”实际使用，”伯克曼继续说，”将被认为是唯一的所有权-不是所有权而是占有。例如，煤矿工人的组织将负责煤矿，不是作为所有者，而是作为经营机构……集体占有，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合作管理，将取代为盈利而私下进行的个人所有权。” [What is Anarchism?, 第 217 页]

这个体系将建立在工人对其工作的自我管理和（对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分享劳动产品的基础上（即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系）。这是因为”在目前的工业状况下，当一切都相互依存时，当每个生产部门与所有其他部门结成一体时，试图为工业产品要求个人主义的起源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估计每个人在大家共同积累的财富中的份额”，而且，”劳动工具的共同占有必然带来对共同劳动成果的共同享受”。[克鲁泡特金, **The Conquest of Bread**, 第 45 页和第 46 页] 社会无治主义者的意思只是说，由所有人生产的社会产品将提供给所有人，每个为社会做出生产性贡献的人都可以拿走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如何快速达到这样的理想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在 1.2.2 节讨论）。一些社会无治主义者，例如互助主义者，反对这样的自由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制度，但是，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期待着货币的终结，因此也期待着买卖的终结。然而，所有的人都同意，无治主义将看到”资本主义和所有权的剥削到处被制止”，”工资制度被废除”，无论是通过”平等和公正的交换”（如蒲鲁东）还是通过自由分享（如克鲁泡特金）。[蒲鲁东,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第 281 页]。

相反，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像互助主义者）否认这种使用权制度应该包括工人的劳动产品。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提出的是一种更加基于市场的制度，而不是社会所有制，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将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与其他工人自由交换其劳动产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相反，通过国家的手段，资本家在市场上设置了羁绊，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力（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市场纪律，统治阶级的国家援助）。这些国家创造的垄断（货币、土地、关税和专利）和国家对资本主义产权的执行是经济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源。随着政府的废除，真正的自由竞争将产生，并确保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束（见本杰明-塔克的 **State Socialism and Anarchism** 一文中对这一论点的出色总结）。

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认为，生产资料（土地除外）是个人劳动的产物，因此他们接受人们应该能够出售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然而，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产权，而是赞成”占有和使用”制度。如果生产资料，比如说土地，没有被使用，它就会重新回到共

同的所有权中，供其他人使用。他们认为这种被称为互助主义的制度将导致工人控制生产，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和高利贷。这是因为，从逻辑上和实践上看，”占有和使用”的制度不能与雇佣劳动相提并论。如果一个工作场所需要一个团体来经营，那么它必须由使用它的团体来拥有。如果一个人声称拥有它，而事实上，它被不止一个人使用，那么，显然，”占有和使用”是被违反的。同样，如果一个老板雇用其他人来使用工作场所，那么老板就可以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这样就违反了劳动应该得到其全部产品的格言。因此，个人主义无治主义的原则指出了反资本主义的结论（见 G.3 节）。

这第二个区别是最重要的。个人主义者担心被迫加入一个社区，从而失去他或她的自由（包括与他人自由交换的自由）。马克斯施蒂纳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共产主义通过废除所有个人财产，只会使我更多地回到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即对普遍性或集体性的依赖….[这是]阻碍我自由行动的条件，是对我的一种主权权力。共产主义理所当然地反对我从个别业主那里体验到的压力；但更可怕的是，它把权力放在集体手中”。[**The Ego and Its Own**, 第 257 页] 蒲鲁东也反对共产主义，他说，在共产主义下，集体成为业主，所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所以也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见 **What is Property?** 中”共产主义和财产的特点”一节）。因此，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认为，社会所有权使个人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都使个人受制于社会或公社。他们担心，除了支配个人道德之外，社会化会有效地消除工人的控制权，因为”社会”会告诉工人生产什么并拿走他们的劳动成果。实际上，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或一般的社会所有制）将类似于资本主义，老板的剥削和权威被”社会”的剥削和权威所取代。

不用说，社会无治主义者不同意。他们认为，施蒂纳和蒲鲁东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是关于威权共产主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在 1848 年之前和 1848 年，[共产主义]的理论被提出来，其形式完全可以说明蒲鲁东对其对自由的影响的不信任。共产主义的旧思想是在长老或科学界人士指导牧师的严格统治下的修道院团体的思想。如果人类不得经历这样的共产主义，自由和个人能量的最后残余将被摧毁。[**Act for Yourselves**, 第 98 页] 克鲁泡特金始终认为，共产主义-无治主义是一种新的发展，鉴于它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70 年代，蒲鲁东和施蒂纳的言论不能被认为是针对它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熟悉它。

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公有制不是使个人受制于社区，而是通过废除财产所有者的权力（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为保护生活各方面的个人自由提供必要框架。此外，共产主义无治主义不是废除所有个人”财产”，而是承认个人财产和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发现克鲁泡特金反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形式，即”希望按照家庭的模式来管理社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从而被迫不断见到同样的’兄弟姐妹’….[这是]一个基本错误，把’大家庭’强加给所有人，而不是相反，试图保证每个人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和家庭生活。”[**Small Communal Experiments and Why They Fail**, pp. 8-9] 再次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共产主义-无治主义的目的是，把”收获的或制造的产品交给所有人处置，让每个人都有自由在自己家里随

意消费”。[**The Place of Anarchism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ist Thought**, 第 7 页]这就保证了个人品味和欲望的表达,从而保证了个性-在消费和生产方面,因为社会无治主义者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坚定支持者。

因此,对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个人主义无治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只对国家或威权共产主义有效,而忽视了共产主义无治主义的基本性质。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并没有用社区取代个人性,而是用社区来捍卫个人性。社会无治主义不是像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让”社会”控制个人,而是以重视个性和个人表达为基础:

”无治主义共产主义保持了所有征服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个人自由,而且还扩展了它,并给它一个坚实的基础-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就是虚幻的。它并不要求已经拒绝了上帝、普遍的暴君、国王和议会的个人,给自己一个比任何程序都更可怕的神-共同体之神,或者在它的祭坛上放弃他(或她)的独立、他(或她)的意志、他(或她)的品味,并重申他在被钉死的神面前正式发出的禁欲主义誓言。相反,它对他说:’只要个人不自由,社会就不自由!…’”[同上,第 14-15 页]

此外,社会无治主义者一直承认自愿集体化的必要性。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工作,这不被视为一个问题(见克鲁泡特金的 **The Conquest of Bread** 第 61 页和 **Act for Yourselves** 第 104-5 页以及马拉特斯塔的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第 99 页和第 103 页)。社会无治主义者强调,这与他们的原则或他们所期望的社会的共产主义性质没有任何矛盾,因为这种例外扎根于两者所基于的”使用权”制度(全面讨论见 I.6.2 节)。此外,对于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社团的存在完全是为了组成它的个人的利益;它是人们合作满足其共同需求的手段。因此,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强调自由协议作为无治主义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因此,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同意巴枯宁的观点:

”集体主义只能强加在奴隶身上,而这种集体主义将是对人性的否定。在自由社会中,集体主义只能通过环境的压力而产生,不是通过上面的强加,而是通过下面的自由自发运动而产生”。[**Bakunin on Anarchism**, 第 200 页]

如果个人主义者希望为自己工作并与其他人交换商品,社会无治主义者就不会反对。因此,我们评论说,这两种形式的无治主义并不相互排斥。社会无治主义者支持个人不加入公社的权利,而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则支持个人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集中他们的财产,包括共产主义协会的权利。然而,如果在自由的名义下,个人希望要求产权,以便剥削他人的劳动,社会无治主义者会迅速抵制这种以”自由”的名义重新建立国家主义的企图。无治主义者不尊重成为统治者的”自由”!用路易吉-加莱尼的话:

”那些在无治主义个人主义的舒适外衣下,欢迎统治的想法的人,其倾向也同样狡猾……但是,统治的传令兵以他们自我的名义,在他人的顺从、顺从或惰性的自我之上,妄想实践个人主义。”[**The End of Anarchism?**, 第 40 页]

此外，对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生产资料可以出售的想法意味着，在无治主义社会中可以重新引入私有财产。在自由市场上，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正如蒲鲁东所认为的，在竞争中，胜利归于最强者。当一个人的议价能力比另一个人弱的时候，任何”自由交换”都会使强者受益。因此，市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倾向于放大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而不是使它们平等。在资本主义下，这一点更为明显，因为那些只有劳动能力可供出售的人比拥有资本的人处于弱势地位，但个人主义无治主义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它的意愿，会从公平交换中演变回资本主义。如果”不成功”的竞争者被迫失业，他们可能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成功”的人，以便生存。这将创造出专制的社会关系和少数人通过”自由合同”对多数人的统治。执行这样的合同（以及其他类似的合同），很可能”开辟了……在‘保卫’国家的所有职能的主题下重建它的道路”。[彼得-克鲁泡特金，**Anarchism**，第 297 页]

本杰明-塔克是受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影响最大的无治主义者，他也面临着与所有抽象的个人主义流派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接受专制的社会关系作为”自由”的表现。这是由于财产与国家的相似性造成的。塔克认为，国家的标志有两点，一是侵略，二是”对某一特定地区和该地区内的一切承担权威，一般是为了更彻底地压迫其臣民和扩大其边界的双重目的而行使的。” [**Instead of a Book**，第 22 页] 然而，老板和地主也对某一特定区域（有关的财产）和其中的所有人（工人和租户）拥有权力。前者控制着后者的行动，就像国家统治公民或臣民一样。换句话说，个人所有权产生的社会关系与国家创造的社会关系相同，因为它来自同一来源（对特定区域和使用该区域的人的权力垄断）。

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对个人所有权的接受以及他们对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概念会导致通过创造本质上是专制/国家主义的社会关系来剥夺个人自由。马拉泰斯塔认为，”个人主义者最重视抽象的自由概念，而没有考虑到或停留在真正的、具体的自由是团结和自愿合作的结果这一事实上。”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第 16 页] 因此，例如，雇佣劳动将工人置于与老板相同的关系中，就像公民身份将公民置于国家中一样，即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同样，租户和地主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不能不产生国家的其他方面。正如 Albert Meltzer 所指出的，这只能产生国家主义的影响，因为”本杰明-塔克的学校—凭借他们的个人主义—接受了警察破坏罢工的需要，以保证雇主的’自由’。所有这一派的所谓个人主义者都接受……警察部队的必要性，从而接受政府，而无治主义的首要定义就是**没有政府**。” [**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第 8 页] 部分原因是社会无治主义者支持社会所有制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最佳手段。

接受个人所有权，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与蒲鲁东（塔克的许多经济思想的来源）一起接受需要合作社来经营需要一个以上的工人的工作场所来”解决”。这自然补充了他们对土地”

占有和使用”的支持，这将有效地废除地主。如果没有合作社，工人就会受到剥削，因为”谈论 [工人] 购买手工工具或可以移动的小型机械是很好的；但对于经营矿场或工厂所需的巨大机械呢？它需要许多人去工作。如果一个人拥有它，他难道不会让其他人为使用它而支付贡品吗？”这是因为”除非他的产品能比他所付出的更多，否则没有人愿意雇用别人为他工作，而在这种情况下，交换和再交换的必然过程是，这个人得到的东西少于总数。” [Voltairine de Cleyre, ” Why I am an Anarchist” , **Exquisite Rebel**, 第 61 页和第 60 页] 只有当使用资源的人拥有它时，个人所有权才不会导致等级权威或剥削（即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只有当一个行业被合作拥有时，工人才能确保他们在工作中管理自己，并在他们制造的商品被出售后能获得全部价值。

这个解决方案是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似乎确实接受的解决方案，也是唯一符合他们所有宣布的原则（以及无治主义）的解决方案。法国个人主义者 E.Armand 认为，他的无治主义流派与共产主义无治主义的关键区别在于，除了认为”消费品的所有权代表了 [工人] 人格的延伸”之外，还”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其产品的自由处置视为个人自主权的典型保证。我们的理解是，这种所有权归结为有机会（作为个人、夫妇、家庭团体等）配置必要的土地或生产机器，以满足社会单位的要求，只要所有者不把它转让给别人或在操作它时依赖别人的服务。”因此，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可以”抵御……他的一个邻居对任何人的剥削，而这个邻居会让他受雇于他并为他工作”，以及”贪婪，也就是个人、夫妇或家庭团体拥有超过其正常生活所严格要求的机会。” [“Mini-Manual of the Anarchist Individualist”, 第 145-9 页, **Anarchism**, 罗伯特-格雷厄姆 (编), 第 147 页和第 147-8 页]

美国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的思想在逻辑上也流向了同样的结论。”占有和使用”自动排除了雇佣劳动，因此排除了剥削和压迫。正如加里-克莱恩 (Wm. Gary Kline) 正确指出的那样，美国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期望建立一个主要由自营职业者组成的社会，其中任何一个人之间都没有明显的财富差距”。[**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第 104 页] 正是这种从他们的原则中顺理成章产生的对自营职业社会的设想，确保了他们的思想是真正的无治主义。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将确保消除利润、租金和利息，这使他们与社会无治主义者一起完全处于反资本主义阵营。

不用说，社会无治主义者不同意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认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市场也有不理想的特点，会破坏自由和平等。此外，工业的发展导致了进入市场的自然障碍，这不仅使得通过与资本主义竞争来废除资本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使得以新形式重新创造高利贷的可能性。再加上在现代经济中难以确定每个工人对产品的确切贡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解决办法是确保社区对经济的所有权和管理。正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种认识，使社会无治主义者拒绝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而赞成通过自由联合和合作的大规模劳动，而不仅仅是在工作场所，使生产公共化，并因此分散化。



关于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的思想以及社会无治主义者为什么拒绝这些思想的更多讨论, 见 G 节-” 个人主义无治主义是资本主义吗? ”

## A.3.2 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吗？

是的，社会无治主义有四个主要趋势-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差异不大，只是涉及策略的不同。确实存在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互助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之间的区别。互助主义基于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工人合作社通过社区银行系统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这种互助银行网络将”由整个社区组成，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没有]利息….[没有]贷款，但要足以支付风险和费用。”这样的制度将结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为通过”在交换和信贷中引入互助主义，我们将它引入所有地方，劳动将呈现出一个新的方面，并变得真正民主。” [查尔斯-A-丹纳，\*\*Proudhon and his \* “Bank of the People” \*\*\*，第 44-45 页和第 45 页]

社会无治主义版本的互助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形式不同，它让互助银行为当地社区（或公社）所有，而不是独立的合作社。这将确保它们向合作社而不是向资本主义企业提供投资资金。另一个区别是，一些社会无治主义互助主义者支持建立蒲鲁东所说的”**农业工业联合会**”，以补充自由主义社区（蒲鲁东称之为公社）的联合会。这是一个”联合会….[旨在为商业和工业提供互惠的保障]，以及诸如公路、铁路等大规模的发展。”具体的联邦安排的目的是保护联邦各州的公民 [原文如此！] 免受其内部和外部的资本主义和金融封建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政治权利需要得到经济权利的支持”。因此，农工联盟需要确保社会的无治主义性质不受市场交换（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不稳定影响。这样一个系统将是团结的实际例子，因为”工业是姐妹；它们是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一个人不能没有其他人分享它的痛苦。因此，它们应该联合起来，不是为了被吸收和混淆在一起，而是为了相互保证共同繁荣的条件….[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会减损它们的自由；它只会使它们的自由更有保障和力量。]” [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第 70 页, 第 67 页和第 72 页]

其他形式的社会无治主义并不赞同互助主义者对市场的支持，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相反，他们认为，自由的最佳方式是生产公有化，在合作社之间自由分享信息和产品。换句话说，其他形式的社会无治主义是基于生产者协会和公社的联合会的共同（或社会）所有权，而不是互助主义的个人合作社系统。用巴枯宁的话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从下往上进行，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合会进行，首先是他们的工会，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家，最后是国际的和普遍的大联合会”，”土地、劳动工具和所有其他资本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只由工人使用，换句话说，由农业和工业协会使用。”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6 and p. 174] 只有把合作原则扩展到个人工作场所之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

护个人自由（见 I.1.3 节，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反对市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蒲鲁东有一些共同点，可以看出。工业联盟将” 保证相互使用生产工具，这些工具是每个团体的财产，并将通过互惠的合同成为整个…联盟的集体财产。通过这种方式，各团体的联合会将能够…调节生产速度，以满足社会的波动需求”。[James Guillaume,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6]

这些无治主义者与互助主义者一样，支持工人在合作社内对生产进行自我管理，但认为这些协会的联合会是表达互助的焦点，而不是市场。工作场所的自治和自我管理将是任何联合会的基础，因为” 各个工厂的工人丝毫无意将他们来之不易的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权交给一个自称‘公司’的高级权力。” [Guillaume, *Op. Cit.*, p. 364] 除了这种全行业的联合会之外，还将有跨行业 and 社区的联合会，以照顾那些不属于任何特定行业联合会的专属管辖或能力范围的任务，或具有社会性质的任务。同样，这与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思想有相似之处。

社会无治主义者都坚定地致力于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不包括那些纯粹由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并拒绝个人主义的想法，即这些资料可以被使用它们的人” 卖掉”。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就能在自由社会中重新获得立足点。此外，其他社会无治主义者不同意互助主义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引入互助银行而被改革成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被自由社会取代。

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革命后的” 钱” 的问题。无治主义共产主义者认为废除货币是必要的，而无治主义集体主义者认为结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关键。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集体主义无治主义” 表达了这样一种状态：所有生产必需品都由劳动集团和自由公社共同拥有，而劳动的报偿方式 [即分配]，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其他方式，都将由每个集团自己解决。” [Anarchism, 第 295 页] 因此，虽然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都通过生产者协会来组织共同的生产，但它们在如何分配所生产的商品方面有所不同。共产主义以所有人的自由消费为基础，而集体主义则更倾向于根据贡献的劳动来分配商品。然而，大多数无治-集体主义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区意识的增强，金钱将消失。两人都同意，最终，社会将按照共产主义格言所建议的路线运行：”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只是在这一过程的速度上有分歧（见 I.2.2 节）。

对于无治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在革命之后，” 共产主义-至少是部分的-比集体主义更有机会建立”。[同上，第 298 页] 他们认为，走向共产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集体主义” 从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开始，并通过倒退到按劳取酬的制度立即扭转自身，这意味着重新引入不平等。” [亚历山大-伯克曼, *What is Anarchism?*, 第 230 页] 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越快，新的不平等现象发展的机会就越少。不用说，这些立场没有什么不同，在实践中，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引入无治主义的人的政治意识水平将决定在每个领域适用哪种制度。

工团主义是社会无治主义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无治主义-工团主义者，像其他工团主义者一样，希望在不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工业工会运动。因此，他们主张分散的、联合的

工会，利用直接行动在资本主义下获得改革，直到他们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无治主义-工团主义可以被视为集体主义-无治主义的新版本，它也强调无治主义者在劳工运动中工作的重要性，并创建预示着未来自由社会的工会。

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下，无治主义者也寻求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自由协会”。他们认为，这些协会将作为“无治主义的实践学校”，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巴枯宁的言论，即工人组织必须在革命前的时期创造“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事实”。

无治主义者和所有社会无治主义者一样，”深信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能靠政府的法令和法规来创造，而只能靠工人在每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中手脑并用的团结协作；也就是说，通过生产者自己在这种形式下接管所有工厂的管理，使独立的集团、工厂和工业部门成为一般经济机体的独立成员，在自由相互协议的基础上为了社会的利益系统地进行生产和产品分配。” [鲁道夫-洛克尔, **Anarcho-syndicalism**, 第 55 页]。

同样，像所有的社会无治主义者一样，无治主义者把工会中隐含的集体斗争和组织视为无治主义的学校。正如尤金-瓦林（活跃在第一国际的无治主义者，在巴黎公社结束时被谋杀）所说，工会有“巨大的优势，使人们习惯于集体生活，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做准备。他们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相互相处和相互理解，而且还能组织起来，进行讨论，并从集体的角度进行推理”。此外，除了在此时此地减轻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工会还“构成了未来社会大厦的自然要素；正是他们可以轻易地转变为生产者协会；正是他们可以使社会成分和生产组织发挥作用”。 [朱利安-P-W-阿切尔引用,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France, 1864-1872**, 第 196 页]

集体主义者和其他革命的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很小，纯粹是围绕着无治主义-集体主义工会的问题。集体主义无治主义者同意，建立自由主义工会很重要，为了确保“发展和组织... 劳动群众的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政治）力量”，在劳工运动中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Bakunin,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7] 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通常也承认在劳工运动中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一般认为工团主义的组织将由工人在斗争中创建，因此认为鼓励“**反抗精神**”比创建工团主义工会并希望工人加入工会更重要（当然，无治主义者支持这种自主斗争和组织，所以差别不大）。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也不那么强调工作场所，认为工作场所内的斗争与工作场所外的其他反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斗争同等重要（不过，大多数无治主义-联合主义者会同意这一点，这往往只是一个重点问题）。少数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拒绝劳工运动，认为其本质上是无可救药的改革主义，因此拒绝在其中工作，但这只是少数。

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治主义者都承认无治主义者有必要在纯粹的无治主义组织中联合起来。他们认为，无治主义者作为无治主义者一起工作，澄清并向他人传播他们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工团主义者常常否认无治主义团体和联合会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工业和社区工会本身就足够了。工团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可以融合为一体，但其他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同意。非工团主义者指出工会的改良主义性质，并敦促为了保持工团主义工会的革命

性，无治主义者必须作为无治主义团体或联盟的一部分在工会中工作。大多数非工团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和工会主义的融合是潜在**混乱**的根源，会导致这两个运动不能正确地各自的工作。关于无治主义-工团主义的更多细节，见 J.3.8 节（以及 J.3.9 节，关于为什么许多无治主义者拒绝它的各个方面）。应该强调的是，非工团主义的无治主义者并不拒绝工人进行集体斗争和组织的需要（见 H.2.8 节关于这一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神话）。

实际上，很少有无治工团主义者完全拒绝无治主义联盟的需要，而很少有无治主义者是完全的反工团主义者。例如，巴枯宁同时启发了无治共产主义和无治工团主义思想，克鲁泡特金、马拉特斯塔、伯克曼和戈德曼等无治共产主义者都同情无治工团主义运动和思想。

要进一步阅读各种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我们推荐以下内容：互助主义通常与蒲鲁东的作品有关，集体主义与巴枯宁的作品有关，共产主义与克鲁泡特金、马拉特斯塔、戈德曼和伯克曼的作品有关。工团主义有些不同，因为它更多的是工人斗争的产物，而不是一个“著名”名字的作品（尽管这并不妨碍学者们称乔治-索雷尔为工团主义之父，即使他写的是已经存在的工团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思想，这种想法通常被他们所忽略）。然而，鲁道夫-罗克通常被认为是领先的无治主义理论家，费尔南-佩鲁蒂埃和埃米尔-普吉的作品是理解无治主义的必要读物。对于社会无治主义的发展和其主要人物的主要作品的概述，丹尼尔-盖林的优秀文集 **No Gods No Masters** 是无可比拟的。

### A.3.3 有哪些类型的绿色无治主义？

强调无治主义思想作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是当今大多数形式的无治主义的一个共同点。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和艾丽斯-雷克卢斯的作品。例如，后者认为，”地球和它所养育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的和谐，而当不谨慎的社会让自己违反这种和谐时，他们最终总是会后悔的。同样，没有一个当代生态学家会不同意他的评论，即”真正的文明人 [和女性] 明白他 [或她] 的本性与所有人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 [或她] 修复他的前人造成的损害，并努力改善他的领域”。[引自乔治-伍德科克，”导言”，玛丽-弗莱明，**The Geography of Freedom**，第 15 页]

关于克鲁泡特金，他认为无治主义社会将以社区联盟为基础，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并将工业和农业分散和整合起来（见他的经典作品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这种”小即是美”的经济理念（借用 E.F. 舒马赫的绿色经典著作的标题）是在被后来的绿色运动所采纳的近 70 年前提出的。此外，克鲁泡特金在 **Mutual Aid** 中记录了物种内部以及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合作通常比竞争对它们更有利。克鲁泡特金的工作，加上威廉-莫里斯、雷克卢斯兄弟（与克鲁泡特金一样都是世界知名的地理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为当前无治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奠定了基础。

然而，虽然古典无治主义中有许多生态性质的主题，但生态思想和无治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只是在最近才凸显出来（基本上是从 1965 年 Murray Bookchin 的经典文章《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的出版开始）。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穆雷-布克钦的思想和工作将生态学和生态问题置于无治主义的核心，让无治主义的理想和分析进入绿色运动的许多方面。

在讨论绿色无治主义（也叫生态无治主义）的类型之前，值得解释一下无治主义和生态学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引用穆雷-布克钦的话，”生态学家和无治主义者都非常强调自发性”，”对生态学家和无治主义者来说，一个不断增加的统一性是通过不断的分化实现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整体是由其各部分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创造的”。此外，”正如生态学家寻求扩大生态系统的范围并促进物种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无治主义者也寻求扩大社会实验的范围并消除其发展的所有羁绊。” [**Post-Scarcity Anarchism**，第 36 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对自由发展、分散化、多样性和自发性的关注反映在生态学思想和关注中。等级制度、中央集权、国家和财富的集中，从本质上减少了多样性和个人及其社区的自由发展，因此削弱了社会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所处的实际生态系统。正如布克钦所认为的，

”生态学的重建信息……[是]我们必须保护和促进多样性”，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自发的、创造性的和个性化的东西都被标准化、规范化和大众化所限制。” [同上，第 35 页和第 26 页] 因此，在许多方面，无治主义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思想在社会中的应用，因为无治主义旨在赋予个人和社区权力，分散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从而确保个人和社会生活自由发展，因此在本质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布莱恩-莫里斯认为，”唯一能补充并与生态学完整连接的政治传统-以一种真正的、真实的方式-就是无治主义。” [Ecology and Anarchism, 第 132 页]

那么，有哪些类型的绿色无治主义？虽然几乎所有形式的现代无治主义都认为自己有一个生态层面，但无治主义中专门的生态无治主义路线有两个主要的焦点，即**社会生态学**和”**原始主义**”。此外，一些无治主义者受到**深层生态学**的影响，尽管不是很多。毫无疑问，社会生态学是最有影响力和数量最多的潮流。社会生态学与穆雷-布克钦的思想和作品有关，他从 1950 年代就开始写生态问题，从 1960 年代开始，将这些问题与革命的社会无治主义相结合。他的作品包括 **Post-Scarcity Anarchism**、**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The Ecology of Freedom** 和其他许多作品。

社会生态学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牢牢地定位在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上。对自然的统治被认为是社会内部统治的产物，但这种统治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达到危机的程度。用 Murray Bookchin 的话说：

”人必须支配自然的观念直接来自于人对人的支配……但直到有机的社区关系……溶入市场关系，地球本身才沦为一种被剥削的资源。这种长达几个世纪的趋势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得到了最严重的发展。由于其固有的竞争性质，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使人类彼此对立，也使人类大众对立于自然界。就像人被转化为商品一样，自然界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转化为商品，成为可以被肆意制造和销售的资源……市场对人类精神的掠夺与资本对地球的掠夺相提并论。” [同上，第 24-5 页]

布克钦强调说：”只有当生态学有**意识地**培养一种反等级制度和非支配性的社会变革的感觉、结构和策略时，它才能保持其作为人类和自然之间新的平衡的声音的**身份**，以及其对真正的生态社会的**目标**。”社会生态学家将此与布克钦所说的”环境主义”进行了对比，因为社会生态学”试图通过消除人类对人类的支配来消除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这一概念，而环境主义反映了一种’工具主义’或技术感，在这种感性中，自然仅仅被视为一种被动的习惯，一种外部物体和力量的集合体，必须使其更加’适用’于人类使用，无论这些使用可能是什么。环境主义……并没有对当前社会的基本概念提出质疑，特别是人类必须主宰自然的观念。相反，它试图通过开发技术来减少支配所带来的危害，从而促进这种支配。 [Murray Bookchin, **Towards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77]。

社会生态学提供了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愿景，这个社会”涉及对标志着资本主义技术和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所有趋势的根本逆转-机器和劳动的细微专业化，资源和人

在巨大的工业企业和城市实体中的集中，自然和人类的分层和官僚化。”这样的生态托邦”建立全新的生态社区，以艺术的方式塑造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布克钦呼应克鲁泡特金的观点，认为”这样的生态社区….. 将通过将智力与体力劳动、工业与农业在职业任务的轮换或多样化中融合起来，治愈城市与乡村、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分裂”。这个社会将建立在使用适当的绿色技术的基础上，”一种新的技术-或生态技术-由灵活的、多功能的机械组成，其生产应用将强调耐用性和质量，而不是建立在过时的、对伪劣产品的数量不敏感的产出，以及消耗性商品的快速流通…。。这种生态技术将利用自然界取之不尽的能源能力-太阳和风、潮汐和水道、地球的温差和我们周围丰富的氢气作为燃料-为生态社区提供无污染的材料或可回收的废物。” [Bookchin, *Op. Cit.*, pp. 68-9]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正如布克钦所强调的，生态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试图阻止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存在的日益严重的不平衡的社会。沦为简单的技术或政治问题，这种对这种社会功能的贫血观点降低了生态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并导致他们对生态问题采取纯粹的技术和工具性方法。社会生态学首先是一种感性，它不仅包括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批判，而且包括一种重建的前景….. 由一种强调多样性而不将差异结构化为等级秩序的伦理学所引导….. 这种伦理学的戒律….[是]参与和区分”。[*The Modern Crisis*, 第 24-5 页]。

因此，社会生态学家认为必须攻击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而不是把文明作为生态问题的根源。这是他们不同意”原始主义”无治主义思想的关键领域之一，后者倾向于对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更多的批评，有些人甚至呼吁”文明的终结”，显然包括所有形式的技术和大规模的组织。我们在 A.3.9 节中讨论这些观点。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其他无治主义者虽然普遍同意其分析和建议，但对社会生态学支持在市政选举中竞选候选人的做法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虽然社会生态学派认为这是创建民众自我管理的议会和创建对抗国家的力量的一种手段，但很少有无治主义者同意。相反，他们认为这本质上是改革主义的，而且对利用选举带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感到无可救药的天真（见 J.5.14 节对此的更全面讨论）。相反，他们建议将直接行动作为推进无治主义和生态学思想的手段，拒绝选举，认为这是一条死胡同，最终会冲淡激进思想，腐蚀参与其中的人（见 J.2 节 - 什么是直接行动）。

最后是”深层生态学”，由于其以生物为中心的性质，许多无治主义者认为它是反人类的。很少有无治主义者认为人，作为人，是生态危机的原因，而许多深层生态学家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例如，Murray Bookchin 特别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深层生态学和通常与之相关的反人类思想（例如，见 *Which Way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David Watson 也反对深层生态学（见他以 George Bradford 的名义写的 *How Deep is Deep Ecology?*）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会认为，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现行制度，只有人可以改变它。用 Murray Bookchin 的话说：



” [深层生态学的问题] 源于粗暴的生物主义中的威权主义倾向，它用‘自然法’来掩盖不断减少的人性，并通过忽视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叫做‘人性’和‘社会’的抽象概念来掩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无知。”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第 160 页]

因此，正如莫里斯所强调的，”通过完全关注‘人类’这个范畴，深层生态学家忽视或完全掩盖了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或者说，把本质上是社会问题的东西生物化了”。将生态批评和分析淹没在对人类的简单抗议中，忽视了生态破坏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因此，确保无法找到这种破坏的终点。简单地说，当绝大多数人在影响他们的生活、社区、工业和生态系统的决策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时，很难说是”人”的责任。相反，它是一个将利润和权力置于人类和地球之上的经济和社会体系。通过关注”人类”（因此没有区分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白人和有色人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我们生活的系统实际上被忽略了，生态问题的体制原因也被忽略了。这可能是”既反动又威权的影响，用对‘自然’的天真理解代替对真正的社会问题和关注的批判性研究”。 [Morris, Op. Cit., p.135]

面对无治主义者对他们的某些代言人想法的不断批判，许多深层生态学家已经远离了与他们运动相关的反人类思想。深层生态学，特别是 **Earth First!** 组织 (EF!)，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EF! 现在与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一个工团主义的工会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虽然深层生态学不是生态无治主义的一条主线，但它有许多共同的想法，而且正被无治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接受，因为 EF! 拒绝其少数厌世的想法，并开始看到等级制度，而不是人类，才是问题所在（关于默里-布克钦和领导 Earth Firster! 的戴夫-福尔曼之间的的讨论，见 **Defending the Earth** 一书）。

## A.3.4 无治主义是和平主义的吗？

无治主义中长期存在着一个和平主义的分支，列夫-托尔斯泰是其主要人物之一。这一分支通常被称为”无治主义-和平主义”（有时也使用”非暴力的无治主义者”这一术语，但这一术语是不当的，因为它意味着该运动的其他部分是”暴力的”，而事实并非如此!）。鉴于无治主义的基本理想和论点，无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结合并不令人惊讶。毕竟，暴力，或者暴力或伤害的威胁，是摧毁个人自由的一个关键手段。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鉴于无治主义者对个人主权的尊重，从长远来看，无治主义价值观所暗示的是非暴力而不是暴力”。[**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637] 马拉特斯塔说得更清楚，他写道，”无治主义的主要板块是在人类关系中消除暴力”，无治主义者”反对暴力”。[**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53]。

然而，尽管许多无治主义者拒绝暴力并宣称和平主义，但一般来说，该运动本质上并不是和平主义的（在任何时候都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相反，它是反军国主义的，反对国家有组织的暴力，但承认压迫者的暴力和被压迫者的暴力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治主义运动总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反对军事机器和资本主义战争上，同时又支持和组织武装抵抗压迫（如俄国革命期间抵抗红军和白军的马赫诺派军队，以及西班牙革命期间无治主义者组织的抵抗法西斯的民兵，分别见 A.5.4 和 A.5.6 节）。

在非暴力问题上，作为一个粗略的经验法则，该运动沿着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路线划分。大多数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者支持纯粹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策略，互助主义者也是如此。然而，个人主义无治主义本身并不是和平主义，因为许多人支持在自卫时使用暴力对付侵略的想法。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确实支持使用革命暴力，认为需要使用武力来推翻根深蒂固的权力，抵制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侵略（尽管是无治主义-工会主义者 Bart de Ligt 写的和平主义经典 **The Conquest of Violence**）。正如马拉特斯塔所说，暴力虽然”本身是一种罪恶”，但”只有在必须保护自己和其他人免受暴力侵害时才是正当的”，”奴隶总是处于合法的防卫状态，因此，他对老板、对压迫者的暴力在道德上总是正当的”。[同上，第 55 页和第 53-54 页] 此外，他们强调，用巴枯宁的话说，由于社会压迫”远不是源于个人，而是源于事物的组织和社会地位”，无治主义者的目的是”无情地摧毁地位和事物”，而不是人，因为无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看到特权阶级”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结局。[由理查德-B-萨特曼引用，**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ichael Bakunin** 第 121 页，第 124 页和第 122 页]。

事实上，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美化暴力，认为在任何社会斗争或革命中都应该把暴力降到最低。所有的无治主义者都会同意荷兰和平主义无治主义者 Bart de Ligt 的观点，他认为”暴力和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特有条件，与个人的解放并不一致，而个人的解放是被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暴力越强大，革命就越虚弱，即使是在故意将暴力用于革命的地方”。[**The Conquest of Violence**, 第 75 页]

同样，所有无治主义者都会同意德-利格特的观点，用他书中一个章节的名字来说，”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荒谬性”。对德-利格特和所有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任何使资本主义和平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一方面，战争往往只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经济竞争。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动战争，他们在经济斗争中无法获得的东西，就试图通过冲突来获得。另一方面，”暴力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暴力，统治阶级就完全无法维持其对每个国家的被剥削群众的特权地位。军队首先被用来压制工人……当他们感到不满的时候”。[Bart de Ligt, **Op. Cit.**, p. 62] 只要国家和资本主义存在，暴力就不可避免，因此，对于无治主义和平主义者来说，一贯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是一个无治主义者，正如一贯的无治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对于那些非和平主义者的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被视为压迫和剥削的不可避免的不幸结果，也是特权阶级放弃其权力和财富的唯一手段。有权势的人很少放弃他们的权力，所以必须被迫放弃。因此，需要”过渡性”暴力，”以结束使人类大多数人处于奴役状态的更大、更永久的暴力”。[Malatesta, **Op. Cit.**, p. 55] 把注意力集中在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上，就是忽略了真正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改变社会，使之更好。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那些无治主义者的和平主义者混淆了这个问题，就像那些认为”这就像卷起袖子工作应该被认为是工作本身一样”的人。而相反，”革命的战斗部分仅仅是卷起袖子。真正的、实际的任务就在前面”。[**What is Anarchism?**, 第 183 页] 而且，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斗争和革命开始时都是相对和平的（通过罢工、占领等），只有在当权者试图维持其地位时才会退化成暴力（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意大利，1920 年，工人占领工厂后，法西斯的恐怖行动就出现了—见 A.5.5 节）。

如上所述，所有无治主义者都是反军国主义者，既反对军事机器（因此也反对”国防”工业），也反对国家主义/资本主义战争（尽管少数无治主义者，如鲁道夫-罗克和萨姆-多尔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反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方，认为其罪恶较小）。无治主义者和无治-工团主义者的反战机器信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就已经宣传过了，英国和北美的联合主义者和无治主义者转载了法国 CGT 的传单，敦促士兵不要听从命令，镇压罢工的工人同胞。艾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都因为在 1917 年组织了一个”反-征兵联盟”而被逮捕并从美国驱逐出境，而欧洲的许多无治主义者则因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拒绝加入武装部队而被监禁。受无治主义-工团主义影响的国际工人协会被政府无情的镇压浪潮所粉碎，因为它的组织和反战信息对赞成战争的强大精英们构成了威胁。最近，无治主义者（包括像诺

姆-乔姆斯基和保罗-古德曼这样的人)一直活跃在和平运动中,并为抵抗仍然存在的征兵制度做出贡献。无治主义者积极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战争以及1991年和2003年的海湾战争(包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帮助组织罢工以示抗议)。而正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许多无治主义者提出了”**除了阶级战争,没有战争**”的口号,这很好地概括了无治主义者对战争的反对-即任何阶级制度的邪恶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国家的被压迫阶级为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利润而互相残杀。无治主义者敦促劳动人民不要参与这种有组织的屠杀,而是要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主人的利益而战: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妥协;加深资本家和工资奴隶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宣扬征用私有财产和摧毁国家等,作为保证人民之间的博爱和所有人的正义和自由的唯一手段;我们必须准备好完成这些事情。” [Malatesta, **Op. Cit.**, p. 251]

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马拉特斯塔的话部分是针对彼得-克鲁泡特金写的,后者出于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拒绝了他几十年来所主张的一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盟国,认为这是反对德国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小的罪恶。当然,正如马拉特斯塔指出的那样, ”所有政府和所有资本主义阶级”都会”对自己国家的工人和反抗者…..犯下恶行”。[同上,第246页]他与伯克曼、戈德曼和其他许多无治主义者一起,以他们的名义发表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无治主义宣言》。它表达了大部分无治主义运动(在当时和后来)对战争和如何阻止战争的看法。这段话值得引用:

”事实是,战争的原因…..完全在于国家的存在,它是特权的形式…..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国家都只是为了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压迫…..。

”深深眷恋和平的人民的幸福在于,为了避免战争,他们把自己的信心寄托在国家及其阴险的外交家身上,寄托在民主和政党身上…..这种信心被故意出卖,而且还在继续出卖,因为政府在整个新闻界的帮助下,说服各自的人民说这场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

”我们坚决反对人民之间的一切战争, …..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最积极地反对战争。

”无治主义者的作用…..是继续宣称只有一场解放战争:在所有国家由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由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发动的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召唤奴隶们反抗他们的主人。

”无治主义者的行动和宣传应该坚持不懈地以削弱和瓦解各个国家为目标,培养造反精神,引起人民和军队的不满…..。

”我们必须利用所有的起义运动,利用所有的不满情绪,以引发起义,并组织我们希望通过其来结束所有的社会错误的革命…..通过生产者的自由组织来实现社会正义:永远消除战争和军国主义;通过废除国家及其破坏机关来赢得完全的自由。” [《国际无治主义者关于战争的宣言》,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第386-8页]。

因此,和平主义对无治主义者的吸引力是明确的。暴力是专制和强制的,因此使用暴力确实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会同意马拉特斯塔的观点,他认为”我

们原则上反对暴力，为此希望社会斗争应尽可能人道地进行”。[Malatesta, **Op. Cit.**, p. 57] 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不是严格的和平主义者的无治主义者都同意和平主义无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暴力往往会适得其反，疏远人们，使国家有借口镇压无治主义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民众运动。所有无治主义者都支持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和非暴力反抗，这往往为激进的变革提供更好的道路。

因此，总结一下，纯粹的和平主义者是很少的。大多数人接受使用暴力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并主张尽量减少其使用。所有人都同意，将暴力**制度化**的革命只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创造国家。但他们认为，破坏权威或用暴力抵制暴力并不是威权的。因此，尽管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大多数人反对暴力除非用于自卫，即使如此，也要保持在最低限度。

## A.3.5 什么是无治主义-女权主义？

尽管反对国家和所有形式的权威在 19 世纪的早期女权主义者中有着强烈的呼声，但始于 1960 年代的较近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建立在无治主义的实践基础上。这就是无治主义-女权主义一词的由来，指的是在更大的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运动中行动的女性无治主义者，以提醒她们的原则。

现代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建立在以前的无治主义者（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女权主义思想之上。事实上，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一直是紧密相连的。许多杰出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无治主义者，包括先驱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的作者）、共产党人路易丝-米歇尔，以及美国无治主义者（和妇女自由的不懈倡导者）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和艾玛-戈德曼（关于前者，见她的文章《Sex Slavery》、《Gates of Freedom》、《The Case of Woman vs. Orthodoxy》、《Those Who Marry Do Ill》）。关于后者，见《The Traffic in Women》、《Woman Suffrage》、《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Marriage and Love》和《Victims of Morality》等）。**Freedom**，世界上最古老的无治主义报纸，由夏洛特-威尔逊于 1886 年创办。像维吉莉亚-德安德烈亚（Virgilia D' Andrea）和罗斯-佩索塔（Rose Pesota）这样的无治主义妇女在自由主义和劳工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班牙革命期间，西班牙的” **Mujeres Libres**”（”自由妇女”）运动是女性无治主义者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并建立一个基于妇女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的典型例子（关于这个重要组织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玛莎-阿克尔斯伯格的 **Free Women of Spain**）。此外，所有男性主要无治主义思想家（除了蒲鲁东）都是妇女平等的坚定支持者。例如，巴枯宁反对父权制和法律如何”使[女人]受到男人的绝对支配”。他认为，”权利必须属于男人和女人”，以便妇女能够”独立并自由地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期待着”专制的司法家庭”的结束和”妇女的充分性自由”。[**Bakunin on Anarchism**, 第 396 页和第 397 页]。

因此，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无治主义将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激进批判与对父权制（男人的统治）的同样有力的批判结合起来。无治主义者，特别是女性无治主义者，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由男性主导的。正如安娜-玛丽亚-莫佐尼（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无治主义移民）所说，女人”会发现，诅咒你的牧师是个男人；压迫你的立法者是个男人；把你贬为**物品**的丈夫是个男人；骚扰你的放荡者是个男人；用你不劳而获的工作使自己致富的资本家和冷静地将你的身体价格装进口袋的投机者都是男人。”从那时起，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父权制仍然存在，引用无治主义报纸《社会问题》（**La Question Sociale**）的话来说，通常情况下，女

人”在社会和私人生活中都是奴隶。如果你是无产者，你有两个暴君：男人和老板。如果是资产阶级，留给你的唯一主权就是轻浮和娇媚”。[何塞-莫亚引用, **Italians in Buenos Aires' s Anarchist Movement**, 第 197-8 页和第 200 页]。

因此，无治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即与父权制的斗争和与国家或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样重要。因为”只要妇女作为动产被买卖、居住、穿衣、吃饭和保护，就不可能有自由、公正或平等的社会，也不可能有任何接近社会的东西”。[沃尔泰尔-德-克莱尔, **The Gates of Freedom**, 第 235-250 页, 尤金尼娅-C-德拉莫特, **Gates of Freedom**, 第 242 页]。引用路易丝-米歇尔的话

”必须改变的第一件事是两性之间的关系。人类有两个部分，男人和女人，我们应该携手并进；相反，存在着对立，只要’强势’的那一半控制着，或认为自己控制着’弱势’的那一半，这种对立就会持续下去。”[**The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第 139 页]

因此，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一样，都是对抗父权制和为女性平等而斗争。两者都有许多共同的历史，都关注女性成员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尊严（不过，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更深入地解释的那样，无治主义者一直对主流/自由派女权主义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其走得不够远）。因此，60 年代的新一轮女权主义以无治主义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从无治主义人物（如艾玛-戈德曼）那里获得很多灵感，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凯西-莱文指出，在这一时期，”独立的妇女团体开始在没有男性左派的结构、领导和其他派系的情况下运作，独立地同时创建了类似于许多年代和地区的无治主义者的组织。这也不是偶然的”。[”暴政的暴政”，**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 第 66 页]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正如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妇女是等级社会的第一批受害者，等级社会被认为是随着新石器时代后期父权制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兴起而开始的。玛丽莲-弗伦奇（在 **Beyond Power** 中）认为，人类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分层发生在男性开始支配女性的时候，女性实际上成为一个”低等”和”劣等”的社会阶层。

无治主义和现代女权主义之间的联系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存在。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卡洛尔-帕特曼指出，她的”[关于契约理论及其专制和父权基础的]讨论归功于”自由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运动的无治主义分支”。[**The Sexual Contract**, p. 此外，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指出，”在过去 20 年里，批评专制、等级、非民主组织形式的主要阵地是妇女运动……在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击败巴枯宁之后，劳工运动、国有化工业和左派的普遍组织形式都模仿了国家的等级制度……。妇女运动挽救并实践了 [巴枯宁等无治主义者] 长期埋没的思想，即社会变革的运动和实验必须’预示’未来社会组织的形式。”[**The Disorder of Women**, 第 201 页]。

佩吉-科内格 (Peggy Kornegger) 提请注意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这些紧密联系。她写道: ”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几乎是纯粹的无治主义，”她说。”基本理论认

为，核心家庭是所有专制制度的基础。从父亲到老师到老板到上帝，孩子学到的课程是服从伟大的匿名的权威声音。从童年毕业到成年，就是成为一个成熟的自动机，无法质疑，甚至无法清楚地思考”。[“无治主义：女权主义的联系”，**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 第 26 页]。同样，”零点集体”认为，无治主义-女权主义”包括承认女权主义的无治主义并有意识地发展它”。[“无治主义/女权主义”，第 3-7 页，**The Raven**, 第 21 期, 第 6 页]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威权的特质和价值，例如统治、剥削、攻击性、竞争性、脱敏等，在等级文明中得到高度重视，传统上被称为”男性化”。相比之下，非权威性的特征和价值，如合作、分享、同情、敏感、温暖等，在传统上被视为”女性”，并被贬低。女权主义学者将这一现象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以及他们对以合作为基础的”有机”社会的征服，在这些社会中，”女性”特质和价值是普遍存在并受到尊重。然而，在这些征服之后，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低等的”，特别是对男人来说，因为在父权制下男人负责统治和剥削。(例如，见 Riane Eisler,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Elise Boulding, **The Underside of History**)。因此，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把建立一个基于合作、分享、互助等的非权威的无治主义社会称为”社会的女性化”。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没有自我管理和去中心化，社会的”女性化”就无法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希望推翻的父权威权价值观和传统会在等级制度中得到体现和再现。因此，女权主义意味着去中心化，而去中心化又意味着自我管理。许多女权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反映在她们对集体形式的女权主义组织的实验中，这些组织消除了等级结构和竞争性的决策形式。一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直接的民主组织是专门的女性政治形式。[例如，见 Nancy Hartsock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in Zeila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pp.56-77]。像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自我解放是妇女平等的关键，因此也是自由的关键。因此，艾玛-戈德曼：

”她的发展，她的自由，她的独立，必须来自且通过她自己来得到。首先，通过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一个性商品。第二，通过拒绝任何人对她身体的权利；通过拒绝生育，除非她愿意，通过拒绝成为上帝、国家、社会、丈夫、家庭等的仆人，通过使她的生活更简单，但更深刻和丰富。也就是说，通过努力学习生活的所有复杂性的意义和实质；通过使自己摆脱对公众舆论和公众谴责的恐惧。”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第 211 页]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试图使女权主义不被右翼或左翼的威权意识形态所影响和支配。它提出了直接行动和自力更生，而不是”官方”女权运动所赞成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和它对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主义组织的创建，以及它对有更多的女老板、女政治家和女军人就是走向”平等”的幻想。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会指出，妇女为了成为资本主义公司的经理而必须学习的所谓”管理科学”，本质上是一套在公司等级制度中控制和剥削雇佣工人的技术，而”女性化”



社会需要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的工资奴役和管理统治。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剥削者或压迫者并不是通往平等的道路（正如自由妇女组织的一名成员所说，“我们并不想用女权主义的等级制度来取代男性的等级制度” [由 Martha A. Ackelsberg 引用, **Free Women of Spain**, 第 22-3 页]-关于父权制和等级制度的进一步讨论也见 B.1.4 节)。

因此，无治主义传统上敌视自由（或主流）女权主义，同时支持妇女的解放和平等。Federica Montseny（西班牙无治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认为，这种女权主义主张妇女平等，但没有挑战现有体制。她认为，（主流）女权主义的唯一野心是给特定阶层的妇女提供机会，让她们更充分地参与现有的特权制度，如果这些制度”在男人利用它们的时候是不公正的，如果女人利用它们，它们仍然会是不公正的”。[Martha A. Ackelsberg 引用, **Op. Cit.**, 第 119 页] 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妇女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成为老板或工资奴隶、选民或政治家的平等机会，而是成为自由协会中平等合作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佩吉-科内格强调说：“女权主义并不意味着女性企业权力或女总统；它意味着没有企业权力和没有总统。平等权利修正案不会改变社会；它只是给妇女提供了插入等级经济的‘权利’。挑战性别歧视意味着挑战所有等级制度-经济、政治和个人。而这意味着一场无治主义-女权主义革命”。[同上, 第 27 页]。

可以看出，无治主义包括主流女权主义所缺少的阶级和经济分析，同时，对主流社会主义运动所忽视的家庭和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表现出一种意识。这源于我们对等级制度的憎恶。正如莫佐尼所说，“无治主义捍卫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正因为如此，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捍卫你们 [妇女] 的事业，哦！妇女，在社会和私人领域都受到当前社会的双重压迫”。[引自莫亚, 同上, 第 203 页] 这意味着，引用一位中国无治主义者的话说，无治主义者”所指的两性平等，不仅仅是男人不再压迫女人。我们还希望男人不再受其他男人的压迫，女人不再受其他女人的压迫”。因此，妇女应该”彻底推翻统治，迫使男人放弃所有的特殊特权，与妇女平等相处，创造一个既不压迫妇女也不压迫男人的世界”。[何震, 由 Peter Zarrow 引用,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第 147 页]。

因此，在历史上的无治主义运动中，正如 Martha Ackelsberg 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主流女权主义被认为是”作为妇女解放的战略过于狭隘；性斗争不能与阶级斗争或整个无治主义项目分开”。[同上, 第 119 页]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延续了这一传统，认为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错误的，不仅仅是父权制，如果女权主义仅仅希望让妇女有和男人一样当老板的机会，那么它就与自己的理想相冲突。他们只是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们”不相信妇女手中的权力有可能导致一个非强制性的社会”，也不相信”有领导精英的群众运动能产生什么好的结果”。”核心问题始终是权力和社会等级”，因此人们”只有在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权力时才是自由的”。[Carole Ehrlich, ”社会主义、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 第 44 页]。因为如果像路易丝-米歇尔所说的

那样，”无产者是奴隶；无产者的妻子更是奴隶”，确保妻子经历与丈夫同等程度的压迫就失去了意义。[同上，第 141 页]。

因此，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反对资本主义，认为它剥夺了自由。他们对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的批判并不以父权制为起点和终点。他们希望到处都有自由，希望”唤醒……每一个躺在奴隶制下的家庭！”这也是一种情况。每一个代表着将一方的个性出售和转让给另一方的婚姻！”每一个社会或公民机构，在人和他的权利之间，每一个使一个人成为主人，另一个人成为农奴的纽带”。[Voltairine de Cleyre, ” **The Economic Tendency of Freethought**”,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72]。那种认为”机会平等”的资本主义会解放妇女的理想，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这样的制度仍然会看到工人阶级的妇女被老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压迫。对于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不能与反对等级制度本身的斗争分开。正如 L. Susan Brown 所说：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作为应用于女权主义关注的无治主义情感的表达，以个人为出发点，在反对统治和从属关系方面，主张非工具性的经济形式，维护个人的存在自由，无论男女。” [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第 144 页]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我们理解生态危机在等级文明的威权价值观中的起源有很多贡献。例如，一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对自然的统治与对妇女的统治是一致的，在整个历史上，妇女与自然是一致的（例如，见 Caroline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1980）。妇女和自然都是威权人格所特有的对控制的迷恋的受害者。由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激进生态学家和女权主义者都认识到，必须将等级制度大卸八块以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

此外，无治主义-女权主义提醒我们，在尊重女性与男性的差异的同时，必须平等对待女性与男性。换句话说，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包括女性和男性。很多男性无治主义者常常认为，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反对性别歧视，所以他们在实践中没有性别歧视。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无治主义-女权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带到了社会活动的前面，并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不仅要与外部的限制作斗争，还要与内部的限制作斗争。

这意味着无治主义-女权主义主张我们要言行一致。正如伏尔泰因-德-克莱尔 (Voltairine de Cleyre) 所主张的：”我从不指望男人给我们自由。不，妇女们，我们不值得，除非我们夺取它”。这包括”坚持建立在平等自由法则基础上的新的道德准则：一个承认妇女完整个性的准则。通过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地方制造反叛者。通过我们自己**实践我们的信念**……我们是革命者。我们将通过言论、行动和最重要的生活来进行宣传-就是我们所教的。”因此，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像所有的无治主义者一样，把反对父权制的斗争看作是被压迫者为自己的自我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我对男人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一个暴君会放弃他的暴政，直到他不得不放弃。如果说历史曾经教给我们什么，那就是教给我们这个。因此，我的希望在于在妇女的胸中制造反叛。” [“The Gates of Freedom”，第 235-250 页，尤金

尼娅-C-德拉莫特, **Gates of Freedom**, 第 249 页和第 239 页]。可悲的是, 这句话在无治主义运动中和在它之外的父权制社会中一样适用。

面对谈论性平等的男性无治主义者的性别歧视, 西班牙的女性无治主义者组织了 **Mujeres Libres** 组织来对抗这种歧视。她们不相信把她们的解放留给革命后的某一天。她们的解放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必须从今天开始。在这一点上, 她们重复了伊利诺伊州煤炭城的无治主义妇女的结论, 她们厌倦了听到她们的男同志”高呼支持” ”未来社会” 的性平等, 而在此时此刻却无所作为。她们使用了一个特别具有侮辱性的比喻, 将她们的男同志比作牧师, ”向饥饿的大众做出虚假的承诺….[说]在天堂会有回报”。他们认为, 母亲应该让女儿”明白, 性别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权利的不平等”, 除了”反叛当今的社会制度”, 他们”尤其应该反对男人的压迫, 因为他们想把女人作为道德和物质上的劣势来保留”。[Ersilia Grandi, 由 Caroline Waldron Merithew 引用, **Anarchist Motherhood**, 第 227 页]。在他们的西班牙同志组织起来之前三十多年, 他们就在伊利诺伊州上游山谷的煤炭城镇组建了” **Luisa Michel**” 团体, 以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对于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 打击性别歧视是争取自由斗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它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所争论的那样, 是对反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斗争的转移, 在革命之后会以某种方式自动得到解决。它是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头衔…我们不要它们。我们要的是知识、教育和自由。我们知道我们的权利是什么, 我们要求这些权利。难道我们没有站在你们身边进行最高的斗争吗? 难道你们还不够强大吗, 男人们, 把这场最高的斗争的一部分变成为妇女的权利而斗争? 然后, 男人和女人将共同获得全人类的权利”。[路易丝-米歇尔, **同上**, 第 142 页]

这种革命性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转变当前的两性关系。婚姻是一个特别的罪恶, 因为”旧的婚姻形式, 基于《圣经》, ’至死不渝’, ….[是]一个代表男人对女人的主权, 代表女人完全服从男人的想法和命令的制度。”妇女被降格为”男人的仆人和孩子的生养者”。[Goldman, **Op. Cit.**, pp. 220-1] 与此相反, 无治主义者提出了” **自由的爱**”, 即基于平等者之间的自由协议的夫妻和家庭, 而不是一方掌权, 另一方只是服从。这种结合将没有教会或国家的认可, 因为”两个相爱的人不需要第三人的允许就能上床”。[莫佐尼, 由莫亚引用, **同上**, 第 200 页]。

平等和自由不仅仅适用于关系。因为”如果社会进步包括社会单位自由平等化的持续趋势, 那么只要有一半的社会, 即妇女, 处于服从状态, 进步的要求就无法满足…。妇女…开始感受到她的奴性; 在她的主人被打倒而她被提升到平等地位之前, 需要从她的主人那里获得必要的承认。这种承认就是, **控制她自己的自由**。”沃尔泰因-德-克莱尔, “The Gates of Freedom”, **同上**, 第 242 页] 男人、国家和教会都不应该说女人对她的身体做什么。这一点的逻辑延伸是, 妇女必须对自己的生殖器官拥有控制权。因此,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和一般的无治主义者一样, 支持选择权, 支持生殖权 (即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生殖决定)。这是一个长

期的立场。艾玛-戈德曼之所以受到迫害和监禁，是因为她公开倡导节育方法和妇女应决定何时怀孕的极端主义观念（正如女权主义作家玛格丽特-安德森所说：“1916年，艾玛-戈德曼因主张‘妇女不必总是让她们的嘴巴闭上而子宫开放’而被送进监狱。”）。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并没有就此止步。像一般的无治主义一样，它的目标是改变社会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在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因为，正如戈德曼所问的，“如果用家庭的狭隘和缺乏自由来换取工厂、血汗工厂、百货公司或办公室的狭隘和缺乏自由，会获得多少独立？”因此，妇女的平等和自由必须到处争取，并抵御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它们也不能通过投票来实现。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真正的解放只有通过直接行动才能实现，无治主义女权主义的基础是妇女的自我行动和自我解放，因为虽然“投票权或平等的公民权利可能是很好的要求……真正的解放既不始于投票也不始于法庭。它始于妇女的灵魂……她的自由将达到她实现自由的能力所及的程度”。[Goldman, *Op. Cit.*, p. 216 and p. 224]

妇女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每一个收获都来自于下面，来自于妇女自己的行动。正如路易丝-米歇尔所说，“我们妇女并不是差的革命者。我们没有乞求任何人，在斗争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否则，我们会继续前进，通过动议，直到世界结束，但什么也得不到。”[同上，第139页]如果妇女等待别人为她们采取行动，她们的社会地位将永远不会改变。这包括一开始就获得投票权。面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激进运动，英国无治主义者罗丝-威克普承认，“确实，这场运动向我们表明，迄今为止一直顺从于她们的主人-男人的妇女，终于开始醒悟到她们并不逊色于那些主人”。然而她认为，妇女不会因为选票而得到解放，而是“靠她们自己的力量”。[Sheila Rowbotham 引用，*Hidden from History*，第100-1页和第101页]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妇女运动表明了这一分析的真实性。尽管有了平等的投票权，但自1920年代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最终，正如无治主义者莉莉-盖尔-威尔金森所强调的，“对‘投票’的呼吁永远不会是对自由的呼吁。因为投票是什么？投票就是登记同意被一个立法者或另一个立法者统治。”[Sheila Rowbotham 引用，同上，第102页]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等级制度和它所创造的专制社会关系，而父权制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集。只有摆脱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性方面的bosses，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自由，“使妇女有可能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成为人。她内心渴望主张和活动的一切都应该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所有的人为障碍都应该被打破，在通往更大自由的道路上清除几个世纪以来屈服和奴役的一切痕迹”。[艾玛-戈德曼，同上，第214页]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Dave Neal, Ed Boraas, Gary Elkin, Iain McKay

无治主义常见问答 A 部分

版本 15.4(2020 年 3 月 17 日)

2020 年 3 月 17 日

[anarchistfaq.org](http://anarchistfaq.org)

[zh.anarchistlibraries.net](http://zh.anarchistlibraries.net)